〔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四十三〕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四三〕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訂靈蘭要覽　（明）王肯堂　撰著

肯堂醫論　（明）王肯堂　撰著

知醫必辨　（清）李冠仙　撰著

研經言　（清）莫枚士　述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内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絶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大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重訂靈蘭要覽

〔明〕王肯堂 撰著

中國醫學大成

重訂靈蘭要覽提要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又字損庵。金壇人。據序是編在道光間顧曉瀾先生得之於高果齋先生後裔。携有叢鈔十餘册。是書其一也。爲金壇生平得意之作。世無傳刻本。囑高君重訂校勘。以付梨棗也。顧向高君假閱。渠有難色。言之再四。勉允假秘旨兩册。於是晝夜錄竣。餘集未能如願。憾甚。嗣以偶步金閶。過舊書肆閱覽。見有叢鈔副本。意欲購之。肆人答曰。此係王九峰之戚出重資鈔成。存此裝訂耳。踰一載。應丹陽太守之召。晤契友蔣椿田兄。快慰平生。託其向九峰先容。越二日椿兄復云。九峰詢知君有秘旨。意欲借覽。如首肯彼亦唯命。於是得錄副本。間有心得處。隨筆記錄。以免遺忘。此曉瀾先生自序得書之緣起也。檇李殷仲春序此書有云。若江海之波瀾。山岳之嶺峰。舟楫之颿檣。壁壘之標幟。其爲證治諸書之選錄。安可忽諸。又閱發熱論云。靈素甲乙諸書發熱針法大妙。世醫罕知所取。其五藏補瀉之經絡。用藥可代。余欲一一立方。但恐印定後人眼目。則知先生圓神。又出竿頭矣。云書分上下兩卷。凡列四十二證。王肯堂先生校刊之書。如醫統

正脈四十四種。輯撰之書。如六科準繩。皆爲世所共見。是書乃先生讀書心得。發爲議論。其間奧旨微言。足與王氏叢刊各書互有發明。傳本極少。更得顧氏評註。愈見完全。前由裘吉生君選入三三醫書。書印無多。早已絕版。爰爲重校圈點印行。

原序

醫自軒岐重民生。諄諄問答。通天地之化。洞陰陽之理。比之典謨。更爲窮頤。其愼重若此。故明於此道者。自周歷漢晉唐宋金元。著述可法者不過數十家。亦各有所長。此道之難又若此。然稟上資不得原委師承終亦鹵莽。昔扁鵲得禁方於長桑。太倉授診奇於陽慶。葛洪承秘術於鄭隱。思邈得仙法於龍宮。元素之夢授李明之正傳。朱丹溪之壻門於羅太無。王光庵之啓鑰於戴元禮。故吳中醫派。得其正脈。宇泰先生飛聲翰苑。博綜經史。少好方書。自素難金匱甲乙諸經。下逮諸子。莫不精探淵奧。其自敍云。余髮始燥。慕范文正公存心濟物。立志甚切。樵李孝廉謙所先生與先生同年惟契。謙所先生蚤川簡肅公仲子。英華偉量。敦好奇書。得先生醫論。欲廣濟宇內。不秘帳中。每命諸英輩刊布未遑。宇泰先生嘗云。吳中自王光庵得元禮之秘。再傳啓東諸賢。醫道大振。又云。丹溪纂要諸書。非丹溪手筆。謬於選擇。爰命高生訪求朱氏原本重訂。斲輪游刃。莫不臻妙。此書若江海之波瀾。山岳之嶺峯。舟楫之颿檣。壁壘之標幟。其爲證治諸書之選錄。安可忽諸。又覽

先生發熱論云。靈素甲乙諸書。發熱針法大妙。世醫罕知所取。其五臟補瀉之經絡。用藥可代。余欲一一立方。但恐印定後人眼目。則知先生圓神。又出竿頭矣。

檇李殷仲春頓首序

重訂緒言

欲濟世而習醫則是。欲謀利而習醫則非。我若有疾。望醫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子孫有疾。望醫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則仁心現。仁心現。斯畏心生。余專攻舉業。暇讀醫書。必且研以小心也。奈非專務於醫。臨證不多。不敢掉以輕心。蓋愼之也。夫自息影後。僑寓吳門。銳志醫林。研究方書。上溯黃岐。下採諸子。不下二百餘家。其不足以爲法者無論矣。擇其名賢精粹。隨閱隨評。更喜與名醫辨難質疑。取人之見長。以證己之不及。虛時崖然自悟矣。曩年應京兆試。偶遇同年高君。係果齋先生後裔。携有叢鈔十册。乃乞序於當道。余窺其內容。爲重訂醫鏡。啓東秘旨。醫林廣治。肯堂筆塵。靈蘭要覽。王氏醫論。盧氏醫種。果哉雜證。醫林廣見等。爲金壇生平得意之集。世無傳本。囑高君重訂較勘。以付梨棗也。余向假閱。渠有難色。言之再四。勉允假秘旨二册。於是晝夜錄竣。適秋闈報罷。各自返里。餘集未能如願。憾甚。嗣以偶步金閶。過舊書肆閒覽。見有叢鈔副本。意欲購之。肆人荅云。此係王九峰之戚出重貲抄成。存此裝訂耳。又踰一載。應丹

陽太守之召。晤契友蔣椿田兄。快慰平生。託其向九峰緩頰。越二日。椿兄復云。九峯詢知君有祕旨。伊欲借覽。如首肯。彼亦唯命。於是得錄副本。閒有心得處。隨筆記錄。以免遺忘。非敢妄作眉評。藏諸笥匣。待付手民。以免日久沉淪之憾也。時在道光庚辰荷月上浣。雉皋逸叟曉瀾記。

按椿田與余最稱莫逆。若應吳門之招。必下榻敝廬。朝夕討論。獲益良多。偶見治驗稿本。輒加辨正改竄多條。以解門人之惑。彼此有道同契合之妙。深加佩慰。詢其九峰之學若何。椿兄哂而答曰。以薛氏醫案爲皈依。用六八味丸補中益氣湯爲範圍。妙在臨證化裁。亦有心得處。著有醫案十二卷。余恆識其膩於溫補。其名赫赫者。逢迎總商。交結縉紳。得以致之者。予深鄙之。然則椿兄學有根柢。惜其性介。其名反在九峰之次。余深不平。其著醫話十卷。闡發前人所未發。惜未刊行。附記數言於斯也。

重訂靈蘭要覽目錄

卷上

卷下

重訂靈蘭要覽

明　金壇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雉皋　顧金壽曉瀾評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中風

素問風論。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滑云枯當作風)或(當作均)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臟六腑。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怢音突忽忘也又音退慄寒戰也)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

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肉膹䐜（音忿真）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卽不仁也。癘者有（疑當作因）。榮氣熱胕。（腐同）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滑云此當在上段癘者上）或曰名寒熱（五字疑衍）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風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風中五臟六腑之俞。亦爲臟腑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書云中右爲真氣已絕較中左更深余嘗治右偏類中數人皆用養血祛風佐以化痰利濕而愈已於治驗錄詳言之參觀卽知） 則爲內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當作皆）風氣也。帝曰。五臟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瘥。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仲景云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心風之狀。多汗惡

風。焦絶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仲景云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則嘔）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仲景云肝中風者頭目瞤反脇痛常嘔令人嗜甘）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仲景云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肢中煩重目皮瞤瞤而短氣）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奇病論云有龐然如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處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對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不能食善驚而心氣痿者死）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飲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風日則痛少愈。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宜開。脫症宜固。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絶者。不得以其無脈而悞認爲脫症也。

中風將發預防之方

黃耆蜜炙五錢　防風一錢五分　人參一錢五分　橘紅一錢　歸身酒洗二錢五分　木通二錢五分　山梔一錢　甘草五分　紅花三分

脾胃虛弱。語言無力。再加人參三錢。乾山藥一錢五分。薏仁二錢。白朮一錢。內熱加山梔至二錢。仍多啖雪梨妙。渴加麥門冬二錢五分。五味子五分。眩暈加明天麻一錢。痰多而暈。更加旋覆花五分。脚膝麻痺無力。加杜仲薑汁炒去絲。牛膝酒浸。石斛酒浸各一錢五分。夜臥不安。或多驚恐。心神不寧。加炒酸棗仁、茯神各一錢五分。右用水二鍾。煎至一鍾。入竹瀝一盃。梨汁一匙。溫服無時。

方書每以六經形證爲定法。用小續命湯加減。豈不知內經云。風爲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必審十二經見證。庶無實實虛虛之誚矣。

中風將發之前。未有不內熱者。熱極生風。能令母實。故先輩謂以火爲本。以風爲標。治法先以降心火爲主。心火既降。肝木自平矣。此實則泄其子之法也。若作風治而以辛熱之藥疎之者。固貽害不小。而調氣一法。亦百無一驗。明者更精思之。

太平廣記載唐梁新見一朝士診之曰。風疾已深。請速歸去。其朝士復見鄜州馬醫趙鄂。乃復診之言疾危與梁說同矣曰。只有一法。請官人試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絞汁而飲。到家旬日惟吃消梨首爽矣。此亦降火除熱之驗也。本草云有士人病危。諸治不應。遂就診楊吉老。令服雪梨擔餘而瘳。與此朝士相彷彿。

卒中之初。有決不可吐者。有決不可進辛劑。即薑湯亦禁用者。不可不知。

今人治五臟氣絕。口開手撒。眼合遺尿。鼻聲如鼾。昔人所不治者。以大劑參、耆濃湯灌之。多有得生者。可見世無不可醫之證。而昔人徒認此證爲有餘。不知其不足。見投之以順氣疏風之藥。往往長逝。（順氣疏風而妄損元真豈可不明辨以悟人哉）遂目爲氣絕不治之候也。則其他之爲虛症。而爲醫所誤。或幸而獲痊。或不幸而斃者。可勝計哉。

每見時師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效。（八味順氣散爲治痰多實證之方涉虛者是抱薪救火。今人不辨虛實以爲治風主劑則遺誤非淺。今特正之）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效何也。

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脈。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能愈癱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而多則宜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脈。雖明載本草。人誰信之。

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起於床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途。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即覺清明。遂日服之。浹數月。能扶策而起。無何。又能拾策而步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進順氣疏風之藥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吾早爲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

此老始亦服順氣疎風。病延載餘。繼因病久年老氣虛。試服補劑而有效。遂日進一帖。沉痾若失。遂保其身。然亦不幸之幸。執方治病。病必殆是也。

凡卒中之時。不可驚惶撒攪。只搯其人中。徐徐以藥灌之。

儒門事親記一老人患頭痛吐下。灸火後出門。見日而仆。家人欲揉撲之。戴人立止曰。大不可攪。蓋病人衰老涌泄血脈易亂。身體內有灸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又攪之。便不救矣。惟安神思待之以靜。靜便屬水。自然無事。古人治病。先審其用。次辨體質強弱。然後治之。如射之的。而市井傭工。何能夢見。

按卒中大症也。聊聊數語。毋乃太簡乎。世稱卒中者。初中風時如口眼喎斜。半身不遂者。內經爲偏枯。其左癱右瘓。及腰腿風。皆卒倒後邪淺之見證。其舌強不言。脣吻不收。經稱爲痱病。卽千金風懿之候。乃卒倒後邪深之見證。而東垣以中腑邪淺易治。中臟邪深難治。今攷樓英孫一奎二家立法。分晰最善。乃明乎冒傷中三者。權輕重而用藥。其重者。卽太陽病頭項痛腰脊強。治以桂枝湯。謂之傷風。其輕者。四時皆有。爲感冒。卽冒風也。治以九味羌活湯加柴胡。爲各經活套法也。其極重者。卽三陰中寒症及六經卒中症。治以辛熱溫中法也。

痓

凡病多能爲寒熱。但發作有期者。瘧也。無定期者。諸病也。瘧之爲病。若邪淺則一日一發。邪深則間一日或二三日而一發。邪在陰陽之分。則日與夜各發。邪在陽分上半日發。邪在陰分則下半日發。 有先寒後熱者。先傷寒後傷風。名曰寒瘧。 有先熱後寒者。先傷風而後傷寒。名曰溫瘧。 有但熱不寒者。陰虛不能制陽。而陽氣獨發。名曰癉瘧。 有但寒不熱者。陽虛不能制陰而陰氣獨勝。名曰牝瘧。

至瘧脈自弦。 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 弦小緊者下之。 弦遲者溫之。弦緊數清之。 浮大吐之。 浮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虛微無力爲久病。洪數無力與微皆虛也。（脈無力虛微重按幾無。皆正虛邪盛之候） 暑但熱不寒或熱多寒少。面垢口渴。雖熱退後而身常有汗。心熱而煩。脈洪而虛。 風則惡寒自汗。煩躁頭疼。轉而爲瘧。風陽氣也。故先熱而後寒。 寒則惡寒而無汗。攣痛面慘。轉而爲瘧。寒陰氣也。故先寒而後熱。 二症初發之際。風寒在表。雖寒熱過後。而身體常自疼痛。常自畏風。宜以發散爲主。 濕則身體重骨節痛。嘔逆脹滿。因冒襲雨濕。汗出澡浴得之。 食則若飢而不能食。食則中滿嘔逆腹痛。因飲食無節。飢飽有傷得之。 痰則發時痰涎上壅。兀兀欲吐。或時眩暈。兼平時有

痰之人。一得瘧卽當以豁痰爲主。古人云。無痰不成瘧故也。 虛則久瘧之後。表裏俱虛。眞元未復。瘧雖暫止。小勞復來。名曰勞瘧。大抵間作者多。日作者少。 積則久瘧不止。邪氣伏藏脇間。結爲癥癖。謂之瘧母。 大抵感暑邪爲多。衞氣與邪相并則病作。與邪相離則病休。并於陰則寒已。離於陽則熱止。至次日又集而并合。則復病也。其間日者。由邪氣內薄五臟。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衞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寒多者。宜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自已。熱者多。宜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自已。寒熱交作者。一升一降。而以滲利之藥從中分之。使不交并。此秘訣也。 暑熱則淸之。 風寒則散之。 濕則燥之。 有食消食。 有痰行痰。 虛者補之。 有癥癖者以緩消之。不可急攻也。

辨症精詳。分六氣感傷而加減。啓迪後進非淺。師其法者細心研究。則致病之源亦獲矣。

主方 柴胡一錢五分。 升麻 葛根 羌活 防風各五分。 以上五味。俱甘辛氣淸。能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 知母一錢。 石膏三錢。 黃芩枯飄者五分。 已上三味。母、芩味苦。石膏體重。俱性寒而下行。故能引陰氣下降。使離於

陽而熱自已。　猪苓一錢五分。　分利陰陽。令不交幷。　川山甲一錢。（此物能水能陸故借其氣引諸藥出陰入陽穿走經絡無不利道）　甘草五分（調和諸藥嘗聞一方士言瘧忌甘草能助脾經濕熱耳）　此余五六年前自製方也。尋常治人。只一服便止不復發。蓋表裏驅逐其邪。令無停留之處。故寒熱立已。而他人得此方者。尙爲方所泥。不能盡操縱變通之妙。時或不效。緣伏暑鬱蒸滯而爲氣。鬱而爲痰。皆爲寒熱之根。而此無利氣行痰之藥故也。今議加薑製厚朴一錢以利氣。三和麯一錢五分以行痰。更立加減法於後。治瘧之法。盡於此矣。　暑瘧熱多寒少者。減柴胡以下五味三分之二。毋芩、石膏倍原數用之。　但熱不寒者。去柴胡以下五味及山甲、猪苓。（旣非寒熱交幷只宜退熱爲主故去此七味）仍加粳米一勺。　人參一錢五分。（石膏善瀉胃氣故用粳米佐之使胃氣不受傷人參亦此意且熱傷氣故用補氣之藥爲主）　此卽白虎湯加人參也。煎藥外仍宜進消暑丹一二百粒。以疎伏暑而行積痰。（見傷暑門）暑病必自汗。其無汗者。乃當風取涼。閉汗不泄而致。宜芎蘇散發之。（見傷寒門）不可與白虎湯。　風瘧宜芎蘇散不必覆蓋衣服。待其自然微微汗出。卻以本方視寒熱多少。發作早晏。

消息與之。蓋為已自汗。不可更大發汗。故但微微取汗。去其寒邪而已。 寒瘧宜芎蘇散取汗。汗不出加麻黃一二錢以發之。發後不除。以本方消息與之。 濕瘧用除濕湯一劑服（見傷濕門）卻以本方消息與之。 食瘧宜於傷食門中消導之法。兼陳平飲、局方雙斂子、清脾飲。俱可服。 陳平飲乃二陳湯合平胃散也。凡虛人久瘧脈弱。不能食者。慎勿用瘧藥。每發五更以人參一兩。 生薑一兩。同煎連進二服立止。

治瘧之法。詳於內經。今但言夏秋病瘧。而不詳明脈症。僅取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王金壇得意之作。竊有異議。誠恐後進誤會不審病原。輒用其方。未必盡效。蓋病有萬變。未可執一也。諺云執方治病。病必殆是也。假如正氣不能勝邪。若再升散。殆矣。此方用在初期固能逐邪外出。有升降陰陽之妙。若正虛久瘧。用必增劇。余每用白蔻仁一錢易穿山甲。取其辛香。宣逐膈膜之壅蔽。流行營衛。較原方尤效。用古方妙在化裁。未可拘執。則敏捷矣。余治久瘧。審其所因。每以六八味加減。何人休瘧為佐。詳治驗中。但師其法。不泥其方。

痰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於胃。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集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爲痰。散則還爲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蓋論痰者當詳痰之原痰即水也水即氣之所化故無病不關於氣無病而不有痰痰之淸者又爲飲乃火不化水者也）以爲身害。必先去之而後已者也。余幼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呷白湯數口。咯出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嚥之百餘。津液滿口。即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頃。咽間淸泰矣。如未淸。即再漱再嚥。以化盡爲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乃謂瘀濁之物。無澄而復淸之理。何其謬哉。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礬末數分。即時澄淸。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息喘短。中焦榮氣不足。則血液爲痰。或壅脈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悍疾。液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痲木壅

腫。治其本則補之宜先。治其標則化之有法。略露端倪。以須穎者之自悟云。

痰由津液所凝。聚上中下三焦。榮氣不足。壅塞脈道。變幻不測。王隱君有曰。怪症奇病。皆屬於痰。善治者。調其榮衞。諸恙自瘳矣。

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之法。下虛上溢。宜用復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墜之之法。 何謂澄之之法。如白礬有却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至於杏仁亦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煑而爲膠。(濟水雖清勁惟近世之阿膠僞者日多奈何)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澄之之法也。 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益智仁善調氣攝涎又能固脫功效至捷)最能收功。蓋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脫滑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非但溫胃寒而已。此所謂攝之之法也。 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於腎。敗濁而爲痰。宜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所謂復之之法也。

（此治腎虛寒痰之良法）　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液聚於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膈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閉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之使不幷。爲所謂墜之之法也。　至於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濕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溫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者刦之。開之發之。見於素問至眞應變不窮。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　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流通。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聾聵之言。流害無窮矣。

痰乃津液所結。固未可盡化。但使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在調血和氣之要。丹陽賀魯庵年七十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少思。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脈於余。則大肉已脫。兩手脈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秘結不通。殊以爲苦。但得稍寬。卽瞑目無憾也。固強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朮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廁。下積痰升許。

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歿。夫二丸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速其斃。豈不悖哉。明效若是。而病家乃無悔悟懲創之心。豈宿業已深。大命垂絕。故天塞其衷。而使之決不可返耶。不然。何不論於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過服辛散。正氣暗受其戕。久則涸津液之源。氣道塞其輪機。遂致痰結日盛。胸腹愈脹。大便久秘。遂至大命垂絕。嗚呼。身無大病而喜服藥者之殷鑒歟。

喘

經云。秋脈者肺也。秋脈不及則喘。呼吸少氣而咳。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其治法則生脈散之類是也。　李明之云。腹脹彭彭而喘。胸膈滿。壅盛而上奔者。於症用藥方中多加五味子。人參次之。麥門冬又次之。黃連少許。　如甚則交兩手而瞀。其眞氣太虛也。若氣短加黃耆、五味子、人參。氣甚去五味子、人參加黃芩、荊芥穗。冬月去荊芥穗加草豆、蔻仁。　仲景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以麥門冬湯主之。用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四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

十二枚。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

經云。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火氣咳喘。又熱淫所勝。病寒熱喘咳。宜以人參、麥冬、五味子救肺。(喘有虛實之分須細辨之生脈散乃熱傷氣虛而設)童便炒黃柏降火。

本事方治咳嗽上喘急。以人參一味爲末。雞子清投新水調下一錢。昔有二人同走。一含人參一不含。俱走三五里許。其不含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乃人參之力也。樓全善治一婦人五十餘歲。素有痰嗽。忽一日大喘。痰如泉湧。身汗出如油。脈浮而洪。似命絕之狀。速用麥門冬四錢。人參二錢。五味子一錢五分。煎服一帖。喘定汗止。三帖後痰亦漸少。更瓜蔞仁、白朮、當歸、芍藥、黃芩各一錢。服十帖而安。

喘而無汗煩躁。脈浮大者汗之。喘而有汗腹滿。脈沉實者下之。(喘有內外感傷之別外感煩躁無汗而喘者宜汗腹滿有汗而喘脈沉實者宜下) 仲景云。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又云。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兩。大棗十五枚。甘草一兩。半夏八兩。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入諸藥。煑取三

升。分三服。　又云。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主之。（肺脹欬而上氣者水寒之標邪也治以小青龍湯平其衝氣、況方中安內攘外各盡其妙余仿其法以治寒嗽莫不有桴應鼓之效也）麻黃、芍藥、桂枝、細辛、甘草、乾薑各三錢　五味子、半夏各半升。石膏二兩。　用水一斗。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煎服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喘而自汗。腹滿便秘。氣口脈大於人迎。下之無疑。外此則不宜輕下也。羅謙甫平氣散可用。　仲景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木防己三兩。　石膏如雞子大十二枚。　桂枝二兩。人參四兩。　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分二服。虛者卽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微利卽愈。　痰多者。亦氣短而喘。須察其平昔非因勞倦氣脫之症而發。脈浮滑而大。咽喉不利。四七湯甚效（氣鬱痰凝俗名梅核氣是也）　仲景治婦人胸中如有炙臠。用半夏厚朴湯卽此是也。如是風痰。可用千緡湯半夏七個（煨四片破之）　皂角去皮尖二枚。　甘草炙一寸。　生薑如指大。　水一碗煎。去半頓服。　又治因傷風而痰作喘逆。兀兀欲

吐。惡心欲倒。如夏月有此症。爲大熱也。蓋此症隨四時爲寒熱溫涼。宜以酒黃連、酒黃柏、酒知母各等分爲細末。熟湯丸桐子大每服二百丸。白湯送下。空心服之。仍多飲湯服畢少時便以美膳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脈之逆也（衝脈上干逆氣不降之故）平居則氣平和動則氣促而喘者。亦衝脈之火。宜用酒黃柏、酒知母之屬。　凡瀉氣下痰定喘之藥。施之形實痰多者爲妙（降氣行痰之藥損人真元正虛者宜審）若一切虛症及脈俘大按之而濇者。下之必死。須謹之。　陰虛而喘脈弱而濇四肢寒者。去死不遠。慎勿下之。宜用人參、麥門冬、五味、當歸、生地、童便、竹瀝之屬。　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漢防己、茯苓之屬主之。　又云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陽明徑道壅塞則其氣不能從道故不得臥矣）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熟半夏、橘紅之屬主之。

瀉

泄瀉之病。水穀或化或不化。但大便泄水。並無努責後重者是也。　脈細皮寒少氣瀉利不食。爲五虛死。（泄瀉而犯五虛中土已竭危候也參附湯尤不能挽必加七味白朮湯可以追其既失之脾陽而固其元氣試之效捷）（用人參附子之類救之亦有得生者）　脈緩時小結。或微下留連者。皆可治。　浮大洪數或緊或弦急。皆難治。　脈數疾爲熱。沉細爲寒。虛豁爲氣脫。澀實爲積滯。絃而遲者爲氣泄。心脈止者爲驚泄。　濕則瀉水。腹不痛。　風則米穀不化而完出。　火則腹痛瀉水。腸鳴痛一陣瀉一陣。　痰則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　食則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　腎虛則五更時便瀉。常時則否。　寒則腹中冷痛。洞下清水。腹內雷鳴。米飲不化。　濕者燥之。虛者補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有痰者行痰。有積者消積。氣陷則升之。氣脫則澀之。　主方　白朮炒二錢燥濕補脾。　白茯苓去粗皮分水。　白芍炒各一錢五分。止腹痛。又能補脾而伐肝。　陳皮去白一錢行氣。　甘草五分炙和中。　如的係傷濕者。去白朮以蒼朮代之。蓋白主收斂。不若蒼能發散也。仍加羌活一錢。風能勝濕。　猪苓、澤瀉各五分。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脾虛者加人參一錢。補脾氣之要藥。　木香、砂仁各五分。脾虛則氣不運。故以藥

之辛溫行氣而溫中。以腐水穀也。　仍服戊癸丸。(方見脾門)　或將前方加蓮肉五錢。陳糯米一合。炒熟俱爲末。加白砂糖每朝空腹以白湯調服。其功尤捷。腎虛者加破故紙一錢五分。益腎氣。　肉豆蔻一錢止虛洩。二藥氣味相合。能使脾腎之氣交相通而化水穀。　仍多服戊癸丸。　熱瀉糞色赤黃彈響作痛。肛門焦痛。糞出穀道如湯之熱。煩渴。小便不利。宜以赤茯苓代白茯苓用爲君。蓋赤火色。取其相入也。熱旣併入於大腸而作瀉。今欲引歸前陰以分其勢。故用爲君。仍加猪苓、澤瀉、滲利之藥各五分以佐之。又加茵陳、山梔仁各五分。(二味俱苦寒俱能解邪熱而利小便)　兼進如金丸。(方見後)　痰瀉加半夏麯一錢五分。(行痰)　用陳皮、白茯苓各二錢。(治痰以行氣爲先而茯苓能利水行津液故也)

虛者加人參一錢。蓋痰氣多由脾虛不能運化也。用竹瀝、薑汁一盞加入服之。如體實能食者。不若加元明粉一錢。就其勢從大便去之。却服收澀之劑。　食積瀉多噫氣如敗卵臭。宜去白芍藥。加枳實、木香另磨。俱理氣之藥一錢。　砂仁五分。仍看所傷之物而用藥。如傷肉食者加山查。傷米食者加神麯。傷麵食者加蘿蔔子。傷酒者加乾葛各一錢。傷蟹者加丁香五分。仍進保和丸。(方見傷食)

酒積每晨起必瀉。本方內加人參、乾葛各一錢。白豆蔻仁、吳茱萸各五分。　寒瀉加人參一錢。　熟附子、乾葛各五分。（陽氣不足則寒故用人參補氣薑附已寒）不能食者進八味丸。　元是寒瀉。因瀉而寒燥引飲轉飲轉瀉者。去白芍藥加乾薑、黃連、人參各一錢。（乾薑治初得之寒黃連解新增之熱寒何由動熱瀉久而虛故有虛熱也須用人參補之）此理中湯加黃連也。名連理湯。多有奇效。有一等盛暑又復內傷生冷及熱瀉暑瀉諸藥不效者。疑似之間。尤宜用此。　風瀉完穀不化。丹溪以爲脾虛。前已列脾虛一條。若用補脾藥不效。便當治風。素問云。久風入中爲飧泄。又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而史記倉公傳。又名之爲迴風。足知完穀不化。（完穀不化乃迴風之候連理湯必佐羌防以升之關竅通而伏風自去）乃風症也。宜本方內以蒼朮代白朮。加羌活、防風各一錢。（辛溫通關竅而去風）升麻柴胡各加五分。（又經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故以二藥助甘辛之味引清氣而上升）仍絕不與食一二日。泄當自止。　暑月泄瀉與熱瀉同。仍宜服六和湯。（方見暑門）併啖浸冷西瓜數片。　又有一種氣瀉。腸鳴氣走。胸膈痞悶。腹急而痛。瀉則腹下寬。須臾又急。氣塞而不通者。此由中脘停滯。氣不流

轉。水穀不分所致。宜於本方內以蒼朮代白朮。去白芍藥。（以其酸收故去之）加薑製厚朴散、（結氣）大腹皮（主氣攻心腹）各一錢。白蔻仁五分。（辛溫能下氣理中）仍磨入木香汁服之。（木香治腹中氣不轉運又火煨之能實大腸）如小便不利。加猪苓、澤瀉各五分。並調進車前子散。　如口渴引飲。加人參、麥冬各一錢。（二藥何爲能生津而止渴蓋脾氣上升於肺肺氣下降乃生津液而二藥能補脾肺故也）升麻五分。（引清氣上朝於口）烏梅肉五個。（酸能止渴）　如久瀉氣脫。加人參一錢。罌粟殼五個。（酸能止渴）訶子皮、（二藥俱酸澀故能斂脫氣而止瀉）肉豆蔻各一錢。木香、（煨另磨）砂仁各五分。（肉蔻止泄之要藥濇以固脫煨木香實大腸砂仁理氣）瀉久氣必下陷。須用升舉之藥。加升麻、柴胡各一錢。羌活、防風各五分。（風藥能鼓舞元氣上升）　有久瀉不止。及瀉已愈而隔年及後期復瀉者。有積故也。宜本方內加三稜、（醋煑）蓬朮（醋煑焙乾。二藥消積）各一錢。木香、砂仁各五分。（理氣）兼進保和丸。　凡大便泄。服理中湯小便不利。大便反泄。不知氣化之過。本肺不傳化。以純熱之藥治之。是以轉泄。少服則不瀉。多服則愈熱。所以不分。若以陳皮、青皮之類治之則可。經曰。膀胱者。津

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

儒門事親云。昔聞山東楊先生者。治府主洞泄不已。楊初未對病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纏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而病者聽之而忘其圊。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好之事。（良醫治法變通化裁出奇制勝而愈其病非拘執藥餌一法其用心智慧非庸工所可揣度）好碁者與之碁。好樂者與之笛笙不輟。　按玆法匪直可以治泄。卽七情虛勞之類亦宜然。是故枚生七發。楚太子聞吳客之辯。涊然汗出。霍然病已。雖是寓言。實有此理也。第曉日風雲之變者。世已難其人。而況可求之庸醫中乎。可嘆可嘆。　白雲集云。黃子厚者。江西人也。精醫術。隣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月。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運旋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只運動不住。故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時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以治翁證矣。卽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卽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

一人服內托藥。大便大泄。小便秘。或用五苓散則全秘。與陳皮、茯苓氣化則效。

一人病虛。服附子熱藥小便閉。諸藥不效惟得黃連、黃芩則效。

水腫

既效方云。有人陰腫。醫以赤玉塗之。令服八味丸而愈。若久病而陰腫。病已不可救。宜速灸水分穴。蓋水分能分水穀。水穀不分故陰腫。不特陰腫。他處亦腫。尤宜急服禹餘糧丸。

資生經云。水腫惟得針水溝。若針餘穴。水盡即死。然灸水分則有效。（灸水分穴爲治水腫至捷良法）乃爲要穴也。有里醫爲李生治水腫。以藥飲之不效。一日忽爲灸水分與氣海穴。翌早視其如削矣。信乎水分之能治水腫也。

儒門事親云。一男子目下腫如臥蠶狀。戴人曰。目之下陰也。水亦陰也。腎以爲水之主。其腫至於目下固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時。勞汗遇風。風入皮腠。皮腠得寒則閉。風不能出。與水俱行。（經云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仲景名之曰風水）故病如是。不禁房室則死。

趙以德云。嘉定沈氏。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腫。醫治半月餘不效。余診其脈。六部俱不出。用紫蘇、桔梗之類煎服一盞。胸有微汗。再服則身盡汗。其六部和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脈悉平。

鼓脹

九靈山房集云。鍾女病腹脹如鼓。四肢骨立。醫或以爲孕爲蟲爲瘵也。項彥章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彥章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矣。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墜得通。而後血可行。（氣爲血帥。氣行而血亦行。專治其血無益矣）乃以蘇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彥章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污血纍纍如瓜者。可數十枚。應手而愈。彥章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脈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瘳。

瞋脹

趙以德云。松江一男子年三十餘。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臥而足冷。余以

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是生䐜脹（濁氣在上清氣在下則生䐜脹）其上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邪從下上而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輩。以退陰逆水邪。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中頓爽。少時腹中氣轉如牛吼。泄氣七次。明日其證愈矣。　范氏方云。凡腹脹經久。忽瀉數升。晝夜不止。服藥不效。乃爲氣脫。宜用益智仁煎濃湯服之立愈。

脾胃

今人只知脾胃虛則當補。補之不應。則補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處。補腎是也。（趙養葵云補脾不若補腎果腎虛命火微弱用八味丸爲要方許叔微之二神丸法亦妙）脾土尅腎水不相爲用。如何反補其所勝以滋肝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尅處也。五行以相尅爲用。所以尙書大禹謨說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聖人立言之妙。其說長甚。今且以水與土言之。水不得土。何處發出。何處安着。土不得水。却是一個燥坌。物事如何生出。萬物以水土相滋。動植化生。此造化

相尅之妙。而醫家所以謂脾爲太陰濕土。濕之一字。分明土全賴水爲用也。故曰補脾必先補腎。至於腎精不足。則又須補之以味。故古人又謂補腎不若補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廢也。

本事方云。有人全不進食。服補脾藥皆不效。余授二神丸方服之。頓能進食。此病不可全作脾氣治。蓋腎氣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消化飲食。譬之鼎釜之中。置諸米穀。下無火力。終日米不能熟。其何能化。黃魯直嘗記服菟絲子淘淨酒浸曝乾。日挑數匙。以酒下之。十日外。飲啖如湯沃雪。亦知此理也。

嚴氏濟生方云。人之有生。不善攝養。房勞過度。真陽衰虛。坎火不溫。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運。是以飲食不進。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脹滿。或食不消大腑溏泄。古人云。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如補腎。腎氣若壯。丹田火盛。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矣。

按許嚴之說。皆與余說冥合。然却不知水土相滋之妙。故猶諄諄以火爲言。是混水火爲一途也。　薛氏云。余嘗病脾胃。服補藥及針灸脾俞等穴。不應。幾殆。吾鄉盧丹谷先生令余服八味丸。飲食果進。三料而平。余兄年踰四十。貌豐氣

弱。遇風則眩。勞則口苦生瘡。胸嘗有痰。目嘗赤澀。又一人脾虛發腫。皆以八味丸服之而愈。此皆補腎之明驗也。楊仁齋醫學恐當在丹溪之右有云脾腎之氣交通。則水穀自然尅化。其見亦及此。

傷食

肘後辨脾胃所傷變易形法。凡諸脾脈。微洪傷苦澀物。經云。鹹勝苦。微澀傷辣辛物。經云苦勝辛。微滑傷腥鹹物。經云甘勝鹹。洪緩傷甜爛物。微弦緊傷酸硬物。經云辛勝酸。微弦傷冷硬物。經云溫以克之。經云酸勝甘。微遲傷冷痰積惡物。經云溫胃化痰。飲食過多。脹痞不下。尋常率以破氣之藥投之。（傷食惡食必有噫腐吞酸之候）是食物既傷之前。藥劑又攻之於後。脾氣安得而健暢也。必須以平補之藥爲主。佐以他藥。一升一降。使脾腎交通。而水火既濟。自然腐化矣。

積聚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旣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一消痰破血爲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庵以一味大七氣湯。（調氣和血使其升降自如津液周流灌溉臟腑無滯窒則積聚不攻而自化矣）治一切積聚。其知此道歟。　肝積肥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却以鐵器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　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五分。　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菖蒲、半夏各五分。　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紅丸子。　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炒楝子肉各五分。

諸氣

今人治一切氣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腎。所以鮮效。夫腎間動氣。爲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房勞過度。或稟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滯。是生諸疾。（諸氣膹鬱皆屬於肺。氣主煦之。若鬱結不舒氣機凝滯。血亦因之痺塞。則諸病生矣。故百病皆生於鬱。是其明證）醫者以爲是當理氣。殼、朴、香附、烏藥之類。雜然而前陳。而氣愈不可理矣。宣之紲之。以快藥下

之。而人之死者過半矣。於是醫之中見稍高者。以爲脾虛不能運化精微之故。而從事於補脾。然僅可以苟延歲月。而多至於因循蹉跎而不救。此不知補腎之過也。宜以破故紙、茴香子、葫蘆巴之類主之。　氣藥內須兼用和血之藥佐之。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則氣益滯矣。

諸血證

攖寧生巵言云。古人言諸見血非寒證。皆以血爲熱迫。遂至妄行。然皆復有所挾也。或挾風。或挾濕。或挾氣。又有因藥石而發者。其本皆熱。上中下治各有所宜。在上則梔子、黃芩、黃連、芍藥、犀角、蒲黃。而濟以牡丹皮、生地黃之類。　古人云。有冒風寒。正以陽明火邪爲風所扇。而血爲之動。中間有桂。取其能伐木也。若蒼朮、地榆、白芍藥之類。而濟以大劑。大腸血以手陽明火邪爲風爲濕也。治以大劑風劑。風能勝濕也。如黃連、黃芩、芍藥、柏皮、荊芥、防風、羌活之類。兼用雞冠花。則又述類之義也。　血溢血泄諸蓄妄證。其始也。余率以桃仁、大黃行血破瘀之劑。以折其銳氣。（凡初期驟然吐血亟宜快藥下之折其銳氣若日久正氣已虛法當調攝

仲景云亡血虛家不可下是也）而後區別治之。雖往往獲中。然猶不得其所以然也。後來四明。遇故人蘇伊舉曰。吾鄉有善醫者。忘其姓字。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積。則以妄爲常。曷以潔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余聞之愕然曰。名言也。昔之疑。今而後釋之矣。　又云。婦人之於血也。經水蓄則爲胞胎。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產育爲惡露。則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蘊而爲乳。則無復下漏而爲月矣。失血爲血家妄逆。產乳爲婦人常事。其去其生。則一同也。失血家須用下劑破血。蓋施之於蓄妄之初。亡血虛家不可下。蓋戒之於亡失之後。　又云。驚而動血者。屬心。怒而動血者。屬肝。憂而動血者。屬肺。思而動血者。屬脾。勞而動血者。屬腎。　又云。吐血。則足陽明隨經上行。滲溢胃脘而爲之也。小便血。足太陽隨經入膀胱也。

又云。大便前後下血。便前由手陽明隨經下行。滲入大腸。傳於廣腸而下者也。便後由足陽明隨經入胃。（陰絡傷血內溢）淫溢而下者也。古人所謂近血遠血是也。　又云。咯血爲病最重。（咯血乃虛勞之漸其證最危）且難治者。以肺手太陰之經。氣多血少。又肺者金象。爲清肅之藏。今爲火所制。迫而上行。以爲

咯血。逆之甚矣。上氣見血。下病聞音。謂喘而咯血且痰咳嗽也。 又云。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流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于厥陰。此海藏之說。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是以然也。有形當從血診。無形當從常治。夏仲庸因蹈海驚悸。心爲不寧。是爲無形。從風家治之而愈。 又云。唾血責在下焦陽火煎迫而爲之也。(唾血屬腎虛火炎)腎主唾。爲足少陰。少血多氣。故其證亦爲難治。 又有所謂腸風藏毒者。 腸風則足陽明積熱。久而爲風。風有所以動之也。 臟毒則足太陰積熱。久而生濕。從而下流也。風則陽受之。濕則陰受之。 曹氏必用方云。吐血須用乾薑、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竹茹、藕汁。去生便遠。

出血不止

九靈山房集云。湖心寺僧履者。一日偶搔膕(音國曲脚也)中疥。忽自血出。汩汩如湧泉。(肌衄者內經名之血汗是也集驗方用黃芩漬水擦之屢試良方也)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勿效。邀呂元膺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

如蛛絲。他部皆無。卽告之曰。夫脈氣血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尙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芥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湯一劑遂瘥。

嘔血

宜降氣不宜降火。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引其氣而使之下。卽以水尅火之理。是降氣卽所以降火也。若用苦寒之藥以降火。火萬無降理。蓋炎上作苦。苦先入心。故芩連之苦本助火入心經之藥。而名爲降火者。徒以其寒耳。寒能凝血。苦能傷胃。是非但不能抑上升之氣而使之平。行橫溢之血而使之歸源。害且有不可勝言也。可不戒哉。　宜行血不宜止血。　凡嘔血之症。其始也。未有不病胸脇痛者。蓋由平日起居失節。致血停瘀之久。不能歸源。滿而溢焉。遂發爲嘔。殆非一日之積矣。使其流行宣暢。散行百脈。又何嘔之有。故凡治嘔血之症。必須用行血之藥。宣其餘滯而推陳以致新焉。血旣流行。胃脘淸楚。自不出矣。是行之乃所以止之也。醫往往拘泥犀角地黃湯等。過於涼血。雖間或止之。其後常患胸脇大痛。腫滿

等症。以致不起。蓋血得涼則陳者不行。新者不生。瘀物愈積。而眞元愈削故也。況血不可止。而強欲止之奚得乎。

恙由鬱久化火。外襲暑熱。故傾盆嘔出。危殆已極。諸藥不受。余曾治一婦。危在傾刻。因思諸藥皆苦寒。是以投以卽嘔。借用八汁飲。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淸上。血止再商。投之果應。方載治驗錄。參觀可也。

宜補肝不宜伐肝。　肝藏血。血陰物也。陰難成而易虧。又肝爲東方木。於時爲春。爲發生之臟。宜滋養而不宜尅伐。先醫謂肝無補法。大謬論也。失血之後。肝藏空虛。汲汲焉實之不暇。而敢以纖毫平肝之藥伐之哉。往往見其治疝脹諸症。謂爲肝火有餘。而用平肝之藥。以致爪青囊縮而不起者。則肝之不可伐也。亦明矣。余外兄虞檢庵病嘔血。醫欲用降火平肝止血之藥。而余貽尺牘止之。奈雖用余言。從事於補。而時止時作。大率吐後新血旣生。四五日還復吐出。遷延歲月。忽得散脈。知決不可爲矣。更數日卒。蓋自得病以來。未嘗瞑目而臥也。肝爲藏血之臟。故人臥則血歸肝。今肝臟虛極。不足以攝血。而榮衛之氣。亦不復行於陰分。故不復瞑目而臥。則血無所歸矣。血無所歸。故積久而復吐出。自然之理也。　余一時

思不及此。心常缺然。歲己卯秋。始晤繆仲淳於白下。相得甚懽。忽謂余曰。補血須用酸棗仁。余洒然有省。嗟乎。一人之心思有限。而病態無窮。非博覽而約取。舍己而從人。卽精如盧扁。不能無失也。而況資庸智闇。學儉識寡者乎。旣用自箴。因書之以詔來者。

庸俗每言伐肝。貽害匪淺。往往延成痼疾殞身者有之。第未明肝爲藏血之臟。人臥血歸於肝。若肝虛不足以攝血。故目不瞑。若用補血養肝。血有所歸。如茯神、龍眼肉、酸棗仁等。隨症擇用。所以醫貴博覽約取。虛心研究。以匡其不逮。

眩暈

北夢瑣言云。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子。趙卿診之曰。來晨以魚鱠奉候。及期延於內。從容久飢。候客退。方得交接。俄而檯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少年飢甚。聞芥醋香。逕啜之。逡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眼花得見。卿云君吃魚鱠太多。故權誑而愈其疾。

古名醫治病。必詳其原。隨病化裁。出奇制勝。以冀必效。近世稍有微名。一切書

籍。置之高閣。自以爲得軒岐眞傳。若是者。誤人匪淺。午夜捫心。能無愧乎。余雖昏耄。仍不敢掉以輕心。若應一診。歸必記病源。參稽古籍。所以愼之也。

頭痛

東垣云。高巓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　一人寒月往返燕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瘦削。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效。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血活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疏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竅血脈。以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令用斗酒入二藥其中。浸三晝夜。重湯煑熟。乘熱飲之至醉。則去枕而臥。臥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藥之性上升於頭也。至醉乃臥者。醉則浹肌膚淪骨髓。藥力方到。臥則血有所歸。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

思過半矣。火鬱于上而痛者。經云。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治以寒劑。宜酒芩、石膏之類治之。又不可泥于此法也。又一方用當歸二錢。川芎二錢。連翹二錢。熟芐二錢。水煎六分去渣。以龍腦、薄荷二錢置碗底。將藥乘滾冲下。鼻吸其氣。俟温卽服。服卽安臥。其效甚速。然此亦爲血虛者設耳。頭痛六經各有見證。如太陽頭痛。上至巔項項強。腰脊必痛。陽明痛在額前。必目珠亦痛。便秘口渴。少陽痛在頭角。口苦咽乾目眩是也。太少兩陰。若有痰氣壅塞。清陽不升。頭亦爲之痛。挾六淫之所干。氣血之盛衰。皆能致痛也。

腦痛

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爲之痛。宜茸珠丹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死。腦爲元神之府。稍受微邪。卽現不支之態。內經謂之真頭痛。旦發夕死。雖進茸珠丹。恐亦無濟於事矣。

牙疼

牙疼以平胃散入梅花片腦少許。研勻擦之立效。(有胃熱腎虛之因分辨明晰庶免遺誤平胃加片腦僅散濕熱而已)

心痛

難經云。陰維爲病苦心痛。陰維行諸陰而主榮。榮爲血。血屬心。故苦心痛也。潔古云其治在足少陽二陰交。仲景太陰證則理中湯。少陰證則四逆湯厥陰證則當歸四逆吳茱萸湯。

陰維爲病苦心痛。若手足厥逆。危候也。

重訂靈蘭要覽

明 金壇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雉皋 顧金壽曉瀾評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目痛

目赤腫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不得力。只用四物湯。內地黃用生。芍藥用赤。加酒蒸大黃赤茯苓薄荷葉治之甚妙。此戴復庵法。 又云。早晨鹽湯下養正丹二三十粒。 又云。若眼赤久而不愈。用諸眼藥不效。早用蘇子降氣湯下黑鉛丹。臨臥則以消風散下三黃丸。日中則以酒調黑神散。此數藥不獨治久赤眼。諸眼皆治之。

降火必兼活血。發前人所未發。若不活血。寒仍凝濇。火何由而降。氣血流通。火

亦隨之而降矣。

口糜

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宜以清涼之劑利小便。用五苓導赤散却合服之神效。　又云。少陽之火氣內發熱。上爲口糜。則又當用苦寒之劑也。如二法不效則宜炮薑之類反佐之

身重

身重之症。時師止知燥濕。而不知補虛。素問示從容論篇。歷言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足知身重乃虛症也。宜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消息與之。　正氣虛則邪易侵感。治標不治本。非法也。

脇痛

九靈山房集云。昔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爲癰也。設諸香、薑、桂之屬益甚。

項彥章診其脈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補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彥章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蠍不能導引。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次病已。項彥章所以知男子之病。以陽脈弦。陰脈微濇。弦者痛也。濇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惡燥。熱方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　房勞過度。腎虛羸怯之人。胸脇之間。每有隱隱微痛。此腎虛不能約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氣與血猶水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既虛則鮮有不滯者。所以作痛。宜用破故紙之類補腎。芎、歸之類和血。若作尋常脇痛治。則殆矣。

當辨左右氣血而施治。痛在左。肝火挾氣也。痛在右。脾火挾痰食也。治從潤肺柔肝。而得捷效。乃肝移邪於肺之明證也。

腰痛

腰者。腎之所附。腎氣虛而邪客之。則能作痛。邪者。風熱濕燥寒也。大抵寒濕多而風熱少。有風有濕。有寒有熱。有挫閃。有瘀血。有滯氣。有痰積。　風傷腎而痛。其脈

必帶浮。或左或右。痛無常處。牽引兩足。宜五積散。每服加防風五分。或加全蠍三個尤好。小續命湯、獨活寄生湯。皆可選用。仍合三仙丹。　杜仲薑汁炒研末。每一錢空心溫酒調服。名杜仲酒。治腎氣腰痛。兼治風冷爲患。　傷濕而痛。如坐水中。蓋腎屬水。久坐水濕處。或爲雨露所着。濕流入足太陽經。以致腰痛。其脈必帶緩。遇天陰或久坐必發。身體必帶遲重。宜滲濕湯主之。不效。宜腎着湯。或生附湯。感寒而痛者。腰間如水。其脈必緊。見熱則減。見寒則增。宜五積散去桔梗加吳茱萸五分。或薑附湯加辣桂、杜仲主之。　傷熱而痛者。脈必洪數而滑。發渴便閟。宜甘豆湯加續斷、天麻。　間服敗毒散。　若因挫閃。或攧撲傷損而痛者。宜乳香趁痛散。及黑神散和復元通氣散。酒調下。　不效。則必有惡血停滯。宜先用酒調服蘇合香丸。以五積散加大黃五分。蘇木五分。當歸倍元散。　若因勞役負重而痛。宜用和氣散。或普賢正氣散。　楊仁齋云。勞力而痛。宜十補湯下青娥丸。　瘀血爲痛。其脈必澀。轉側若錐刀之刺。大便黑。小便赤或黑。日輕夜重。名瀝血腰痛。宜蘇沉麝香丸。及桃仁酒調黑神散。或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枳殼爲藥之屬。　丹溪用補陰丸中加桃仁、紅花主之。　氣滯而痛。其脈必沉。若鬱悶而不伸。宜人參順氣

散。為藥順氣散加五加皮、木香、甘草少許。煎湯調下。　痰注而痛。其脈必滑或伏。宜二陳湯加南星、香附、枳殼主之。大抵諸腰痛皆起於腎虛。既挾邪氣。則須除其邪。如無外邪積滯而自痛。則惟補腎而已。腰肢痿弱。身體疲倦。脚膝酸軟。脈或洪或細而皆無力。(脈細便清爲陽虛重按必沉而無力)是其候也。亦分寒熱二症。　脈細而無力。怯怯短氣。小便清利。是爲陽虛。宜腎氣丸、茴香丸。幷戴復庵法。以大建中湯加川椒十粒。下腰腎丸及生料鹿茸丸之類。仍以猪腰切作薄片。勿令斷。層層摻炒茴香末。濕紙裹煨熟。細嚼酒下。此所以補陽之不足也。　脈洪大而無力。(脈洪大無力爲陰虛其小便必黃赤)小便黃赤。虛火時炎。是爲陰虛。東垣所謂膏粱之人。久服湯藥。醉以入房。損其眞氣。則腎氣熱。腎氣熱則腰脊痛不能舉。久則髓減骨枯。發爲骨痿。宜六味地黃丸、滋腎丸、封髓丹之類。治陰之不足也。

楊仁齋云。經曰。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審如是。則病在少陰。必究其受病之源而處之爲得。　雖然。宗筋聚於陰器。肝者。腎之同系也。五臟皆取氣于穀。脾者。腎之倉廩也。鬱怒傷肝。則諸經縱弛。憂思傷脾。則胃氣不行。二者皆能爲腰痛之寇。故併及之。　鬱怒傷肝。發爲腰痛。宜調肝散主之。　憂思傷脾。發爲腰

痛。宜沉香降氣湯。和調氣散。薑棗煎主之。又有沮挫失志傷腎而痛者。和劑七氣湯。多加白茯苓。少加沉香、乳香主之。保命集云。煨腎丸。治肝腎損及脾損穀不化。腰痛不起者。神效。瘧痢後腰痛。及婦人月經行後腰痛。俱屬虛。宜補之。於氣血藥加杜仲、側柏葉主之。丹溪云久腰痛必用官桂開之方止。腹脇痛亦然。橘香丸治腰痛。經久不瘥。用官桂。亦開之之意也。

腰爲腎府。若腎氣虛。隨六經之邪爲轉移則痛作。調其榮衛。損有餘。補不足。究其致痛之由而治之爲得也。

虛損

補精之藥。固忌溫熱。然以天道驗之。時非溫熱。則地氣不能升而爲雨。人身之道。何莫不由斯。然則腎氣雖寒。補實資乎溫助。故昔人蓯蓉、巴戟、故紙、茴香之類。發揚腎氣。使陰陽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出而以黃柏、知母爲補腎之藥。誤人多矣。夫黃柏、知母（知母黃柏僅可用於火熾體盛者初期暫服久則反從火化）雖北方寒水之氣而生。然其性降而不升。殺而不生。暫用其寒。可以益水。久

服其苦反能助火。經不云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可不愼歟。加減四柱飲治虛勞短氣乏力。語言無力。飲食少思者。人參 黃耆 乾山藥 白茯苓 熟附子五分。去皮臍。童便換浸三晝夜。紙裹煨三次咀片。川椒紅廿四粒。去目及閉口者。右生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勞瘵

瑣碎錄云。男子勞傷而得瘵疾。漸見瘦瘠。用童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甆瓶貯之。入全猪腰一對。(取血肉有情之品以類相從故收效速是損其腎者益其精補之於味也)泥封。日晚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宜服此。蓋以血養血。勝一切金石草木之藥也。秘方治虛症有火。服參、耆則作喘嗽。服歸、地則少飲食。服降火滋陰藥則反削元氣。而火又不降。宜用此方。甘枸杞、石斛酒蒸多用。麥門冬去心多用。天門冬、乾山藥。已上五味。皆補虛藥。(而甘涼者又不滯脾氣以虛症有火者絕妙)山茱萸、酸棗仁。炒研多用。薏苡仁、白茯苓。若咳嗽宜用

五味子十餘粒。乾薑二三分。薄荷四五分。忌桑皮、杏仁、蘇子。降氣等藥。若發躁。宜倍用收斂之藥。攝火歸源。忌用知母、黃柏苦寒之藥。犯之則躁愈甚矣。

夢遺

王海藏云。余嘗治脫精不止者。以澀劑止之不能。不若瀉心火。瀉心火不能止之。不若用升陽之劑。如風藥之類止之。(風藥善升使陽氣上舉而不下降也)非能止之也。舉其氣上而不下也。　藥要或問云。鄭叔魯年二十餘。攻舉業夜讀書至四鼓猶未已。忽發病。臥間但陰着物。便夢交接脫精。懸空則無夢。飲食日減。倦怠少氣。蓋以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不得眠。血不歸經。腎水不足。火乘陰虛。(陰虛火炎鼓灼精房失於退藏而外泄也)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陰着物。由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于是上補心安神。中調脾胃升舉其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病安矣。　醫學集成記江篁醫云。遺泄一症。尋常只治心腎。未有別治。以素問仲景考之。當服此屢效。　丸方　厚朴薑製二兩。羊脛三兩。　炭火煅通紅窨殺。別研細如粉。右二味陳黃米糊丸。桐子大。每服

百丸至三百丸。米湯下。

不得臥

九靈山房集云。浙省平章左答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目眵眵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勿瘳。後召元膺翁診視。翁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上。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藥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 一方治多疑不得眠如狂。用溫膽湯加酸棗仁一兩。炒研煎。

從來不寐之證。前人皆以心腎不交治也。投劑無效。竊思陰陽違和。二氣亦不交。椿田每用製半夏、夏枯草各五錢。取陰陽相配之義。濃煎長流水。竟覆杯而臥。治病切勿執着。拘泥古方。妙在隨症用藥。變通化裁。精思過人。是爲良工。

妄見

道山清話云。張子顔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顔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　泰寧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顔一日從壽卿求診。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囑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視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思飲酒。又明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愈矣。子顔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何如。卿曰。得春氣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矣。至三年正月。　泰寧宴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

汪君診法。可謂神而明之。辨證用藥。精蘊畢呈。他人難測者。皆有所指歸。

發熱

楊仁齋云。凡壯熱煩躁。用柴胡、黃芩解利之。其熱乍輕而不退。去用黃芩、川芎、甘

草、烏梅作劑。或用黃連、生地、黃赤苓同煎。臨熱入燈心一捻主之。其效亦速、 蓋川芎、生地。皆能調血。心血一調。其熱自退。（心者君主之官。爲心清熱自退。善治熱者先調血血調氣疎自無蒸灼之外熱也） 心法附餘云。退熱之法。全在清心。必用麥門冬、燈心草、白朮、茯苓。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萬令從心心不清則妄動。而熱不退。然熱又能傷血。血滯則氣鬱。而熱愈不退。退熱之法。所以又在調血。法用川芎、當歸。 若夫陽浮於外。則當斂而降之。大法用參苓白朮散。薑、棗煎服。

渴

治渴必須益血。蓋血卽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虛。故須益血丸。吐血之後。多能發渴。益知渴病生於血虛也。

血虛津液不能上承。則口渴也。

盜汗

問人之盜汗何氣使然。曰。陽氣不足。而陰氣有餘也。衞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則目張而寤。夜行陰亦二十五度。則目瞑而臥。臥而氣不榮於陽分。則腠理開。腠理開、則津液泄矣。陽者衞外而爲固者也。寤而目張。則陽氣復反于陽分。故倏然而止也。止汗以黃耆爲君。固其陽也。其於五藏有所屬乎。曰。心主五液。而腎主水也。人之一身。子時一陽生。心中有赤液下入於腎。午時一陰生。腎中有白氣上入於心。心腎交。水火濟而無病也。心腎俱耗。則水火不交。故至陰之下有僭陽焉。骨爲之熱矣。諸陽之會有純陰焉。額爲之汗矣。額亦心之分也。有但見於額與心。他處無之者。此由心腎俱虛。水液枯涸。勢不足以周身之汗。故但見於心之分也。　余嘗病怔忡盜汗。補心腎尙無功。加猪心數片引之遄已。藥貴向導。不可不審也。

白濁

赤白濁總屬腎虛。無寒熱之别。玄兔丹、小兔絲子丸、八味丸、山藥丸。皆可斟酌用之。不宜妄用利水清痰燥熱溫涼之藥。愼之愼之。有因內傷。以補中益氣湯主之。經曰。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變是也。（內經謂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變夫中氣

者脾土也。脾虛濕熱下注。當升清以降濁。而濁自愈也） 有思想不遂。意淫於外者。宜清其心。如遠志、茯苓、龍骨、石蓮、兔絲子之類。 有入房過度。傷精而致者。宜補其精。如鹿角膠、肉蓯蓉、桑螵蛸之類。經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又爲白濁是也。 有精竭而赤濁。虛之極也。宜峻補其精。若妄用涼藥。必至不起。 又藥要或問曰。白濁多因濕熱下流膀胱而來。赤白濁。卽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是也。先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血赤白虛實以治之。其他邪熱所傷者。固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不宜峻用寒涼之藥。必以反佐之。要在權衡輕重而已。

淋

外兄賀晉卿因有不如意事。又當勞役之後。忽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膿併血而下。莖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滯下後重之狀。日數十行。更數醫不效。問方于余。余作瘀血治。下以牛膝四兩。去蘆。酒浸一宿。長流水十二碗。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兩去皮尖炒。 紅花二錢五分。 當歸梢一兩酒浸。 赤芍藥一兩五錢。

木通一兩。生甘草二錢五分。苧麻根二莖。同煎至二碗去渣。入琥珀末二錢。麝香少許。分作四服。一日夜飲盡。勢減大半。按素問奇病論云。病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今瘀血雖散。宜用地黃丸加兔絲子、杜仲、益智仁、牛膝之屬。補腎陰之不足。以杜復至。因循未及修治。遂不得全愈。或閉或一夜數十起。溺訖痛甚。逕服前丸。及以補腎之藥入煎劑調理而安。從兄淳甫得淋疾。日數十溲。略帶黃。服五苓散頓減。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藥三五日。復忽見血星。醫以八正散治之不應。索方于余。詢知其便後時有物如膿。小勞即發。診得六脈俱沉細尤甚。此中氣不足也。便後膿血精內敗也。經云。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變。宜補中益氣湯加順氣之藥。以滋其陽。六味地黃丸。疏內敗之精。以補其陰。更加五味子斂耗散。牛膝通血脈。終劑而安。　此余初學醫時所錄。以用藥頗中肯綮。故存之。

小便黃赤。有寒熱虛實之別。　素問曰。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宜黃柏、知母之類治之。此熱症也。　脈經云。尺濇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此寒症也。　素問云。胃足陽明之脈盛。則身已前皆其有餘。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宜降胃火。　又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宜降肝火。皆實症也。　又云。肺手太陰之脈。氣虛則

肩背痛而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補中益氣湯之類。又補肺氣。 又云。冬脈者腎脈也。冬脈不及。則令人眇中清脊痛。小便變。宜地黃丸之類以助腎脈。此虛症也。 小便遺失。責在肺不在腎。蓋肺者腎之上源。又其母也。上源治則下流約矣。甲乙經云。肺脈不及。則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故東垣云。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耆、人參之類補之。不愈。當責有熱。加黃柏、生苄。

淋有五種。氣血砂膏勞。今莖中疼痛。乃血瘀爲患。用血藥獲效。是治其源也。若點滴澀痛。爲津液涸。莖中挾膿者。乃中氣不足。且肺爲水之上源。若肺虛氣不上承。亦爲淋也。治驗錄辨之晰矣。

小便不通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小便不通。是氣化不行也經謂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 經脈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蓋譬之蒸物然。湯氣上熏釜甑。遂有液而下滴。此脾氣熏蒸肺葉。所以遂

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涸者。利之益甚。須以大補。人參少佐升麻。煎湯飲之。則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自然通利矣。 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退後。脈尙洪(傷寒得汗脈必洪而無力)此洪脈作虛脈論。與人參、黃耆、白朮、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脈仍大。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爲所苦。但仰臥則點滴而出。日以補藥服之未效。于前藥內倍加黃耆、人參。大劑與服。兩日而小便方利。 強力入房。過忍小便而不通者。小兔絲子丸、六味丸治之。多服取效。下焦有熱者。鳳髓丹、滋腎丸之屬。 楊仁齋云。大凡水道不行。其本在腎。其末在肺。合用牽牛、澤瀉。便自通。虛人老人。又不在此例。 王海藏云。年老人虛秘。是下亡津液也。以升麻湯舉之。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所以通利。 又云。小便不通。非小腸膀胱厥陰也。強力房勞。過忍小便之過也。 一男子病小便不通。他醫治以利藥益甚。丹溪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也。積痰在脈。脈爲上焦。而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乃以法大吐。吐已病如失。 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 又云。肺氣通調。水道下泄膀胱。 脈訣云。肝膽同歸津

液府。所以太陽厥陰同爲一治。又云。膀胱腎合爲精府。此腎主大小二便難也。
着眼在肺氣通調水津四布二語。

大便不通

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於二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蓯蓉、車前、茯苓之屬。補真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于老人尤宜。若大小便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廁用力太過。便仍不通。而氣被掙脫。下注肛門。有時泄清水。而裏急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乾嘔有聲。渴而索水。飲食不進。呻吟不絕。欲利之則氣已下脫。合用葶藶、桑白皮二者得兼。必然中病。其間更以木通、滑石佐之。尤能透達。雖然大便小便脈絡相貫也。人有多日小便不通。但用神保丸。（血燥津液涸。皆致便難。神保丸等治實症固妙而年老液涸者不可不審）作葶藶丸。大瀉數行。小便自利。按此法實者可用。不可不審。　二便俱閟。只利大便。小便須臾自下。　若氣已脫。下之即絕。固之則溺與燥矢膨滿腹腸間。恐反增劇。升之使氣自舉。而穢濁不爲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

惡不堪。宜何處之。家姑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欲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僅獲效。而不收全功。嘗慰之令勿性急。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脈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頽然床褥。余知真氣已泄。若不收攝。恐遂不救。急以生脈藥投之。數劑後。結脈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效。如言調理兩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蔑探本之明。寧免于悔哉。便祕是老人常事。蓋氣固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輙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烏乎可也。丸方雖爲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爲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潤腸丸　熟地黃六兩。　杏仁炒去皮尖。　枳殼麩皮炒黃。　麻仁揀去殼令淨。殼反澀大腸也。各三兩。已上三味各杵膏。　橘紅三兩五錢。　阿膠炒。　肉蓯蓉酥炙透烘乾。各一兩五錢。　蘇子炒研。　瑣陽酥炙。　荆芥各一錢。　右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餘下。仍加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湯下。

大法云。大便祕。服神芎丸。大便不通。小便反利。不知燥濕之過。本大腸少津液。以寒燥之藥治之。是以轉燥。少服則不濟。多服則亡血。所以不通。若用四物、麻子、杏

仁之類則可。經云。燥則爲枯。濕劑所以潤之。腎燥便難也。

益血潤腸丸。乃王道之師。非神芎丸之瞑眩。若津涸液少。當用四物潤燥。間服益血潤腸丸。

疝

朱丹溪于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症處方。又多以扶植元氣爲主。孰慮人遭厄運。其手書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爲盲夫俗子裁剪增續。疵謬實多。纂要一書。其舛尤甚。凡丹溪長處皆爲刪去。甚可恨也。即如疝症一門。首載云。專主肝經。與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執肝無補法之論。逢一疝症。輒爲肝實。過用尅伐。死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師既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誤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脈不甚沉緊。而豁大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　張仲景治寒疝腹中痛。又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效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投之

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今如纂要云。不干腎經。則五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所列者。惟數種破血之藥。苦辛雜收。寒熱無別。既不能補肝腎之真陰。又不能通利二竅。使邪有所泄。而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趨於危而不自覺也。豈不悖哉。疝有七種。治當分別。虛實寒熱。未可泥於溫補。亦不可過用破氣之品。景岳言之詳矣。

痔論

內經生氣通天論云。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蓋風氣通於肝。而淫氣者。陰陽之亂氣也。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於肝矣。而又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陰陽不和。關膈壅滯。熱毒下注。血滲大腸。腸澼痔漏。安得以免。

氣虛濕熱下注大腸。

附骨疽

一人生附骨疽。膿熟不得泄。潰而入腹。精神昏憒。粥藥不食。醫皆束手。延余治之。診其脈細如蛛絲。氣息奄奄欲絕。余曰無傷也。可以鈹針刺其腹。膿大泄。然皆清稀。時若蟹吐沫。在法爲透膜不治。或譏余。余曰無傷也。可治。參、耆、附子加厥陰行經之藥。大劑飲之。爲製八味丸。丸成服之。食大進。日噉飯升餘。約數旬而平。余所以知可治者。潰瘍之脈洪實者死。微細者生。今脈微細。形病相合。知其受補。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膿不洩。必有內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深。卽刺之無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卽透膜無損者。無惡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補腎。腎氣壯而上升。則胃口開而納食。故大進也。洩濃既多。刀圭之藥。其何得濟。遷延遲久。且有他患。故進開胃之藥。使多食粱肉以補之。肌乃速生。此治潰瘍之要法也。

古瘍醫必審經絡。明虛實。別臟腑脈候榮衛氣血之源。非今之瘍醫僅知敷貼。不明經絡臟腑。是庸工也。

乳癰

庚午余自秋闈歸。則亡妹已病。蓋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火針取膿。醫以十全

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效。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勢益大。兩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黏。出膿幾六七升。略無斂勢。十一月始歸就醫。醫改用解毒和中平劑。外摻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即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胸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熾。宜多服黃耆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鑒前弊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瘡口廿餘。諸藥盡試不效。始改用余藥。時膿穢黏滯。煎楮葉猪蹄湯沃之。頓爽。乃製一方。名黃耆托裏湯。黃耆甘溫。以排膿益氣生肌爲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明本經藥。及連翹、防風。皆散結疏經。瓜蔞仁、黍黏子。解毒去腫。皂角刺引至潰處。白芷入陽明。敗膿生肌。又用川芎三分。及肉桂炒柏爲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疏膿解毒。時膿水稠黏。方盛未已。不可遽用龍骨等藥。理宜追之。乃製青霞散外摻。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葱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陽分尚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用川芎。膿水已盡者。即用戴糝散摻之。至元宵後遂全安。凡治癰疽。須審經絡部分。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

少陽經分。俗醫不復審別。一概用藥。藥無向導。終歸罔功。甚可嘆也。近有患之劇甚。如亡妹所苦者。一庠友就余求方。余以冗未及應。諸瘍醫卒拱手以待斃。余甚傷之。議布其方。不忍自秘也。　隆慶辛未九月九日記。

古名醫見病知源。況必先審經絡部分。然後製方用之。咸宜。惟世風不古。庸工藉以需索。而病家亦甘受其欺詐。若稍劇之患。每束手無策。金壇心存濟世疾苦。特將秘方刊布。以廣流傳也。

青霞散　治癰疽潰爛。膿多不斂。先用楮葉猪蹄湯洗過。以此敷之。

飛青黛二錢。　乳香一錢五分。　沒藥一錢五分。　韶粉一錢。　海螵蛸一錢。枯礬一錢。　白斂一錢。　寒水石一錢。　冰片三分。　紅粉霜另研極細和勻。後再研入一錢。　杏仁去皮尖廿四個。有死肉加白丁香五分。　大癰疽爛甚腐多。加銅綠一錢五分。　此方專治潰瘍。因血熱肉腐化而爲膿。故用青黛涼血解毒而使肉無腐爲君。乳香、沒藥活血止痛而消腫爲臣。寒水石之寒。佐青黛以涼血肉使不腐。枯礬之收澀排腫而追毒。韶粉、海螵蛸之收濕止膿汁之多。而不燥。霜粉之拔毒。白斂之斂創。冰片之透肌以爲佐使。諸藥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潤之。

此製方之旨也。

子嗣

嚴冬之後。必有陽春。是知天地之間。不收斂則不能發生。不中和則不能發生。自然之理也。今人既昧收藏之理。縱欲竭精。以耗散真氣。靡所不至。及其無子。既云血冷。又謂精寒。燥熱之劑投。而真陰益耗矣。安得有子。大抵無子之故。不獨在女。亦多由男子。男子房勞過度。施泄過多。精清如水。或冷如冰。及思慮無窮。謀望高遠。皆難有子。蓋心主神。有所施則心馳於外。致君火傷而不能降。腎主智。有所勞則智亂於中。俾腎虧而不能升。上下不交。水火不搆。而能生育者。未之有也。（求嗣者廣積陰功然後節慾保精自獲天錫佳兒非徒恃藥餌無益而有損慎之余治驗錄中已縷晰言之矣）　又有天稟男子陰痿。女子瘕疝。及體肥脂實者。皆無子之端。不可執一而治。治之之法。若係房勞過度。精清如水冷如冰者。六神丸主之。精竭者。五味補精丸主之。精力衰微。不能遠射者。六子丸主之。稟賦元弱。氣血虛損者。腎氣丸加鹿茸主之。思慮多與心火太盛不能節慾者。大鳳髓丹主之。仍

以六神丸間服。上下午服。臨臥服定志丸。或安神丸之類。若審係虛寒者。固真丸亦可服。其陰痿痺等症。仍當於本症門求之。　女人無子。當調其經。於月事門求之。（調經首在治肝滋水肝氣爲患婦女尤甚往往左脇下痞積脹滿嘔逆皆先天肝血不足治從滋養則平若誤投疏伐則殆若血虧肝旺上犯胃脘下侵兩足納食則吐兩足攣痛遂發痙厥乃肝病入絡因血少不能流通愼勿執肝無補法妄用尅伐宜滋水生肝乙癸同源之治）　若體中有熱者。增損地黃丸。艾附當歸丸主之。仍間服逍遙散。若稟賦素弱。及脾胃氣虛。不能榮養衝任者。補中丸主之。肢體本實。但多鬱怒。遂致月事失期。不能成孕者。黄附丸或香附散主之。體肥脂實。不能成孕者。良方盪胞之法。併坐導之法。亦可採用。亦當常服經驗育胎丸。若的係稟受素弱。起居失節。恣啖生冷。致子宮虛寒不能成孕者。宜以育胎丸爲主。壬子丸之類。亦可間服。　以上服藥之時。俱宜謹戒房室。方能奏功。卽念慮之間亦不可輕動。蓋心火一動。真精卽從而走。失前功盡棄矣。戒之戒之。

按種子之道有四。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乘時。四曰投虛。何謂地。母血是也。何謂種。父精是也。何謂時。精血交感之會是也。何謂投虛。去舊生新之初是也。

古法以月經行後三十時辰爲凖。過此子宮閉。雖交而不孕。即乘時之理也。總以清心寡慾爲最上乘妙法也。余治胎產三十餘年。遇大險大危之候。竟得十全八九者。皆用補得法。不隨流俗以治標逐瘀爲先務。余治驗錄中擇載甚多。參閱可增智識也。

重訂靈蘭要覽終

〔明〕王肯堂　撰著

肯堂醫論

中國醫學大成

肯堂醫論提要

明、明王肯堂著。肯堂字宇泰。金壇人。其上卷。列痘疹發微、驚風。中卷。列論望色、論乳脈、論人參、論犀角、雜記。下卷。列三瘧治驗、神水治驗、製神水祕法、婦科良方。是編與靈蘭要覽。皆有連帶關係。亦有顧曉瀾先生評註。更爲明晰。裘吉生君同刊三三醫書中。爰增圈點。校勘付入本集。以廣流傳。

肯堂醫論目錄

肯堂醫論

明　金壇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雉皋　顧金壽曉瀾評點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痘疹發微

溯源　痘疹之症。不著先秦古書。故溯流窮源。類多未定之見。有謂在母腹中時食穢血而致者。有謂在交媾時慾火所鍾者。蓋皆胎毒也。宋元以來。醫家之說。大抵皆然。而近又有天行疫厲。與傷寒同。則是外感。了與胎毒無干。不知傷寒之病。人有不患之者。而痘則人人不得而免。傷寒則既病之後。不能保其不再病。而痘疹則一出之後。永不復出。如此則所謂胎毒者是也。然食穢之於慾火。自有男女以來卽有之。何此不見於漢以前。而特於建武以後始有之。豈建武以前。獨無胎

毒耶。曰。痘疹之症。其始也未有不本於胎毒。而其既也。未始不成於外感。惟其本於胎毒。故人人不得而免。惟其成於外感。故特見於建武之後。而建武以前無見也。經不云乎。溫熱者瘡。蓋上古之時。風氣未漓。稟受素厚。卽有胎毒。自能內消。寒涼之地。腠理閉秘。疫厲難侵。溫熱之方。風氣平安。瘡亦不作。故未聞有患痘者。至建武時。胡虜極西北之人。到南方溫熱之地。腠理開通。偶感時行疫厲之氣。觸動在胎時所受溫熱毒。發爲此瘡。所傳染無一得免。而痘症著矣。卽如俗所云楊梅瘡者。亦起近代。亦能傳染。其一發之後。不復再出。又與痘同。蓋人在氣交之中。故痘疹由外感而成者。類能傳染。惟莫開其端。則其症不著。要未可以執一論也。惟內染外感。相搏而成。故欲發之初。未見紅點之際。以微汗散之。未有不愈者。失此不汗。至於將出未出之時。其勢已成。更欲汗之。虛者不能成漿。實者必成斑爛矣。可不審哉。

痘疹始於胎毒。繼感瘟疫外邪。引動伏毒。勢若燎原。危險萬分。互相傳染。爲害閭閻。所以喩氏謂之痘因溫疫而發。按外感六經而治。所以擇無疫之時宣泄。可收十全。萬密齋言之最精。管橒亦良。痘疹定論。補方尤妙。近有引種法。由占

拿氏發明原理。百無一失。僅行於粤東。尙未廣佈宇內。江浙之人。疑信相半。惜乎不能開通奈何。能治外感疫厲。卽能療痘瘡。喻氏創之於前。是濟世之苦心。奈庸俗不知何。（按近牛苗引種之法已普遍）

預防　預防之藥。如古方油飲子、辰砂散、龍骨膏之類。人多用之。未有效者。痘固不可以預治耶。然不治已病治未病。亦醫所宜知。故凡值天時不正。鄉邑痘瘡盛發。或遇冬溫陽氣暴泄。至春夏之時。瘡必大行。宜預以涼血降火之藥治之。則多者可少。少者可無。亦或有此理。今以經驗一方附於後。　代天宣化丸。人中黃（屬土甲己年爲君）黃芩（屬金乙庚年爲君）黃柏（屬水丙辛年爲君）梔子（屬木丁壬年爲君）黃連（屬火戊癸年爲君）苦參（佐）荊芥穗（佐）防風（去蘆佐）連翹（去心酒洗佐）紫蘇葉（佐）牛蒡子（酒淘炒佐）山豆根（佐）先視其年所屬。取其藥以爲君。其餘主歲者爲臣。爲君者倍之。爲臣者半之。爲佐者如臣四分之三。於冬至日修合爲末。取雪水煑升麻和竹瀝調神麯爲丸。外用辰砂、雄黃爲衣。竹葉湯送下。（按此方卽無效亦無損）

製人中黃法　取甘草大者。不拘多少。用新竹一節。納入甘草。仍緊塞無節空處。

尿缸中浸七七日。取出晒乾聽用。 消毒丹 辰砂、（飛過）絲瓜。（近蒂者三寸燒存性爲末）右各等分

周歲以下一錢。一歲以上者二錢。蜜調下。 或將鴿子雄者煑熟。以辰砂搽上。令兒服之亦可。 右二方。大抵以涼血爲主。余友孫元博。又以生地黃、金銀花、穿山甲主之亦妙。蓋二藥能涼血。而穿山甲能水能陸。又可以引二藥貫通經絡而無閡也。

若人脾胃素弱者。更宜調其胃氣。適其寒溫。節其乳食。間以六君子湯。加枳實、砂仁、木香之類與之。使胃氣和暢。榮衞流通。其瘡易出。亦易醫也。如或稟受元虛。則又宜以滋補化源爲主。微兼涼血之藥。如生地、金銀花之類。氣血既旺。雖卽毒盛。亦自無妨。不宜過服涼解之劑。要在融通而已。

當痘疫未起之年。或天時不正。溫疫流行之際。預服涼血降火之藥。減泄伏毒。自能減輕伏邪。確有此理。余在京師旅館。有滇南普洱莫君。亦來會試。談及該處有神皇豆。能迎養供奉之。其所過之街。痘疹不作。作者可免夭隕。眞神物也。相傳係神農手植。並蒙贈一粒。試之果驗。此言世人罕知。今特記之。

論痘起足太陽　痘疹之症。大抵自足太陽經傳變中來。蓋痘疹雖非外感。却是因外感而發。故陽經先受病。與傷寒同。錢氏謂五藏各有一證。呵欠悶肝也。時發驚悸心也。乍涼乍寒手足涼者脾也。面目顋赤。咳嗽時嚏者肺也。惟腎獨無症。以其位在下。不受穢也。此說似是而非。夫痘固毒甚。然亦自經絡中受病。苟非壞症。豈有逕爾入臟之理。至於腎獨無症。耳尻足稍加冷之故。則以痘本火毒。而腎爲水藏。水能尅火。故火不敢侵之。非以其不受穢也。子在母胎之時。腎實係之。徹始徹終。皆腎用事。設有穢毒。腎當先受矣。然則緣何而知其自足太陽起也。曰。靈樞口問篇。治欠伸及嚏。俱補足太陽。是知欠嚏。皆太陽候也。素問又曰。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病煩心燥悸。寒水夾脊。逆流上逆丙火。正寒氣流行之謂也。寒水逆丙火於面上。故面顋俱赤。是驚悸顋赤。又太陽候也。至於咳嗽寒熱。則傷寒初起之時。亦多有之。未聞其以此而遽謂爲藏病也。曰。既與傷寒同自太陽來。則何以無頭痛項強骨節痛之症。曰此屬溫熱。受病既殊。辨症亦異也。

痘因外感引動伏毒而發。太陽通體之經。故陽經先受。其始必由太陽。亦自然之理也。西士占拿氏發明引種法。以泄手少陽之毒。引種後永不復出。是良法

也。

論汗下　痘瘡未出。疑似之間。不可妄用汗下之藥。蓋妄汗則虛其表而難成。妄下則虛其裏而易倒陷也。然亦語其平。示人精審耳。若語風寒外襲。應出不出。則汗劑亦可用也。如大便連日不行。煩悶狂躁。不與下之。寧不夭人生命哉。是下劑亦可用也。況有不止於此者。（明表裏。別虛實。在表宜汗。在裏宜下。補偏救弊。轉危而安。亦治法之權衡。虛實之妙用也）體仁彙編云。痘瘡逆者。宜以保元湯。加牛蒡子、芩、連、玄參、絲瓜灰、芎、歸、連翹各五分。陳皮、桂三分。白芍藥一錢。防風、羌活、荊芥、前胡各三分。薑蔥煎服。取汗。以泄其毒。開其滯澀。若七八日內病勢沉重。色白毒深。又用保元湯。兼大黃、芒硝、枳實、朴、芎、歸水煎。大下之。則裏虛而毒反內攻。在裏而汗之。則表虛而毒益難出。氣血既實。毒雖盛而不足以勝其氣血。則汗下以泄其毒。而病自去矣。若氣血虛而毒反勝之。則不惟虛人禁汗。即毒盡泄去。亦決不能存活。徒負殺人之謗耳。要當精審也。

辨虛實　不食氣促。腹脹吐利。爲裏虛。四君子湯加減。甚者木香散。反此則實。不必服藥。　若臟腑熱甚。大便秘。小便赤。腹滿而喘。掌心并腋下汗出。譫言妄語。渴

飲水漿。能食而不結痂。宜以承氣湯下之。 身涼痘瘡根窠不紅。頂陷爲表虛。黃耆建中湯加減。甚者異功湯。反此則實。不必服藥矣。

吐利氣促腹脹爲裏虛。腹滿而喘。二便祕。譫狂口渴爲裏實。細心討論。虛實判然矣。

驗輕重 發熱輕則毒氣輕。故報痘亦輕。發熱重則毒氣重。故報痘亦重。輕者不必言治。重者宜先解表涼血解毒次之。及痘既出。便當溫補氣血。以助其成漿收靨。失此不治。六日之後。無能爲矣。審之愼之。 又有兩耳後紅筋起明潤者。其痘必輕。若紫紅筋起而晦暗者。其痘必重。若大紅。雖微帶紫。而色明潤者。痘雖重無事。二者急用解毒涼血之藥投之。亦重而變輕矣。

察驗耳後紅筋。以辨輕重。最爲明顯易從。

驚風

治法心要云。常見一老醫言小兒驚搐。多是熱症。若先便用驚風藥。白附子、全蠍、殭蠶、川烏之類。便有壞症。後有醫幼科藥。只作導赤散。加地黃、防風。進三服。導去

心經邪熱。其搐便止。次服寧神膏神效。　治幼心書序云。五苓散在諸家止用之解傷寒溫濕暑毒霍亂。而德顯於驚風痰搐瘡疹等疾。通四時而用之。前同知衡州府事胡省齋。因其子驚風得疾。問之曰。五苓散何必愈此疾乎。德顯曰。此劑內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神。用澤瀉導小便。小腸利而心氣通。木得桂而枯。足能抑肝之氣。而風自止。所以能療驚風。施之他症。亦皆有說。省齋深然之。此其善用五苓散也。　小兒驚風搐掣。醫者視爲一病。輒以金石片腦、麝香、蜈蚣、殭蠶、蛇蠍等劑。非徒無益。反增他症。德顯則謂有驚風而搐者。有風鬱而搐者。驚屬心。風屬肝。而鬱於氣者亦有搐。陳氏所謂蓄氣而成搐者是也。但未著其方。余因驚風則隨症施治。若氣鬱而搐者。則用寬氣治之。以枳殼、枳實爲主。嘗因患搐者倉卒求藥。教服鋪家散而搐亦止。病家深感之。此又治搐之特見也。

驚者。痙也。痙有虛實之分。剛柔之別。急者宜淸汗滌痰。世俗名曰急驚。緩者宜扶脾益氣。俗謂慢驚。切忌妄用鍼刺。幷誤投金石毒烈之品。粵省錢澍滋回春丹。馳名中外。然僅能治急症。若慢症誤用。立見危殆。其仿單誇耀專治急慢驚風者。是欲一藥統治諸病。欲廣招徠。豈不知無心殺人。已干天譴。奉勸該號。速

將仿單更正。造福無窮。生意從此發展。是所厚望焉。

按小兒吸受外邪。先傷肺經。起自寒熱氣粗。久延漸入心胞絡。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昏。切忌妄投辛香金石重劑。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熾。正氣愈虛。肝風陡動。則肢掣目竄。痙厥生矣。愼勿誤認驚風。致多傾敗。若能於病未猖獗之先。用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潤燥降痰。旬日自能平復。余歷驗多人。挽回謬誤。不計其數。特將溫邪陷入。內耗陰液。肝風妄動。實非驚恐致病。每見病家惶亂。醫者庸昧。妄投驚藥。輕者重。重者死。憶自喻氏闢之前。痙病之名。不啻大聲疾呼。今尙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則草菅人命。何忍緘默也矣。

肯堂醫論

明　金壇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雉皐　顧金壽曉瀾評點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中

論望色

望色之法。明瑩者吉。昏晦者凶。然陳希夷云。凡色之無光者。不足謂之色。蓋光即虛色。災喜皆不成。不必斷也。然則望色者。必於有光中分別明晦。以定吉凶。然後可耳。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四時判之。得時者生。失時者凶。四色之中。又須常帶黃潤之色。乃佳。脾氣無不在也。　準頭赤。肺中有火。耳畔黑。腎中有邪。年壽赤。則心火炎。眼下青。則脾氣逆也。由此而推。思過半矣。　鼻準黃明。脾氣強也。鼻尖青黃淋也。白者亡血也。赤者血熱也。

望而知之謂之神。內經明堂篇言之詳矣。

論芤脈

芤脈今人多不諳其狀。脈訣云。兩頭有。中間無。遂致百世之惑。或云。無芤脈。非也。

芤者、草有孔之名。

論人參

人參(君)氣溫味甘。甘而微苦。氣味俱輕。陽也。陽中微陰。無毒。白茯苓．馬藺爲之使。反藜蘆。惡溲便鹵鹹。出上黨遼東者佳。其根狀如防風而潤實。春生苗。多於深山中背陰。近鏬隙下濕潤處。初生者三四寸。一椏五葉。四五年後。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五葉。中心生一莖。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黃又紅。自二月四月八月上旬採根。(李言聞考人參生於陰濕樹林之中。著人參考言之詳且晰矣) 竹刀刮去土。暴乾。無令見風。如人形者神。 又雷公云。大塊類雞腿者良。而今人又以瑩堅潤爲上。有金

并玉蘭之號。炮製。　凡用勿取高麗及色枯體虛者。採得去蘆用。如不去能吐人。

又丹溪云。若服人參一兩入蘆一錢。則一兩之參徒費矣。戒之。　主治、本經云。味甘微寒。（寒字誤）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一名金銜。一名鬼蓋。　按五藏之正氣不足。而亂氣乘之。則心神爲之不寧。故令虛勞之人。夢寐不安。神不守舍。人參所以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以其能補五臟之正氣也。正氣復則邪氣除矣。而時師類於補氣之外。另求所謂清鎮之藥者謬矣。　療腸胃中冷。　心腹鼓痛。　胸脇逆滿。　霍亂吐逆。　調中。　消渴。　通血脈。　消胸中痰。　破堅積。　治肺氣不足咳嗽。　止煩躁。　變酸水。　殺金石藥毒。　令人不忘。　患虛而多夢俱用之。

潔古云。治脾肺陽氣不足。及肺氣喘促。短氣少氣。補中暖中。瀉脾肺胃中火邪。然非升藥引用。不能補上升之氣。升麻一分。人參三分。爲相得也。若補下焦元氣。瀉腎中火邪。茯苓爲之使。又云。補虛用之。又能補胃。治咳嗽則勿用。短氣則用之。

東垣云。人參甘溫。能補肺中之氣。肺氣旺則四臟之氣皆旺。肺主諸氣故也。　仲景以人參爲補血者。蓋血不自生。須得生陽氣之藥乃生。陽生則陰長。血乃旺矣。

若陰虛單補血。血無由而生。無陽故也。又云。治中湯同乾薑用。治腹痛吐逆者。裏虛則腹痛。此藥補之。是補其不足。又云。補氣用人參。如氣短氣不調及喘者加之。海藏云。人參味甘溫。調中益氣。卽補肺之陽。瀉肺之陰也。若但言補肺而不論陰陽。而寒熱何氣不足誤矣。若肺受寒邪。宜此補之。肺受火邪。不宜用也。肺爲天之氣。卽手太陰也。爲清潤之藏。貴涼而不貴熱。則其爲寒象可知。若其傷熱則沙參。沙參味苦。微寒無毒。主血積精氣。除寒熱。補中益肺氣。治胃痺心痛結熱。邪氣頭痛。皮間邪熱。安五臟。人參味甘微溫。補五臟之陽也。沙參味苦微寒。補五藏之陰也。安得不異。易老取沙參代人參。取其苦也。苦則補陰。甘則補陽。本經雖云補五臟。亦須各用本臟藥相佐使。隨所引而補一臟也。不可不知。

近世用人參者。往往反有殺人之害。富貴之家。以此爲補元氣之妙藥。其身慾壑太過。藉參補養。每見危殆者。乃不明當用不當用之過也。況雜入溫補劑中。則尤謬矣。世人僅知用參之補。而不知行氣。徒形壅塞。不能流通矣。余用參一錢。必加陳皮一分。取效敏捷。參看治驗錄。卽知其用法。

按主治要訣。謂人參之用有三。補氣也。止渴也。生津也。補氣不必言。何爲生津

而止渴。蓋脾氣輸於肺。肺氣下降。津液乃生。猶蒸物然。熱氣熏蒸。旋即成液。故氣不足則渴。補其氣。則津生而渴自止矣。 能消痰變酸水者。脾氣不足。不能運化精微。故蓄而爲飲。以人參補之。治其本也。 療腸中冷者。氣爲陽。陽虛則內寒。而人參補氣也。 止腹痛者。補裏虛之效也。 破堅積者。養正氣積自除也。 止燥煩。治夢紛紜者。本經安精神定魂魄之功也。 又人參助肺氣。何謂能治喘嗽。人參實元氣。何謂能治逆滿。此蓋爲因虛而致者。言正氣奪而用之。則爲補虛。邪氣盛而用之。則爲實實。要在精審而已。故潔古又云。喘嗽勿用。戒實實也。余治一人喘嗽。服瀉肺藥益甚。投以人參一服而止。非謂喘嗽。概不可用人參也。 胸脇逆滿。反胃吐逆。邪氣方盛。固不可用人參。然傷寒雜病。下後亡陰。胸中之氣。因虛下陷於心之分野。而致心下痞者。用導氣之藥。則痞益甚。須用人參補之。故仲景治胸痺。以人參湯主之。若實者。則宜枳實薤白桂枝湯也。胃虛穀氣不行。胸中閉塞而嘔者。用辛藥瀉之。則嘔益甚。惟宜益胃揚穀氣而已。故胃反嘔吐。小半夏湯不愈者。服大半夏湯與人參立愈。此仲景要訣也。今人不察病之虛實。不諳藥之補瀉。一遇喘滿嘔逆之症。便謂有餘。雜以破氣

之藥投之。妄言氣無補法。遂視人參若堇鴆。然而病人亦遂束手待斃而無憾。可勝嘆哉。三復經文。不覺覼縷。

論犀角

犀角以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脚分明者爲佳。近人多巧僞。藥染湯煑。無所不至。然亦易辨。犀不可見日。並貯。若犯之則色理粗燥。凡蜜犀角嫩者。以鳳仙花染之。

犀有水旱二種。以水犀爲上。凡心膽肝三經之熱。允爲良藥。

雜記

夢溪筆談云。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人當依此數也。若老幼羸弱。當量力減之。不可拘執以誤人。

余幼時見水蛭。惡而溺之。數四化爲水。又一日見之。以蜜一匙滴之。卽縮不動。久之亦化爲水。飼後雖經陰雨不復活。二物之能制蛭毒如此。（物性相制之理。不

可不知。以備一時緩急之需。亦不可少也）而昔人有吞蛭者。醫者見之。乃極勞擾。惜乎其不知此也。　又云。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女子宮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又云。四明生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事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藏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卽死。若急瀉肝氣。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藥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江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所載各論。多採前哲指迷之言。以下高氏續補。適增原書不及。細心研究。勝讀書十年。識者自知。

釀酒之時。寒之則甘。熱之則酸。酸則蛤粉、田螺之類投之。涼其熱也。甘則以爐火

綿包而懸酒中。溫其寒也。又有酒酸。而以官桂、砂仁之類救之。亦醫家從治之法也。

治大風眉髮脫落　苦參、（末半斤）生槿皮。（末四兩）　右煉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日進三服。清茶送下。

治天泡瘡單方　用香油一味。

治楊梅瘡毒　羌活、當歸、白芍藥、金銀花、牙皂（各五錢）冷飯團（四兩卽鮮土茯苓）共煎服。若加蟾蜍一隻。陳酒四兩。同煎。其效尤捷。

又治一婦面目朝腫。腿足午後腫甚。六脈浮濡。諸治莫效而乞余方治。此證由風濕而起。內經云。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以麻黃、防風開表逐風。五苓利濕行水。十服諸恙俱瘳。

此卽金匱所謂風水症是也。自此以下十三條。原抄本所載。殷氏校板則無。今從原本補入。以廣智識。

又治一婦。面目周身。黃如染金。腹脹氣促。始由果齋用仲景梔子柏皮湯治之。不應。余診脈濡而沉。此屬濕蘊日久。水竄腠理。未能外達。鬱溼化熱而發黃。投以茵

陳蒿湯。加梔、柏、大黃。以泄濕熱。外用金鱗黑脊活鯽魚七尾。剪魚尾貼臍之四圍。當臍勿貼。乾則易之。未及四時。水由臍出。其黃漸退。如是旬日。厥疾已瘳。

按此法捷效。（壽）仿其方法屢治屢驗。緣世罕見。今特誌之。以啓後進。然此方準繩中未載。偶閱秘旨有一方。與此彷彿。後賓之椿田亦云李冠仙用之亦效若桴鼓。第不知始自何人。容再查明。以待博雅　教政（瀾誌）

果齋治婦人吐血盈盆。諸藥罔效。因思前哲有以血導血歸源法。囑其取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銅鍋炒血黑色。以綿紙盛。放地上一週時。出火毒。研極細末。用鮮側柏葉五錢。麥冬一錢。煎湯調血炭末五分。二三服血自歸源。屢驗屢效。　又治吐血宜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尤當隨症擇用。未可執一以誤人也。

樓氏綱目治吐血。皆用諸藥炭。亦頗捷效。今以血導血歸源。亦師其意而變化敏捷。取效昭著。

按余治一婦吐血傾盆。數日不止。目閉神昏。面赤肢軟。息麤難臥。脈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鬱火久蒸肺胃。復緣暑熱外逼。傷及陽絡。致血海不斂。危在頃刻。因思止血諸藥。若寒者多投之必嘔。乃變通成法。先用甘寒。冀其入胃清

上血止。再商二帖血止。亦創見也。服後夜寐甚安。血止神清。惟神倦懶言。奄奄一息。脈雖稍平。右愈浮大無力。此血去太多。恐延虛脫之患。經云。血脫者益其氣。遂師其意用　人參、（七分秋石水拌）黃耆（七分黃芩水炙黑）歸身（一錢炒黑）懷山藥、（錢半）茯苓（三錢）大麥冬（錢半去心）燕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三帖。食進神健而瘳。觀此知病有虛實。體有強弱。本難執一。但今人吐血挾虛者多。而醫者輒用苦寒。是昧於虛實。宜乎得愈者少。而夭枉者多矣。今將八汁飲方附後。以備　明哲商酌而教正之。幸甚。

又方。　甘蔗汁、藕汁、蘆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蘿蔔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冲）鮮荷荷葉汁、（三匙）（七汁和勻。隔水燉熱。冲入瓜汁。不住口緩緩頻飲。凡屬虛火。轉危爲安。用之屢效。若非夏令。無瓜荷二汁。卽以梨藕二汁倍用。天冬、百合榨汁。亦可代之。前方中人參價昂。可用真西洋參。（一錢五分代之）

消渴一症。今醫慣用涼藥。愈治愈劇。閶閱孫東宿治一消渴。小便色清而長。其味甘。脈細數。用腎氣丸。加桂心、北五味、鹿角膠、益智仁而效。　又一人喜熱飲而惡

涼。大便祕。小便清。長夜尤甚。脈浮按數大而重按更無力。余思此病由火不能制水。故飲一斗。小便亦一斗。金匱言之詳矣。今師其意不泥其方。用腎氣丸減車前、牛膝。加益智仁、人參。膠糊丸服。逾月而痊。

按消渴症小便多者。皆由火虛難以化水。故飲一溲一。上見口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每用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而獲效。若屬中消。每用黃草湯下其熱。又不可拘執成法。而不達變通以誤人者。另有治驗詳言之集溢不贅。當參合脈症而研究。自獲桴鼓之應也。曾憶祕旨云大凡消渴服藥獲效。必須戒食鹽兩月可免。反復若不能食淡。方藥雖良。終難永年。慎之懍之。

祕旨云溫熱愈後。餘邪往往歸之於足。發熱腫痛。不亟治則痛甚而死者多。至輕亦成殘廢幸也。名曰截足風。今附驗方於後。以濟斯厄。

廣膠一兩。入糟醋薑葱汁四味。烊化成膏。攤綿紙或紅布上。貼患處痛立止。（糟入醋中。將糟鑿碎調勻。濾出汁。去糟渣勿用。薑汁不必多。只用少許。葱汁較薑汁多一半。糟醋汁須三四倍於葱汁。）

按此方曾治王木匠。年三十餘。患溫熱二候。乞余治之。用白虎湯加味而瘳。伊

未服善後藥。而赴工作。從事七日。發熱惡寒。兩足疼痛不能行。立請同人抬至敝廬。診其脈洪大。而兩尺濡細。知是溫熱餘邪下注。已成截足風之危候。即用此方外敷。內服導赤五苓散以清餘熱。僅三日而病如失。後又治多人。皆獲全瘳。今特拈出。廣爲傳佈。煎方以嫩桑枝五錢。易桂枝加淮牛膝三錢。鮮車前爲引。

又云。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過節。謂之真心痛。若全腦連齒皆痛。手足寒至節。謂之真頭痛。旦發夕死。百難治一。皆直中之危候。

按真心痛症。曾治一人。證勢危殆。不忍坐視。用麻黃、附子、乾薑、桂心各二錢。猪肝煎湯頻灌。漸次轉溫。死中求生之一法也。若真頭痛。急灸百會穴數壯。再用烏、附、參各二錢。薑濃煎。吞黑錫丹三十粒。非此猛劑。不足以追失散之元陽。而散其外真之寒邪。余遇一急痧證勢。彷彿。用上法以輓之而痊。皆屬三陰直中危證也。

又云。凡病之未現。可以預測其兆者。如手脚心熱作渴。思飲茶水。或食已即飢。知將患發背。三年內眉眶骨痛。知將患厲風。如手指麻木。三年來必驟然中風。古人

觀神察色審脈象。而能先識其病。所以扁鵲知齊桓之疾。不可爲矣。則非神乎技者。不能步其後矣。

按內經云。聖人治未病。而不治已病。能知色脈。可以萬全。此之謂也。然今之醫不及也。每有症象昭著。顯而易見之疴。尙游移不決。若是者等而下之也。

成無己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至於六氣之感。異於傷寒之傳經者。惟舌較爲可憑。陰症亦有黑苔、焦黃苔。然其苔必浮胖。或滑潤而不枯。皆辨症之要法。尤宜三復斯言。

按醫病非難。難在疑似之辨。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誤人匪淺。余於六月中旬。治戴姓一證。體厥脈虛。肢冷。周身赤點隱於皮膚。口渴譫妄。前醫不明。妄用辛溫回陽。幾危。因辨之曰。此乃陽症似陰之象。況時當盛暑。擬用溫熱急下存陰法治之。以西洋參、(三錢)綿紋軍、(三錢)枳殼、(一錢)生甘草、(八分)風化硝、(二錢)和冲服後。得下黑矢如膠者甚多。小便赤澀亦減。以本方去硝、黃。加連翹、山梔、銀花數帖而安。若非力辨辛溫之誤。豈不死於庸俗之手。而人皆以

三陰症而不疑。吾所以知非陰症者。因口渴譫妄欲飲。舌苔焦黃而燥。肢體厥逆。乃熱深厥深之現象。於是用河間溫熱例治之而愈。

虞天民治一婦夜間發熱。早晨卽退。五心煩熱無休止。已延八閱月。診其脈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四帖。熱減其半。胸中覺清快勝前。連投二服。熱悉退。後用四物湯加知母酒炒黃柏。少佐炮薑。二十餘服。熱不復作而瘳。

按夜熱脈數。乃陰虛之候。若非明眼。直進滋陰降火。而不疑。是抱薪救火矣。今因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妙在炮薑合知柏以清血分之熱。而與陰虛治法有間。所以名醫異於庸俗者此也。

秘旨云。一切感證。熱入心胞。神昏譫語者。每用犀角、羚羊角、連翹、金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等味。送下至寶丹。往往獲效。其有熱邪深入發痙者。亦宜以此療之。世人遇小兒患此證者。妄謂驚風。用針刺之。走泄真氣。陰陽乖逆。轉致不救。

按神昏、譫語、發痙。由於溫熱痰暑轉變者多。世間無知女流。妄聽妖言。謂是驚風。以針挑之。病勢轉劇者多。誤人不淺。有等老媼或尼姑等。自名神於驚風。慣

用挑刺。無知婦女。奉之若神。以致雖受其害。而不能知。特誌之以示戒。

龔雲林云。暑邪內干。往往忽然頭痛惡心。或腹痛腰疼。徧身作痛。不治之。神昏痙厥。朝發夕斃。惟用白虎丸一服。當時血散而愈。較之砭刺之耗損其血。不若此丸。敏捷神效。　方用千年石灰。刮去雜色泥土。研極細末。清水飛過。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視痧之輕重加減。燒酒送下。真神方也。

按此丸。順氣散血。化痰消渴。爲治痧之仙劑。又治心腹痛。及婦人崩漏。赤白帶下。或久患赤白痢疾。跌打內傷。血不能散。服之均效。余恆合此丸以濟世。獲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亦可。寒痧用酒。熱痧用開水溫服。隨證酌用。切勿拘執。然痧脹由於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於奇經。致奇經脈現。則爲病也。乃邪氣滯於經絡。每見刮刺。開通經絡。而效尤捷也。

秘旨載目中起星。足氣中熱。宜將兩足浸溫水中。搓擦足心。引熱下降。初起亟治。另用白蒺藜三錢。煎湯洗目。日四五次。屢驗。或用穀精珠代茶。數日卽瘳。

按目中起星。由於脾火上衝。肝熱挾風凝結。或用碧雲散、搐鼻散滯氣。恆濯其足。使熱氣下降。或用新橘皮塞鼻中。約六時後卽退。不可誤用寒涼點藥。致凝

血不散。轉生雲翳。慎之。

王光庵雜著云。中食之證。狀似中風。非詳究病因。難取捷效。曾治一人。忽得暴疾。口噤難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因詢其致病之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證。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盌。後服白朮、陳皮、半夏、麥芽湯而愈。此即食厥。若不問明致病之因。徒以痰藥風藥治之。戕伐脾胃。而病日劇。是醫之過也。

按中食之證。亦各有致病之因。未可拘執一端而論。余少時。文期匆促。每飯後無暇散步。錄抄課藝。日無暇晷。飽餐後即倚案揮毫。因時患腹痛、胸膈滿悶、便祕、痞脹。食不知飢。服保和丸及查麯、米炭等不效。有一老友云。三世醫驗中潤字丸最妙。遂照方配合服之。便通。諸恙均瘳。陸氏潤字丸功效甚多。略舉數端。以啓後進。凡溫熱濕痰等症。量病輕重。隨宜增減分量服之。最靈最捷。今特拈出。

肯堂醫論

明　金壇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雉皋　顧金壽曉瀾評點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三瘧治驗

張習可日間受微雨及風冷。瘧發於暮。熱甚於夜。遂成三瘧。乞診於師。用升陽濟陰法。瘧漸愈。奈不知調攝。元氣未復。嗜慾不謹。九月中旬。瘧忽增劇。六脈虛數。乃陰虛已極。而暑邪深入。最難療治。師問難於余。爰思受病之原。當先扶正升陽。用生地、川芎、歸身、白芍、炙草、乾薑、葛根、升麻、柴胡、煨薑、南棗濃煎。於瘧未作前三時服一盃。四帖後加首烏、人參各三錢。連服三帖。瘧竟不作。代訂丸方。以善其後。

治不沾沾於補虛。不斤斤於洩邪。而方藥病情。絲絲入扣。古謂成如容易卻艱

辛。非學識兼全者。曷能辨此。

丸方　製首烏、(四兩)大生地、(三兩)人參、於朮、歸身、龜板、猪苓、炒苓、川芎、查炭、(各二兩)柴胡、(一兩六錢)淮牛膝、(一兩五錢)乾薑、山甲、(各一兩)甘草、(炙五錢)活鼈一個。入砂仁末二兩煑。取鼈肉同藥搗勻烘乾。其甲骨亦研細末加入鮮荷葉湯泛丸如麻子大。每晨服三錢。沸湯下。服完一料。精神倍於平日。

神水治驗

魏子一患嘴脣乾燥。皮漸裂痛。自服甘露飲大劑。旬日微獲小效。而病成痼疾。乞診於余。診得左右兩關脈弦而散。顯是津液不能上滋。延成繭脣。令內服滋液育陰二地、二冬、元參、梨汁等爲丸。常服。外用神水點擦。日服一小杯。兩月而瘳。

製神水秘法

用青鉛鎔化。散澆於地成爲片。取起剪作長條數塊。一頭鑽眼懸吊於鍋。鍋內置

燒酒之上仰張盆。盆與鉛相近。鍋下燃火。使酒沸而氣上冲。放鉛片。鉛片上有水。滴下盆內。謂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從下而上。能升腎中之水。救上之燥乾也。

按神水之法古人方中亦恆有之。未言明製法今果哉先生闡發其義而方始顯。

婦科驗方

薛仲昂云。婦人有疾。兩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機也。治嘔血及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盞。陳三白酒一盞。貯新瓶內。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夜分後。更以火溫之。發瓶畢食。即病篤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並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養血之良方也。

又云。前人以先期爲血熱。後期爲血寒。然有或前或後者。將忽寒忽熱乎。大抵氣者血之母。氣亂則經期亦亂。故調經以理氣爲先。

又云。懷孕六七月。因爭築著子死腹中。惡露直下。痛不能勝。而欲絕者。佛手散主之。若胎不損。則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損則胎下而母全矣。佛手散方附後。

當歸、(三錢)川芎、(五錢)益母草。(五錢)水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時。再進二服此方安生胎。去敗胎。歷驗之良方也。

又云。胎不動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動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動者。何可遂斷其死胎也。宜服順氣活血藥。

又云。產後忌飲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爲臨產仙藥。暈眩敗血。中心及血崩諸症。倉卒不及備藥。惟兒初下地時。即與童便一盞。庶免諸症之患。一月之內日服一盞。百病不生。他藥皆不及此。

又云。產後百病。三者最危。嘔吐、盜汗、洩瀉是也。三者並見。其命必危。數症並作。其所急見二凶多。一症輕者無害。產後陰血虛耗。陽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發熱。治法用四物湯補陰。薑通神明。炮乾薑能收浮散之陽。使合於陰。故兼用之。然產後脾胃虛損。有傷飲食而發熱者。誤作血虛則反傷矣。故必先問曾食何物。有無傷損。有惡血未淨者。必腹痛而發熱。有感冒外感者。必頭痛而發熱。若發熱飲食自調。絕無他症者。乃血虛也。可以補血。若胸膈飽悶。噯氣惡食泄瀉等症。只隨症治之。要知腹滿而不痛者。斷非惡血也。莫誤。　產後用益母草剉一大劑三兩

濃煎去渣。加芎、歸末各二錢。陳酒童便各一盞。服之至再。則腹痛血暈之患免且大有補益。真治產之司總也。此方又名奪命丹。爲歷驗之良方也。

產後喜鹹愛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痼疾。終身須自愼之。家傳祕方有六。簡易而神妙特奇。世世保之毋失。方列於右。

種子丸　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帶根陰乾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朝二丸。百日有效。

固胎丸　條芩、(二兩)於朮。(一兩)每服三錢。　右研細末。砂仁湯下。連朝而胎可永安。(胎熱重者。條芩加一兩。於朮用米泔水浸。)

保安丸　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曬乾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懷孕入九月。每晨服一丸。砂仁湯下。服二三十朝。必無倒產之逆。

催生丹　用益母草四兩。焦白芷、炒滑石、百草霜各二兩。臨產服四錢。芎歸湯送下效。

益母丹　既產用山查末三錢。濃煎益母草湯。陳酒和童便調下。第一日服三服。二日服二服。三日一服。第四日第五日山查末減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查末。止服

三味。第八日併三味不服。而百疾不生矣。歷驗。

坤元是保丹　孕婦病則胎亦病。而墮則多兩亡。此方能卻胎病。使兩無恙。

方用　飛青黛五錢、伏龍肝二兩。二味研末。用井底泥調勻塗臍上。當孕處二寸許。乾則再塗。　此丹止可施於傷寒極熱之症。不可概施者也。切記切記。慎之慎之。

朱彥脩治產婦。陰戶一物如帕垂下。俗名產頹。宜大補氣以升提之。用參、耆、朮各一錢。升麻五分。後加歸、芍、甘草、陳皮調之。　又治產婦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此子宮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芎、耆服二次。後以五棓子作湯洗濯皺其皮。覺一響而收入。

又云。大凡胎已足月。宜補助氣血。爲添水行舟。萬無難產之厄。附錄歷驗方於後。

炙綿耆、　熟地各一兩。歸身、枸杞子、黨參、龜板(醋炙)各四錢。茯苓三錢。白芍、川芎各一錢。無論胞衣已破未破。連服四五貼。但用濃煎頭汁。取其力厚也。

此方屢效。余恆用之。較世傳二寶散佳良。

按以上各條。出於薛仲昂集中。議論精純。方多簡效。洵爲女科秘笈。世罕見之。

薛氏所纂。余亦未見其書。知者尤鮮。曾質之椿田兄云。書名坤元是保。刊於政和年間。其方論本於產育寶慶而增廣之。世尠流傳。蔣亦未見原書。惟當日在阮太傅叢書中見其方論節要是否質之明哲訂正。以釋其疑而廣醫林之智識。拭目以俟之。

陰陽應象大論云。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此卽五行生尅之理也。古賢治病每用之。有桴鼓之應。若文摰之怒齊王。華元化之怒郡督。皆宗經旨。戴人、丹溪亦效其法。見於治案。然亦有不拘尅制之說者。但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按自七情至肌衄從秘旨節錄。亦殷本所無。茲從原本補載備考）

按七情之病。其原本於五志之偏勝。其治仍由格致之從化理固然也。故云。醫者意也。以其所勝。而能制其所不勝。伏其所主。必先其所因。自內經難經闡發於前。歷代賢哲疏注於後。法良效捷。啓迪後進。功非淺鮮矣。

韓飛霞醫通有云。黃連、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謂治不寐之靈丹。歷驗不爽。今特拈出。以啓後學之悟。

按前賢方法固良。要在對病。捷如影響。如上法。余治一婦。驚悸不寐。已延半載。醫治不效。乞余診治。尺脈微數。兩寸浮洪。顯是陽不交陰。衛氣僅行於陽。而不入於陰、故心腎不交也。即仿前法。用川連二錢。另煎待冷。桂心二錢。另煎待冷。用半夏、秫米各三錢。取甘瀾水煎成。加連汁、肉桂汁和勻。乘溫徐徐頻飲。服後覺倦。至夜安睡甚酣。前患已瘳。稍有驚悸。改用補心丹加減而愈。足見方藥對症。如鼓應桴。非虛言也。

內經有肌衄一症。謂之血汗。治之不得其法。往往血流過多。面色驟白。周身委倦。氣息奄奄而斃者多。茲特拈出。以備博採良方。而濟一時之急也。（此條與秘旨參看尤佳。方載秘旨附錄於下。）

用炒川山甲一錢。研極細末。重羅篩細粉罨之。以帕紮住即止。內服補血湯三帖。自愈。茲從秘旨錄出。以濟斯厄。餘詳治驗錄中。

按肌衄一症。古無良法。余治友人楊兄。腦後髮際忽出血不止。衆皆譁然。無法。余思與前症相符。亟用黃芩煎濃汁。俟冷塗之。漸收。三次而瘳。後亦不發。龐安時有云。四時之中。有寒暑燥濕風火相搏。喜變諸疾。須預察之。其飲食五味禽

魚蟲菜果實之屬。偏有嗜者。或金石草木藥素嘗有餌者。人五臟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六府亦有大小長短厚薄緩急。令人終身長有一病者。貴者後賤。富者乍貧。有常貴。有常富。有暴富。有暴窮。有暴樂。有暴苦。有始樂後苦。有離絕蘊結。憂恐喜怒。夫常貴後賤。名曰脫營。常富後貧。名曰失精。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精竭體沮。脫勢。侯王。精神內傷。情慕尊貴。妄爲喪志。始富後貧。焦皮攣筋。常富惡勞。驕墮精消。離間親愛者。魂遊絕。所懷者意喪。所慮者神勞。結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蕩憚而不收。喜樂者揮散而不藏。此皆非外邪所中。而得之於內也。良工必預審問其由。先知臟腑經絡受病之所。可舉萬全。工不思曉。令五臟六腑。血氣離守。迨至不救。又何言哉。

又曰。陰陽虛盛者。非謂分尺寸也。榮衛者。表陽也。腸胃者。裏陰也。寒毒爭於榮衛之中。必發熱惡寒。尺寸俱浮大。內必不甚躁。設有微煩。其人飲食欲溫而惡冷。謂陽虛陰盛也。可汗之則愈。若誤下則死也。若寒毒相薄於榮衛之內。而陽勝陰衰。極陰變陽。寒盛生熱。熱氣盛而入裏。熱毒居腸胃之中。水液爲之乾涸。燥糞結聚。其人外不惡寒。必蒸蒸發熱而躁。甚則讝語。其脈浮滑而數。或洪實。或汗後脈雖

遲。按之有力。外證已不惡寒。腹滿而喘。此皆爲陽盛陰虛。當下之則愈。若誤汗則死也。仲景載三等陽明。是陽盛陰虛證矣。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以此別之。若陰獨盛而陽氣暴絕。必四肢逆冷。臍築湊痛。身疼如被杖。面青或吐或利。脈細欲絕。名曰陰毒也。須急灸臍下。服以辛熱之藥。令陽氣復生。濈然汗出而解。若陽獨盛而陰氣暴絕。必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如錦文。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或滑促。名曰陽毒也。宜用針泄熱。服以苦酸之藥令陰氣復生。濈然汗出而解也。

又曰。夫邪逆陰陽之氣。非汗不能全其天真。素問云。辛甘發散爲陽。謂桂枝、甘草、細辛、薑棗、附子之類。能復陽氣也。酸苦湧泄爲陰。謂苦參、大青、葶藶、苦酒、艾之類。能復陰氣也。酸苦之藥既折熱復陰。亦當小汗而後利者。經云。身汗得之而後利。則實者可汗是也。

華佗治法云。傷寒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分爭。榮衞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身熱腰背強重。此邪氣在表。隨症發汗則愈。

龐安時云。凡發汗須加裳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以腰足難取汗故也。半身無汗。病終不解。凡發汗後病證仍存。於三日內可二三發汗。令腰脚周遍爲度。若病不解。便可下之。設令下後不解表裏。邪亦衰矣。宜觀脈證調治。七日內可期正汗爲善也。發汗後不可再行汗者。始發熱惡寒。今不惡寒。但倍發熱而躁。始脈浮大。今洪實或沉細數。始安靜。今狂語。此胃實陽盛。再行汗藥而死。須當下之。有人始得病變陽盛之證。須便下之。不可拘日子深淺次第也。病三日以上。氣浮上部。塡都胸心。故頭痛。胸中滿。或多痰涎。當吐之則愈。

按龐安時總病論所節十條。閱之令人耳目一新。所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汗下諸法。洞若觀火。啓迪後進。勝讀書十年。惜乎全豹未窺。憾甚。(瀾誌)

又云。若虛損及新產人不能吐者。可服枳實散。(枳實細末米飲調二錢。日可三四服。) 若有虛寒手足冷。及脈微弱者。枳實二兩。加桂枝一兩。同末之。如前服。病五六日以上。氣結在臟府。故腹滿身重骨節煩疼。當下則愈。若小便少。手足心幷腋下不滋潤。尚未可攻下。當消息其候。不可亂投湯藥。虛其胃氣也。

又云。素問載兩感於寒。其脈應與其病形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頭痛口乾

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腹滿身熱不欲食。讝語。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口。不知人。六日死。言其六日死者。是藏府榮衛或有所通行。故四日少陰與太陽俱病。五日太陰與陽明俱病。六日厥陰與少陽俱病。是重傳得六日死矣。其有三日死者。素問謂陽明爲五藏十二經脈之長。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絕。故死矣。夫邪氣盛則實。表裏邪實。併領血氣入胃。不通於榮衛氣血。故氣血隨邪而盡。則三日死矣。其脈候素問已脫。今詳之。凡沉者。皆屬陰也。一日脈當沉而大。沉者。少陰也。大者太陽也。二日脈當沉而長。三日脈當沉而弦。乃以合表裏之脈也。沉長沉弦。皆隱於沉。大凡陰不當合病。今三陰與三陽合病。故其脈似緊而大。似沉實而長。亦類革至之死脈也。

又云。傷寒一日。巨陽受病。前所說膀胱詳矣。病源云小腸。雖則誤其標本。其手足陰陽。自有併病者。故素問云。六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是表裏次第傳。不必兩感。亦有至六日傳徧五藏六府而死者也。素問云。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假令第一日脈不躁。是足太陽膀胱脈先病。脈加躁者。又兼手太陽小腸也。又云。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

有靜者在足。假令第四日脈靜者。足太陰始傳病也。脈加數。又手太陰病也。故六日亦能傳徧藏府也。躁謂脈數。靜謂脈不數。用藥則同。若用針。須取足與手之經也。

秘旨中載安常治驗云。安常尤善針法。有孕婦產七日而子不下。羣醫治之無效。衆以死置之。適安常過其門。病家求視。安常一見孕婦。呼曰未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以手上下拊摩之。孕婦覺腸微痛。呻吟間產一子。母子無恙。有市醫問其因。龐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脫。投藥無益。吾隔腸針其虎口。兒既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

按龐先生安時。爲宋代良醫。著傷寒總病論。東坡謂眞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奈滄桑之變。世渺流傳。吾師命予重校。付活字板印。附正脈以廣其傳。今擇其要論數則。錄於醫論之末。俾後進知有其書。便於尋繹。濟人疾厄。共登仁壽之域。則吾之志矣。 果齋識

芷園治驗云。孟杼正君因怒發呃。三日夜。急柬召予。以事奪至未末往診。孟杼愁容怨語。泣涕嗟苦。予診之曰。來極遲。效極速。藥進而寢。次日喜見曰。昨心欲裂。方

治後事。以兄詼諧寬我耳。寧期一藥而果效。真不解其故。予曰。予開肝鬱也。內君特怒之未暢。氣將入胃而不能。故發呃。予不治呃。用柴胡等條達木鬱。鬱解則止。暴病氣全。故易愈耳。

積學日深。見病知源。況暴病正氣未傷。故效驟速愈矣。

按呃由怒起衝氣。欲入胃而不能。則發呃。盧先生用柴胡條達木鬱而瘳。未將全方藥味示人。乃重道不肯輕泄治法。則後進未能效尤矣今既用柴胡條達木鬱。可隅反而知其餘之藥。亦不外薄荷、苓、芍、歸、草等味。卽逍遙散一方。以解木鬱。而諸鬱均解。予治驗中亦仿鼓峰法。師其意不泥其方。用合歡皮、川鬱金、枇杷葉、香附、橘絡、金橘餅、玫瑰花等。隨宜加減。變化其方。每多獲效。惟原方有白朮一味。有壅塞氣機。濁而不宣之虞。斟酌去之爲宜。如蘇梗、撫芎、茄楠、檀香、旋覆花等。皆可隨症選用。至於名醫用成方。必臨症化裁。超越凡庸之上也。

又治白下繕部戴養吾夫人恙。召診寸關不透。體常倦怠眩運不食。胸膈痞滿。予以爲肝脾之氣不伸。用入珍加升麻、柴胡。愈而體實。每病取前方服之卽安。後之瑞安之滇南十五年。皆倚恃焉。若稍加減。便不獲效。養吾公解組林下。每過湘水。

必得良晤。嘗以夫人爲信心此方也。夫人性靜體厚。起居安適。是以氣血不振而消沮。故於補氣藥中加開提之劑。蓋得其性情如布帛菽粟。若將終身焉者。所云信心二字。真爲良藥。世之任醫。厭常喜新。安得恆守一方至十五年耶。

信心二字。真爲衞身至寶。近人厭故喜新。朝張暮李。廣徵方藥。賢愚不別。遂致輕者重。重者危。是不知守信心之患矣。

來熙菴廉憲急柬召予診其姪。力大身體豐碩。傷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語。手足揚擲。腹脹如鼓。而熱烙手。目赤氣粗。齒槁舌黑。參、附、石膏、硝、黃、芩、連無不服。諸名公已言旋矣。予診之脈獨鼓手用大黃一兩。佐以血藥一劑。下黑臭血一二斗少甦。四劑始清。 熙菴公問予。姪昏三日。所存唯一息耳。君何用劑且大。且多幸遂生全。敢問其說。予曰。治病用藥。譬之飲酒。滄海之量。與之涓滴則喉脣轉燥矣。以若大軀殼。病邪甚深。不十倍其藥。何效之臻。且此恙寒邪入胃。蓄血在中。其昏沉揚擲。是喜妄如狂之深者也。不知爲病。而望之爲死。不棄之乎。夫大黃未嘗不用。苟投非其時。品劑輕小。一或不應。用心惑矣。寧能放膽而用哉。

此爲陽明蓄血症。用桃仁承氣重劑。方能克敵。然非學識兼全者。不能如是。

湖墅史大正君。嘔吐之聲。遠及百武。脈之左關鼓指。不連於寸。兩尺滑搏。於左獨加。水飲不入脣七日矣。因爲透肝之劑。斷必孕男。藥進而嘔定。月足果產男。因問予曰。內子寒熱大作。嘔吐不食。人皆以傷寒治之。君獨以爲孕。其柴胡、白芍、吳萸、黃連。雖未專用。何一劑而嘔遂平。予曰。醫名方脈者。須察脈以定方也。人唯伺其證。而不循其因。是以失之。今脈具在。不爲證瞞。因病發藥。故其言驗也。尺中脈搏。固知爲妊。其關不連寸者。蓋肝志專而鬱。善怒而不善發也。鬱之之既久而自發。振拉催拔之象見焉。順其性而伸之調之。肝舒氣平。惡自無阻。而嘔自定耳。

惡阻嘔吐。其因尺中脈搏。固以惡阻斷定。治以舒肝氣。順其性而調之。則嘔自平矣。

聞子將尊堂。丙午冬月。心忽然如散而沈下。便不得睡。幾三月矣。召診。獨左關弱不能應指。予以爲肝虛須補其母。當立春始安。用熟地爲君。茯苓、棗仁、當歸、人參、防風、遠志佐之。服二十帖。至期而愈。子將問心散不寐。以屬心經。何反以腎肝藥見效而言立春日始應。請爲分疏。予曰。此得之脈也。經曰。肝不足則恐。恐則氣下。雖情志無恐懼。而氣象似之。據脈按證。肝虛無疑矣。因肝不足。先其令而疾。作補

母生脾。待時而元氣乃復。豈得以心散便屬心經。是非心散也。乃心見身中氣散之象耳。則散非病。設心藏病則病矣。又何能自見其散哉。

補母以益子。是隔二之治。言立春始愈。乃肝臟正氣旺而邪自退舍矣。

湯梅生病腹痛。痛則繞臍有形。甚至欲死。人皆謂生氣獨絶於內。似有不起之慮。予診之。關脈近尺有滑。拊之脹痛。氣羸頗乏精彩。因用枸杞爲君。白芍、茯苓、肉桂、吳萸佐之。六劑痛止。服瑞竹堂方四製枸杞丸一料竟愈。黎茂先舉問何疾。予曰。臍疝也。疝氣引陰。原無斯症。然疝者有形之痛。而有所止之處。故字從山。不必定引陰也。疝本厥陰肝疾。其狀若死。亦厥陰證。故用溫補肝藥。生氣自復。不致內絶。此案貪天之功。予爲可作起死一則看也。

臍疝乃厥陰危險之候。治以溫補。是從根底而治也。

李姓口舌生瘡幾三年矣。脈浮細急數。按之空虛。而尺尤甚。用薛立齋腎虛火不歸經法。以加減八味丸料二劑即愈。此案初試立齋先生法紀。其捷效如此。爲近世高明之家。獨出奇見。欲超出規矩繩墨之表。不知視立齋爲何如。

永嘉何介甫文學。性沉靜。病脾數年。飲食少啖。精神萎悴。辛酉七月就診。兩關軟

弱不透於寸。用參、苓、歸、芍、陳皮、防風、甘草數十劑。至九月始歸。遂喜啖肥濃。數年之疾脫然。壬戌春再過錢塘。攜美人蕉、佛桑花、贈遺特盛。問曰。予疾有年。補脾補腎。法非不詳。而未之效。君何從平易得之。予曰。君疾在肝。非脾腎也。凡診病者。當窮其源。無爲證惑。如飲食少。雖關脾胃。其所以致脾病者何故。此自當審者。今君兩關脈弱不透於寸。右固脾虛明矣。而左則何應。此蓋脾體不足。而脾用不行也。何謂脾之用肝也。星家取尅伐者爲用神。脾體無肝木爲之用。則氣血便不條暢。運化遲鈍。而脾轉困矣。自秋令金肅。肝更不伸。予爲補助肝木之氣。使之揚溢。則脾土伸舒。精神油然外發。雖不治脾。實所以治也。安用奇特之法哉。予正恐不能平易耳。平易之言。學之所未能者。今謂事斯語。

名醫治病。必求其源。而辨其脈。不爲外證形勢所惑。補不足。損有餘。本經旨以立方。

吳叔顯上舍。庚申三月生瘡。服藥瘡愈。而喘急殊甚。十日不能就枕。予往診之。先用開肺發瘡。次用降氣補腎。斷其二日當瘡發。五日當足腫。六日當出水。十日可喘定就睡。嗣後足生二毒。三月始復。秋之白下。就國學讀書。次年七月偶以傷風

微熱。左三部脈唯隱隱見。欽大劑人參、歸、朮、甘草十帖。脈方起。二十帖如常。十月再感。左脈更不如秋。但微熱而起居如故也。三日就枕。七日頭痛如破。因告其兄。極道秋病之危。今若昏沉。決無生理。彼尙疑余言。九日果微昏譫語。十二日不識人。再七日死。其族昆問曰。叔顯昨歲垂危。君言變證歷歷如響。幸全生焉。今冬示微恙。果應君言而歿。其證其因。爲一爲兩。答曰。叔顯骨氣天弱。腎精不全。其瘡亦從腎發。爲不知而用發散藥。元氣轉耗。瘡毒內逆於肺而喘。予用四逆散使太陰氣開。瘡遂外出。用六味料使少陰納氣。息遂內勻。淸升濁降。足腫生癰。病都外出。是以生也。今秋左脈不起。知元氣內索。不堪左旋矣。比起而再戕賊之。病發於骨髓。所以腦痛。因之遂昏。乃內關之證。氣獨內絕。是以死也。論其根本出皆於腎。是一非兩。不在證之輕重爲異同也。此案辨治精詳。非深於靈素之蘊。所不能道也。

少陰腎虛。元氣內索。是內關危證。生氣內絕。不治之症矣。

蜀富順孝廉阮太和諱士肅。病寓吳山下。召予診。披衣強坐。對語甚壯。神氣則內索也。身熱進退。舌苔黃而厚。蓋自吳門受寒。以肉羹爲補而時啜之。遂纏綿及月。余用疏散輕劑。熱退又復。強啖再熱。不能起坐。予時之富春。五日歸。診之譫妄呼

笑。不識人已三日。形骨立。汗雨下。内熱特甚。而胸脇之熱。捫之烙手。第脈尚有神。予用人參八錢。加四逆散中一劑。而譫妄定。三劑而熱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窮天之上。極地之下。飛揚奇變。得太乙神符召之。始得返生。愈彌旬。方啜粥。病中自爲之記別時問藥狀。余謂此寒傷心氣。荏苒厥深。而湊於胸也。緣以不第南旋。病淹中道。骨肉之音雖近。賓達藥石之給。既缺且竭。心已傷矣。又反覆再四。汗液多亡。内無主宰。熱遂入胸。胸爲心主之宮城。精神因而渙散。是以遊魂爲變也。用四逆使熱外出。加人參俾神内凝。氣復邪散。是以生耳。

始由氣鬱不舒則傷肝。繼則強啖傷脾。是以精神煥散。遊魂爲變。用四逆散退逐外熱。加參以益元氣。

富陽周婦、馬女。皆少年水腫。肢體洪盛。臚腹膨脹。水道不通。飲食絕口。有以爲疸者。爲鼓者。爲氣者。予往診之。以藥不克濟。乃針足上出水皆石餘。次日脹小減。三日大減。足尚腫。又針之。令服八味丸。以溫其腎。期年皆孕。周善調護。子母兩全。馬失調護。子母俱斃。此蓋腎中陽氣不足。陰氣有餘。遂聚水而病作。飲食湯藥用水。而不能導之。輾轉助長。乃致於此。非針去水。則菀陳之淤。何從而泄。水去腎衰。非

溫補之。則濁凝之陰。必致復聚。腎中之火大復。然周身之陽氣有滯。天癸自行。生育可必。如流離之後。所宜愛養。得之則生聚。否斯待斃耳。

蓋腎中陽氣不足。陰氣有餘。遂聚水致病。是此病之源也。內經有聚水而從其類是也。

庚申臘月二十七夜。予患腹痛。惡寒泄瀉。平旦且止。至暮復作。明日又止。至改元五日。肛左微痛。起因房室。意爲腎泄。服四神丸一大劑。泄痛竟止。早間肛左稍有核。其痛漸近尾閭。暮痛不可反側。次暮以水化熊膽塗之。立覺涼氣直上肺左。痛亦漸緩。略堪展轉。中夜吐痰。痰內見血一二點。辰時痔出白厚膿。竟可起坐。十一日早與人多話。方櫛髮。血從咳至。作意忍之。氣定且止。煎六味丸料服。亦以腎虛也。暮就枕。夜半睡覺。血即上湧如潮。喘聲如鋸。進童便及六味煎藥。氣稍定。纔聞薑湯氣觸鼻。血即隨湧。平旦始緩。夜再發如前。凡假寐片晌。背心蒸熱。醒即血來。咽喉如截斷。一湧盈掬。心急躁亂。欲多語言。聲一響而血溢至矣。十三早議下。莫敢應。至晚勢急。似無生理。乃用瀉心配血藥下之。不應。夜方大雪。點水成凍。用水調大黃末服。轉欲去衣被。啜芩、連苦藥如甘旨。至五更強進清米飲。藥力忽轉。解

黑糞瘀泥。臭穢不可近。凡三次。血來之勢少平。十五寅時交立春。以建寧老蓮煎濃湯呷之甚美。少間足心汗出。次手心出。次背心蒸蒸欲出。一日安和至暮以多語言。吐鮮血數口。頤兒引仲景義。以赤小豆、連翹合瀉心方法服之。覺上身氣即開臍以下不動而悶。汗出似前者三日。血亦漸減。二十外大便自解如青泥。次解如鐵彈者二三枚。血方淨盡。嗟嗟未解之前。幾至不免。汗出之後。始有生機。追思病發之由。十月曾暴怒頓足。叫呼氣喘。如食頃。臘月十七。圍爐露坐大半夜。指爪朝來盡折。方旬遂病。蓋自十月便不能構思。看書亦不深入。近覺神思昏瞀者浹旬。病乃大重。余作醫二十年。治吐血證衆。往往起其危疑。及自罹此。便無主腦。如因房室起病。泄瀉在夜。服四神而病已。益信爲腎虛不疑。豈知服四神六味。反爲助長。以致病甚。（起病始由暴怒氣鬱。凝其血脈。繼因夜坐受寒。加以爐火外爍。是以寒氣愈凝。血液受焚。留瘀之源也。必用逐瘀折其銳氣。以除病根。爲探本之治。致禍之因實爲四神六味之遺患耳。所以用藥不能偏執一經而論。）若非偶中仲景方法。死不免矣。原余之疾。本於寒傷陰分。而寒水之氣。當乘心火。陰分之邪。宜應迫血。用補腎血劑。偏助寒氣。愈凝血液。火故暴焚。血留轉瘀也。立春陰分

汗出。勢自然解。瘀穢下盡。血方治清。初以微寒。竟成大禍。用藥之難。慣見且誤。如臟毒之疼痛。吐血之喘急。須認其原從寒生。但當未解時。縱有人指出其端倪。恐自亦不信也。而況不知醫者乎。故審疾處方。不可執定規矩。今人知其吐血。便用止血行血。順氣降氣。種種方法。豈非妙理。若不深中肯綮。反成毒害。慎之慎之。病愈四十日。方能策杖。盤跚室中。出寄紫芝禪室靜言思之。殊自可愧。簡出成案。用供博採。案成。客讀之難曰。吐血之因。起自於寒。容或有之。血湧之狀。以爲非火。實難深信。且水之與火。不可同語。主何說以通之。余曰。人生氣交中。平時惟一太極。內含陰陽五行之妙。不可得見其端倪。病則偏而動。陰陽五行自相摩盪。如止水之風。自有波瀾也。設若受寒。即見寒之氣象。便是波瀾。內撼其機。變現傾移。往復之相。所謂一而二矣。故人傷於寒則爲病熱。熱則火反病也。受一分寒。倒見一分火。寒則十分。則火有十分者。勢也理也。吐血固爲火象。其所以然。實寒氣抑之。鼓之。而火始有力。病之本源。不在於火。而在於寒明矣。豈得竟以象火而歸重於火耶。治病必求於本。必審於內。毋以形似害其義也。客問傷寒當分六經。君之吐血屬之何經。曰。寒者。冬時之令也。人病因此。先動氣化。余病在氣化中。論之不入經

也。入經便有定位。便可標法指示。自是傷寒一家。宜應別論。余初冬怒甚。便當動血。雖不嘔出。血奚其淸而寒復傷榮。藥偏補腎。其滔天驚人者。勢使然也。客問設以爲寒。何不發散而以苦寒下之。實有似乎治火矣。又用赤小豆、連翹者何義。㗖蓮肉湯而得汗者。又何故也。曰。寒之害人。當分陰陽表裏。余受寒於夜。奪濁其血。故邪凑其陰。而陰屬有形之榮。所處深密。非表病之當發散者也。寒凝火鬱理必炎上。非苦寒之味。從火之性。而使之降。其熱未可服也。火熱鬱勃。勢雖燎炎。原從制抑。所生須作不足論之。仲景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瀉心者。瀉血分有餘之邪。使之相平乎。不足之氣也。心有不足。血無所主。兼併奪蓄之瘀鬱過盛。甚而致暴焚。載血上行。倉皇滂妄。非下有形。安克效哉。顧苦寒下法。似乎降火。不知火之成患。正在不得上炎。有形能去。火空斯發。心氣無虞。不足之從來。實在堅凝閉密之寒。火得疏通。安問堅凝閉密者乎。則奚爲治火實散寒也。其用連翹之易散。假赤豆之色同。皆欲心氣之開。自無堅凝之害。至若蓮得夏氣之英華。子中復含甲。用透心之端倪者。心氣偏鬱於陰。透之還從陰出。又汗爲心液。而從手足陰分外發。則蓮子之用。若神助焉（其發明原理處。精透極矣）客問四神

一劑而泄痛止。六味數進而喘急平。已見成效。何得以爲助長也。曰。余疾之來。始於盛怒。成於受寒。發於房室。三因較之。二分有餘。一分不足。今以四神之堅固。六味之填塞。則腎平矣。而寒水合德。嚴凝甚深。抑火燔焫。非無所自。且藥石之力量。氣血之轉移。祇在毫芒之間。可輕試耶。助長之言。識法自懼耳。客曰。睡覺血湧。源從何出。此從胃溢出。雖有咳喘非關肺也。若自喉來。爲真藏證。斷無生理矣。曰。胃經雖多氣多血。吐時盛甚。中有幾何。能若是耶。蓋此從胃出。非胃中來。第自暴怒傷肝。血藏之機。不無沸擾。況是冬時。閉藏不密。浸至於寒。榮遂大沮。周身之血。不凝而濁矣。人臥血歸。平和。肝乃納之。今其濁矣。遂會流於胃海。醒時生氣上升。乘之汎濫滿出耳。客曰。聞薑便吐。亦生氣之升乎。曰。血流在胃。緩因藥力。薑氣辛烈。觸彼將來之勢。遂復湧起。無足怪者。客曰。未吐血時。先見神昏者何故。曰。此蓄血之徵也。血在上則喜忘。在下則如狂。昏正喜忘之別稱。躁妄如狂之氣象也。心主血。又主神。血無主則妄動。神無主而狂與忘隨之矣。客曰。心氣不足。與脈合否。曰。從病以來。脈氣弦弱。獨左寸不透。正氣不足之徵。而弦則肝之變動。爲寒外束之象也。客曰。吐血之因於寒。義有三隅之反。則風暑燥濕四氣。亦可例之否。曰。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氣一而已。因時之化。則有六者之別。實五氣耳。謂之同品可以因寒。自然四氣亦可例之矣。然亦可以推深而論。如吐血病之一證也。則凡可以證稱者。皆當用五氣貫之此則萬病之肯綮也。客曰病若亟時。脈已散亂。當主何者用藥。曰此當據證。不必脈也。方此之際。生死在指顧中。如兩軍相敵。非此則彼。余在主將有膽力以持之耳。念昔曾治一通家子。暮方吐血。心煩目眩。眷屬環繞。驚惶擾亂。余乃遣其眷屬。一手扶掖。一手與藥。久之自煩而運。乃按膽隱忍堅持不失。俟自安定。再與調護。遂得轉危爲安。可見主之者。須要大有力量。拚身向往。病者方有依怙。若不按膽。不耐性。顧己身。不顧人命。呼吸之間。便分生死。安可忽諸。

按膽隱忍堅持不失。是救危之至言。古醫治病。痌瘝在抱。拚身向往。遂可轉危而安。近世之醫。雖負盛名。偶遇症象稍危。即棄而不顧。畏首畏尾。自己保名。不肯擔任絲毫。若是者。存心太忍。豈與寇盜何異者哉。

按盧不遠先生所著各種。其語多另出新義。茲編亦係抄藏秘本。久恐湮沒失傳。特附錄之。

肯堂醫論終

〔清〕李冠仙　撰著

知醫必辨

中國醫學大成

知醫必辨提要

清、李冠仙著。冠仙字文榮。別號如眉老人。江蘇丹徒人。冠仙晚年見醫學日雜。多狃於積習。防後人習此亦爲所誤。特明辨十三篇。計二十五條。以除其惑。所辨皆切中時弊。皆有所見。大抵類吳又可之粗率。則動用攻伐。致犯虛虛。不善讀景岳全書過信其偏論。則動用溫補。致犯實實。其他或誤會古方。轉致貽害。更有不得不辨者。如肝陽不斂。認作腎氣不納。妄投金匱腎氣湯之類。先生論腎氣湯下辨釋極明。其他如論諸書之得失。以示初學之從違。論讀書之難。論診病須知四診。論景岳全書。論金匱腎氣湯。論倪涵初先生瘧疾三方。論吳又可瘟疫論。論時邪。論初診用藥。論肝氣。論類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論胎孕。雜論等。皆辨近代俗醫偏宗一書。不察證有虛實寒熱。隨便妄投。轉致害人。李序云。殊不知自昔醫書。惟

漢仲景傷寒論。審證施治。無偏無倚。爲醫之聖。後世自晉王叔和以下無不有偏。迨至金元間。劉、張、李、朱。稱爲四大家。醫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潔古爲東垣之師。相因道傳。下此前明王、薛、張、馮。亦稱爲四大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於溫補。而張景岳則尤其偏焉者也。其實新方八陣。何嘗盡用溫補。而其立說。則必以溫補爲歸。後人不辨。未免爲其所誤耳。果醫者細心參酌。遇熱證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何書不可讀。何至咎景岳之誤人哉。若不詳爲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且何以正吾後人之學術者。然則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題曰知醫必辨。眞名實相符矣。

自序

余雖稍知醫道。實儒生也。儒者佩聖門之訓。一言必愼。敢好辨哉。雖然。醫不至於殺人。不辨可也。醫殺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殺人在一時。而不至流毒後世。即不辨猶可也。奈今之醫者。並不知醫。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爲怪。即或稍有涉獵。而偏之爲害。更甚他醫。殊不知自昔醫書。惟漢仲景傷寒論。審證施治。無偏無倚。爲醫之聖。後世自晉叔和以下。無不有偏。迨至金元間。劉、張、朱、李、稱爲四大家。醫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潔古爲東垣之師。想因道傳高第。未另立書。下此前明王、薛、張、馮、亦稱爲四大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於溫補。而張景岳則尤其偏焉者也。其實新方八陣。何嘗盡用溫補。而其立說則必以溫補爲歸。後人不辨。未免爲其所誤耳。果醫者細心參酌。遇熱症則用河間。

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何書不可讀。何至咎景岳之誤人哉。無如今之醫者。皆知有景岳全書。而未究全書。止得其一二溫補方。遂奉爲家傳秘法。以致戕人性命。甚且自戕。其後起者。因而不改。余家後人。設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至於吳又可溫疫論本不成書。稍有知識。何至受害。無如竟有無知者。以爲獨得之奇。殺人無數。且更傳徒。互相標榜。其害更甚。於偏主景岳者。內經垂訓。無實實。無虛虛。無遺人禍殃。此其禍殃爲何如。若不急急明辨之。於聖門愼言之訓則得矣。而何以遂吾濟世之初心。且何以正吾後人之學術哉。然則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時

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如眉老人自序於含飴堂

再自序

有友來予齋。見知醫必辨遍閱之。而以爲明白曉暢。有益於人。力勸其再增十數篇。可以付梓傳世。予曰。醫不通而抄襲成文。妄災梨棗。沽名釣譽。惡習最爲可惡。予豈爲之。今予所作不過爲教訓後人。而設意求淸醒。明白若話。使子若孫一覽而知而已。若以付梓。則文多鄙俚。貽笑方家。此不可者一也。論中語多傷時。庸工所忌。設使若輩見予論。而幡然改悔。則不獨有濟於世。而先有益於醫。無如今之人。剛愎者多。虛心者少。徒增怨毒而已。此不可者二也。且既付梓。難免流傳他方。他方之醫。未必盡善。而其習氣未必如吾鄉。見吾書者。或以爲異。謂吾處並無如此戕人者。要此何用。或且誹薄潤色。醫理不通。予爲此邦之人。亦復何光耶。此不可者三也。且今不通之輩。不講醫而講術。呼朋引類。互相標榜。殺人而不動心。我

生之初。所見老輩。並無此惡習也。此嘉言先生所謂生民之阨運。乃致醫道中疊生鬼蜮耳。過此以往。或阨運已終。若輩將盡。後起者能真講岐黃。不蹈惡習。吾書又安所用之。此不可者四也。友曰。聽子之言。反覆辨論。皆有至理。竟以不付梓爲是。然子之好辨殊難辭也。予笑應之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時

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春正月再序於含飴堂之秋水軒時年七十有八

知醫必辨目錄

知醫必辨

清 丹徒 李文榮冠仙撰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合論諸書之得失以示初學之從違四條

內經。即古三墳之書也。書之古。無有古於內經者。或疑有後人粉飾。未嘗無因。蓋古書不獨無今之刻本。且無筆無紙。不過韋編竹簡刻劃而成。其成書甚難。其傳書必不多。列國時。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讀之。聰明穎悟。豈無他人。奈書不易得。故讀者甚少也。其時秦多良醫。如和如緩。豈有未讀靈素者。則秦必有之。始皇焚書。而不焚醫書。故內經尚存。惟是代遠年湮。必多殘缺。韋編之絕。聖人之學易且然。

而謂內經之竹簡。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後。楚漢分爭。誰復能修理內經者。迨文景之世。漢已治平。大儒輩出。必取內經修明之。今閱全書。頗有漢文氣味。必非岐黃之原文。然如素問所言五運六氣。宏深奧妙。靈樞所言經絡穴道。縷析條分。實祕笈之靈文。非神靈其孰能知之。今學醫者。不必讀盡全書。如岐黃問答。儘可删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牢記之。臨症引經施治。自然有靠。吾故曰。訒庵之類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時在後漢。已有蒙恬之筆。蔡侯之紙。無庸刻竹。成書較易。然其時蔡紙不多。尙用縑帛。三都賦成。洛陽紙貴。雖南陽太守。成書一部。已屬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即化爲千百部而無難也。故其書十六卷。至晉時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見。然卽觀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補寒熱。無所不備。已應用不窮。後世方書。盈千累萬。不能出其範圍。學者能於仲景之方。精心探

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醫書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書。始於唐王燾外臺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時宜。如茯苓飲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

醫書之不能無疑者。莫如扁鵲之難經。扁鵲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爲盧。故又曰盧醫。史記稱其遇長桑君。授以禁方。飲上池水。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在晉視趙簡子。在虢視虢太子。在齊視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趙貴婦人爲帶下醫。在周愛老人爲耳目痺醫。在秦愛小兒爲小兒醫。傳記甚詳。並未言有難經傳世。至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惟本內經。亦未嘗用難經。謂爲扁鵲之書。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機千變萬化。而難經止八十一難。何能包括。且其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榮衞三焦臟腑腸胃。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寤寐。氣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言脈

候病態。傷寒雜病之別。繼以望聞問切而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皆言臟腑滎腧用針補寫之法。然則其有益於方脈者。止六十一難耳。何足以盡病情乎。且其論大率本乎內經。既有內經之詳。何取難經之略。其中亦有與內經不合者。人將從內經乎。抑從難經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難論七衝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而先之以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此二門有何意味。似乎湊數而已。三十五難以小腸爲赤腸。大腸爲白腸。膽爲青腸。胃爲黃腸。膀胱爲黑腸。以五色爲五腸。有非腸而以爲腸者。似乎新奇而實無用。扁鵲神醫。似不應有此湊數之文與無用之論。攷漢晉六朝以前。無稱越人著難經者。至隋唐書經籍藝文志。始有難經。其眞扁鵲之書耶。抑後人之假託耶。好在其書無幾。一覽無餘。學者究以內經爲主。難經則參看而節取之。亦無不可也。

學醫之道。神聖之書。不可不讀。後世之書。不必多看。唐許嗣宗醫理甚精。而不肯著書。謂醫者意也。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其好著書者。雖有切當。不過竊神聖之經而敷衍之。其別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脈經。自以爲仲景之徒矣。而後人之批駁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間劉、張、朱、李、爲四大家。以劉爲首。其原病式果有發揮。不可不看。然偏於用涼。不能辭也。張氏無書。朱則偏於養陰。李則偏於溫補。東垣脾胃論。實有至理。其補中益氣湯實開千古不傳之祕。應用無窮。惟其論病。無論何症。皆附會爲脾胃之故。人之五臟六腑。豈無自病其經。者且盡如其論。丹溪養陰之書可廢。乃今人之陰虧者。十有六七。補土尅水。豈盡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當有分。脾爲陰土。宜於香燥。胃爲陽土。宜於清通。其性不同。治當有別。渾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則四大家之書。尚難盡信。何況下此者乎。四大家書。惟河間鮮有傳其道者。殆用涼太過。難於獲效乎。劉完素醫道雖高。未

免有術。如自稱嘗夢二道士。飲似仙酒。醒時猶有酒味。從此醫理精通。此不過欲仿扁鵲遇長桑君故事。自炫以動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傷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張潔古救之。何仙傳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見行道而兼行術矣。潔古作藥注。草稿始立。未及成書。言論往往見於難經。而其道則東垣傳之。丹溪則有高弟戴原禮克傳其道。明太祖服其藥。稱爲仁義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無不治。足見師傳之有法。惟後人假其名而著證治要訣。其書太簡亦太淺。若輩只知假名獲利。而不知反爲名家之累也。東垣傳徒甚多。王海藏、羅謙甫其尤著者也。厥後薛立齋獨宗之。薛氏著書最多。如十六種。如薛氏醫案。大旨以温補脾胃爲主。張景岳最重薛氏。其偏於温補所自來也。吾嘗閱薛氏醫案。其書不止盈尺。其症幾於千萬。一男子、一婦人、一小兒。一頁可紀數症。言之不詳。徒令閱者繁多難記。此眞薛氏所診者耶。抑薛氏懸擬者耶。自予見喻西昌寓意草。乃歎此眞足稱爲

醫案。其議論詳明透徹。真足益人神智。雖王肯堂症治準繩。論頗持正。醫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醫案置之不論也。若夫馮氏錦囊。乃三折肱於醫道者。其書平正通達。先幼科後方脈。具有至理。婦科外科。無所不備。即痘科亦講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黃涼藥者。所能望見。予嘗救痘症數人。得力於錦囊也。喻氏而外。馮氏最善。其書不可不看。他如士材之書。醫宗必讀。雖名不及四大家。而其書頗有益於醫道。亦不可不看。再如東醫寶鑑。雖外夷之書。而內景外形。本乎內經。足備參攷。其症治分門別類。甚屬詳明。如邪祟一門。有中國所不及載者。方雖繁雜。聽人擇取。適可臨症備查。亦不可不看。總之醫書汗牛充棟。何能盡閱。即吾家醫書不少。初學亦難盡閱。然果能於吾諸論所引之書。遍觀而盡識。已勝於時下之空空。可以出而濟世矣。至書有徒美其名而不足濟者。如生生子赤水元珠。似多元妙。其實人云亦云。平平無奇。其書盈尺。等於錦

囊。以工夫看此。不如看馮氏矣。如石室秘錄。冒陳眉公之名。假託乩方。黃帝、岐伯、雷公、扁鵲、仲景、華佗。紛來踏至。日日到壇。有是理乎。其方皆襲成方。而重其分量。一方用之數觔。以爲奇異。以爲仙方。有是理乎。雖其治法間有可取。而其方何可用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矣。是故予所立論。何能明醫道之十一。但前人往往有欺人者。予一生不受人欺。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後人。故特立篇名曰知醫必辨。

論讀醫書之難

甚哉。讀書之難。無過於醫書矣。我輩學文。必先讀書。所讀不外於十三經。其書皆聖賢刪定。無敢改易。即後賢注釋。間有不同。不至過於差謬。況有欽定十三經注疏。果能誦習。即是通人。雖外有諸子。不過以供博雅。不能惑亂所宗主也。乃若醫

者。自神農時先師祖僦貸季造上經。今僅存七十字。喻西昌雖注釋之。已不足用矣。自當以軒岐內經爲宗主。其書精深奧妙。非聖賢不能創作。後學本難領會。唐王太僕諱冰號啓元子。始有撰注。加以宋高保衡、林億輩補注。學者從此究心。臨症時引經斷症。可以無誤。乃自成無己另爲注釋、從此注內經者。又增十數家。勉強增易。其意不過攀龍附驥。借此傳名。其實未必善於王注。徒令後學無所適從。至後漢張仲景先師。天生醫中聖人。其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實爲醫方之祖。後世醫方。不可以數計。而總不能出其範圍。惟其書文義古奧。不易明通。必有資於注釋。乃自成無己注釋後。接踵者幾至百家。議見多岐。有如聚訟。徒亂人意。予讀至喻氏尙論篇。以爲明白曉暢矣，乃見柯氏三書。彼又以喻氏爲岐說。意在菲薄前人。則後來居上。其實柯氏實不及喻氏。卽其書不以六經名篇。而以症名篇。自覺得仲景心法。然乎否乎。予以爲內經竟以王注爲主。我輩診病。

非同攷據。每診一症。但有經文一二句可靠。即可無訛。惟在內經要語能熟記耳。近如李士材內經知要。汪訒庵靈素類纂。果能熟讀。儘彀診病。如看注疏。近有薛一瓢醫經原旨。以王注爲主。間有採擇各家。兼有案說。可謂盡善。至傷寒論究以喻嘉言尙論篇爲善。其書深入顯出。非天人交盡者不能。必要參看各家。則有本朝醫宗金鑑。以成注爲主。而各家可取者。無不備載。果能攷核。即是通醫。亦不必泛求注疏也。我輩作文。責簡鍊以爲揣摩。學醫亦如之。安見難讀者。不幾於易讀哉。

論診病須知四診

診病之法。無過於望聞問切。所謂四診也。此四字無人不知。果得其法。病無不治。而醫多差誤者。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得。手不能應也。其中奧妙。本難盡言。然初學

診病。果能得其大略。臨症留心久之。純熟自然。觸手成春。第一曰望。望者。望其色也。凡人五官。應乎五臟。目爲肝竅。鼻爲肺竅。耳爲腎竅。口爲脾竅。心開竅於舌。又心寄竅於耳。病在何官。即可知其在何臟矣。又五色配乎五臟。白屬肺。赤屬心。黑屬腎。青屬肝。黃屬脾。面現於色。又可推及五臟矣。面部多屬陽明。左顴屬肝。右顴屬肺。色有不當現而現者。可推而知臟腑之受尅於何臟矣。凡此變化。言不能窮。而總以五行之生尅推之。自然有得。昔扁鵲見齊侯。一望而知其病在腠理。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血脈。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腸胃。又五日而知其病皆在髓。望之時義大矣哉。今人雖不敢希古神醫。而氣色之現於面者。未嘗不可望而知也。至望其舌。尤屬緊要。蓋病在臟腑。醫非盧扁。何能視見。而有可見者。除二便外。則舌爲要。舌之可推測者最多。傷寒舌鑑三十六舌。不可不曉。張氏醫通加至一百二十舌。其繪圖大半以苔之裂紋爲辨。以爲精詳。實多造作。徒亂人意耳。予以爲看舌

之道。先看其有苔無苔。舌赤無苔。陰虧已極。兩旁有苔。中心無苔。有似紅溝。亦屬陰虧。薄薄苔痕。平人之舌。若苔厚則胃有停滯。白則夾寒。黃則夾熱。板則邪滯未化。腐則邪滯漸化。苔如米粉。邪滯甚重。在時邪門雖白而乾。可以用下。然又必觀其堆積之鬆緊。緊則爲實。鬆又爲虚。有用補而退者。舌苔焦色。屬熱所致。苔之全黑。火極似水。非下不可。然必審其燥與潤。燥生芒刺。熱重無疑。若黑而潤。絕不煩渴。反屬火不歸原。急宜桂、附回陽。稍進寒涼。則必隕命。此看舌之重在苔也。至於舌乃心之苗。脾脈連舌本。腎脈夾舌本。肝脈繞舌本。舌本紅屬陰虚內熱。舌尖紅屬心火。舌本紅腫。或破碎疼痛。屬心脾積熱。舌強屬痰熱。舌卷屬肝氣欲絕。舌不能言。屬腎氣不至。此類由臟而發者居多。全在乎望之詳審。則望舌不誠要哉。第二曰聞。診病可聞而知者較少。然不可不辨也。外感聲多壯厲。內傷聲多怯弱。聞呼吸而辨其調否。聞鼻息而辨其利否。牀帳內有病氣。知其邪之深。牀帳內無病

氣。知其邪之淺。語言舛錯。恐其邪之伏。語言清白。恐僅內之傷。哼聲不止。恐疼痛之難禁。怠惰懶言。恐形神之交憊。此皆聞之不可忽者也。第三曰問。尤不可不細。問其寒熱與否。問其有汗與否。問其頭疼身痛與否。問其大解閉否。問其大解之或燥或稀或溏。並問解出之熱否臭否。問其小溲之利否。多否少否。問其溲色之或白或黃或赤。並問溲出之熱否臭否。清否濁否。問其夜尙能寐否。問其飲下之甘否。飢否吐否。問其胸胃之悶否。問其腹之痛否。痛而拒按屬實。輕則消導。重則攻下。雖痛喜按屬虛。或宜溫通。甚宜溫補。問其口中乾渴否。渴欲飲否。飲欲熱否。飲欲冷否。邪熱作渴。必然欲飲。陰虛內熱。渴不欲飲。問其有汗與否。汗出退熱否。邪從汗解。得汗熱退。或退不淨。再汗即淨。陰虛發熱。雖汗不解。屢發其汗。而熱轉甚。此非問不得而知也。而更有不得不問者。問其人向有舊疾否。或向有肝氣。或向有血症。發散之藥。性屬辛溫。太過則肝氣因之而發。消導之藥。性多香燥。太過

則吐紅便血之恙。因之而發。外感未去。內傷加增。醫者何以處此。況病情甚多。凡有舊疾。必先細細問明。用藥兼顧。早爲監制。問而知之謂之工。不誠然乎。若夫第四曰切。尤四診中之最要者。學者須將二十七脈。細細推敲。瀕湖脈訣。熟熟記誦。諸名家論症必論脈。多多攷驗。臨症時心平氣靜。先以中指按定關脈。掌後高骨謂之關也。乃齊下前後二指。是爲三部脈。前指按關前寸部也。後指按關後尺部也。先浮按。次中按。次重按。每部各浮中沈三診。合爲九候。毋庸以二十七脈來尋病脈。而病人自然現出何脈。大抵浮、沈、遲、數。其象易明。洪、微、弦、滑。亦尚可曉。其餘脈象。初學不易推求。然久熟貫串。自能領會。雖仲景先師。謂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正要人細心領會耳。不然脈之不知。何能診病耶。至於何脈主何病。有獨見者。有兼見者。有三四見者。如傷寒脈必浮而兼緊。傷風脈必浮而兼緩。風寒化熱。脈必浮而兼數。由熱生痰。脈必數而兼滑。又如肝病脈必弦。有熱必兼數。犯胃生痰。必

弦數而兼滑。凡病可從此類推。至於獨大、獨小、獨數、獨弦。更可以尋病之所在。或脈本六陽。陰必先虧。或脈本六陰。陽先不足。用藥另有斟酌。病雖變幻無窮。總不外乎五臟六腑。三部九候。果能無差。自能按經施治。予論雖言大略。而學者從此入門。加以工夫攷校。何患醫道之不明哉。

論景岳全書

張景岳先生。博覽岐黃。定爲全書。分門別類。可謂周詳。文筆亦極暢達。可謂醫中之通人。非吳又可輩淺率粗疏所能望見於萬一也。惜乎偏於溫補。往往誤人。夫天以陰陽化生萬物。內經亦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之不可偏廢也。明矣。乃其書專重補陽至引陶宏景說。陽氣一分不盡不死爲說。不知此乃陶君學仙之說。非謂醫也。其下聯云。陰氣一分不盡不仙。然則人盡可陰氣全無耶。夫陰生陽。

陽生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理之常也。彼異端邪說。何可用以濟世。且宏景之論果信。彼山中修煉。想應重濁之陰盡去。清輕之陽獨全。必能飛昇仙去。何以梁書紀其卒時。不過八十一歲。今人並不修煉。而壽過陶君者甚多。其說尚足信耶。而景岳且欲宗其說以壽世。用藥必偏於溫。豈不惑歟。尤可異者。景岳稱陽藥爲君子。陰藥爲小人。夫神農嘗百草。上中下三品。約三百味。其中陰藥多於陽藥。神農豈重小人者耶。且其新方八陣。亦頗用陰藥。如五陰煎。無一非以陰藥爲君。其他方。歸、地尤所常用。豈景岳亦愛用小人耶。至論吐血一症。專主薛氏。以爲吃童便。百無一死。吃涼藥。百無一生。夫當火性上炎。吐血鮮紅。湧出不止。此時猶執引火歸原之說。以桂、附投之。豈不火上澆油耶。予曾見南門王姓者。得吐血症。某醫用景岳治法。遂狂吐不止。直至血盡而亡。又見有張氏子得吐血症。某醫仍用景岳法。僅服一劑。大吐不止。予見尚可救。急以犀角、地黃大劑投之。連服四劑而愈。今

已二十年。並未復發。吃涼藥者。百無一生。信乎否乎。在景岳高手。即或有誤。必能自救其偏。而今人如執其說。其不至於殺人者鮮矣。至景岳尙論前人專駁河間、丹溪。夫河間原病式。專主用寒。實未免於偏。丹溪謂一水能勝二火。專主養陰。不善學者。亦未免偏勝之弊。景岳譏之可也。然不自知其偏於溫補。凡論一症。必歸到溫補。即實係陰虛發熱。脈數等症。又以爲假熱假數。或又抱定甘溫能退大熱。謂語出東垣。必然無誤。多方曲誘。必要人學其溫補而後已。此其偏之爲害。不更甚於劉、朱二公耶。嘗見我輩中有宗景岳者。得其薓附理陰煎一方。以爲陰陽互用。氣血雙補。又有可加麻、桂之論。雖外感可以攻補幷用。於是奉爲秘方。適赴金河考試。曾以此治好一人。於是相傳某氏出一名醫。而其人亦遂業醫懸壺。凡遇疑難症。每投是方。不意漸多不效。甚且遺人禍殃。乃改用菓子藥。有責以不用重劑者。則仍以薓附理陰應之。而終無金河之效矣。然其僻性。終身不改。後其家有

病時邪者。以此投之。發黃而死。景岳之誤人。豈不甚哉。雖然。此非景岳之誤人。亦其人之不善學而自誤耳。蕿附理陰煎。實係名方。用之得當。實有大效。予治李耀西子用至十餘劑。幾於起死回生。仿寓意草有案可證。藥不執方。相宜而用。溫涼攻補。用之得當。無非救人。用之不當。無非殺人。景岳專於溫補。似乎人能學之。醫無餘蘊矣。此則景岳全書之過。吾家向有此書。予知其善而惜其偏。曾徧閱而駁正之。惜夷亂失落。後人有學醫者。此書不可不讀。特爲買補。但知醫而不知有景岳全書不可。知景岳而不知偏於溫補之害不可。予老矣不能復爲駁正。讀景岳者。先觀此論。後閱全書。將知其善而不受其害。於醫道其庶幾乎。

或問假熱之症。亦實有之。嘗見有外現發熱。醫者專於清熱。屢用寒涼。而熱不退。反致口味不甘。飲食減少。或用溫和之品。升扶胃氣。而飲食加增。外熱自退。此豈非假熱之症。而宜於溫補乎。是景岳之論誠不謬也。予應之曰。是誠然矣。但亦有

外現惡寒。而內實有熱者。有外寒愈甚。而內熱愈重者。有愈服熱藥而外寒愈甚者。所謂同氣相求之症。予屢見之。而景岳未議及此。殆欲自成一家。偏於溫補耳。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天寒。李楚生兄得惡寒症。周身凜凜。某醫屢投溫散。兼加辛熱。而其寒愈甚。且湯飲不下。予診其脈不浮而急數異常。知其熱鬱胸胃。投以犀角、地黃。一服而寒止。再服而身溫進食。此豈非假寒。非涼藥不能透解乎。設使景岳於熱辨其假。於寒亦辨其假。雙管齊下。使後人知寒熱皆當明辨。庶學者不至於偏。乃第言假熱而不言假寒。豈非偏於溫補乎。且尤有令人悶悶者。如吐酸一症。劉河間以爲屬熱。景岳以爲屬寒。河間曰。酸者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以吐酸爲寒者誤也。而景岳則本東垣之說。以爲吐酸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毋實。故用大鹹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爲之佐。而瀉肺之實。病機作熱攻之誤矣。

河間謂如飲食熱則易酸。夏令暑熱。飲食易酸。其明證也。景岳則謂食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火力強而速化無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後酸。此停積而酸。非因熱而酸也。二名家之論。如水火之不同。學者將何所適從乎。不知吐酸一症。有屬熱者。有屬寒者。或乍感風寒。立卽作酸作吐。此化熱不及。得不謂之寒乎。或並未受寒。而肝火犯胃。因而吐酸。得不謂之熱乎。大約此症出於胃。則屬寒有之。由肝犯胃。則屬熱有之。且果屬寒。脈必沈滯。果屬熱。脈必弦數。乃二名家不分肝胃。不論脈象。惟主熱者執見無寒。主寒者執見無熱。殊不可解。予診病四十餘年。所見吐酸之症不可勝數。大約屬寒少而屬熱多。而婦人則尤多屬熱。蓋十婦九肝氣也。書曰曲直作酸。素問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河間論非無本。而景岳必反覆辨論以駁之。毋乃欲成其溫補家數。而非中庸之道也乎。

或問景岳既過於偏。其書竟可廢乎。予曰是何言也。景岳於醫道實三折肱者。故

能集爲全書。論雖時偏溫補。而全書並不以溫補爲專主。試觀新方八陣。其所用寒涼甚多。如玉女煎、知柏八味、皆新方也。今人用之。亦垂不朽。至其溫補之方。亦實有效。如六味回陽飲、蓯附理陰煎。用之得當。眞有起死回生之功。且其聰明過人。如變理中湯爲理陰煎。補中益氣爲補陰益氣。皆有神悟。後學果玩索而有得焉。未嘗不可大獲其益。無如庸工。並未偏覩全書。不能參觀互用。惟得其一二溫補方。遂奉爲家珍。妄行施治。致令受其害者。歸咎於溫補之爲害。而景岳全書似不可看也。豈不冤哉。總之醫書甚多。除內經傷寒論。可謂無弊。此外鮮有不偏。全在善看。如景岳之偏。尚未及張子和之十一。子和字戴人。其書曰儒門事親。偏於用涼。尤偏於忌補。專以汗吐下三法治病。無論外感內傷。皆恃三法。其於大毒之藥。如黑白牽牛、芫花、大戟、甘遂、常山之類。皆視爲泛常。且多刊醫案。載其成效。使人相信。殊不思經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

入。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岐黃用藥之愼如此。何戴人魯莽無忌耶。設以其書與景岳幷看。幾有天淵之隔。學者將何所適從。平心而論。景岳全書斷不可廢。儒門事親除玉燭散一方可存。餘則竟廢之可也。或問張子和似亦名醫。何其書偏僻太甚。蓋子和元人也。元起於極北。北方風氣剛勁。人之體質壯實異常。試觀宋當日者。燕雲六州爲遼所據。在宋之北。而宋人畏遼。金起於遼之北。而遼又畏金。元起於金之北。而金又畏元。卒之元滅金滅宋。如拉枯摧朽。其人所食皆牛羊肉。所飲皆牛羊乳。強壯非凡。有病類多熱症實症。子和生當其時。鮮有虛寒之症。故用藥以補爲戒。惟取寒涼攻伐。想多獲效。故其書亦傳。迨至前明。非復元人氣候。體質變更。而庸庸者。狃於故習。仍守戴人之法。焉有不害人者。故王、薛、張、馮。皆主溫補。景岳尤重溫補者。亦補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於景岳之說。則未免有弊耳。總之戴人之書。今竟無用。而景岳之宜酌用。四方風氣不同。南北之分尤

甚。今北人服藥大黃用至一二兩而無妨。南人則五七錢而難受。或生於南方而常居北方、所食者麵飯。所用者煤火。病果當下。少用大黃而竟不靈。或生於北方而常居南方。飲食一切與北逈異。病卽當下。過用大黃而亦不受。惟醫者細心審問。庶幾無誤。若夫禹功散、濬川散、琥珀散、等方。以牽牛、甘遂、芫花、大戟等藥。隨手妄用。則斷乎不可也。

論金匱腎氣湯

景岳蔆附理陰煎。實係良方。用之得當。每見大效。誤用則傷人。予既已詳辨之矣。更有金匱腎氣湯爲仲景先師之良方。用六味地黃。加車前、牛膝、肉桂、附子。治水蠱最效。治腎氣上沖亦甚有效。乃有某醫者。素習葉氏臨症指南。葉氏初學幼科。後學方脈。與薛一瓢同時。而其道不及。惟其人靈機活潑。治病頗有聰明。但究非

儒醫。所傳醫案平常。虛字亦多不順。迥非喻嘉言寓意草可比。乃某醫奉爲家傳。治病往往倣之。偶聞王九峰先生治李姓氣沖於上。用金匱腎氣湯一藥而愈。以爲得有秘法。每遇氣逆上沖治之不愈。即投以腎氣湯。往往一藥而死。後李姓有婦人吐血。氣逆不下。伊連用腎氣湯七劑。致狂吐不止。血盡而亡。又有劉頌芬之夫人氣逆不下伊久治無效。亦用腎氣湯一服而亡。此何以故。蓋方名腎氣湯。並非肝氣湯。腎爲至陰之臟。陰不潛陽。虛陽上沖。故用桂、附引火歸原。用六味納氣歸腎。自有奇效。至某醫所治者。皆肝氣也。肝爲陰中之陽臟。氣至上沖不下。其火必甚。非滋水養肝以平之不可。而反投以桂、附。火上添油。有不傷人性命者哉。嗟乎。以聖醫之方。變爲害人之方。皆由於古方立名之義。未之能辨耳。予非敢揭人之短。惟一方之誤。關人性命。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後人。凡用先師之方。不可不顧名思義也。

論倪涵初先生瘧痢三方附錄王子聖大歸芍湯張潔古芍藥湯附論噤口痢

涵初先生瘧痢三方。真有閱歷。煞具苦心。足以活人濟世。非吳又可粗率成書之比也。時氣之病。瘧痢最多。夏秋之間。患者尤衆。二者之病。以瘧爲輕。然必治之得法。如不合法。亦頗傷人。蓋瘧論內經最詳。然其時專用針法。不論藥餌。並無醫方。後世醫方之多。無有過於瘧門者。如外臺秘要集魏晉以來諸方。不啻百首內稱千金方、肘後方。似乎擇取最精。幾於仙傳之意。其他崔氏深師所謂名方者。不可枚舉。大率皆云。其效如神。然其方多以常山爲君。竟鮮有不用常山者。今人之體。安能當此常山之吐耶。故方雖多而不適用也。至景岳全書。則又以補爲主。意在補正祛邪。無如補反助邪。而邪更難去。吾鄉有某醫固守其書。見人病瘧。至有不吃補藥不診之說。於是經其治而死者不少。某醫後自病瘧。亦服補藥。以致邪不

出而死。夫景岳雖偏於補。其方不盡補方。乃不善看書者。遂至害人自害。如此豈不冤哉。再如葉氏臨症指南。治瘧之方。不下數百。而不用一分柴胡。夫柴胡爲少陽經發散之品。舍此並無二味。瘧發少陽。豈能不一用柴胡。果瘧偏於熱重者。可用葉氏青蒿、鱉甲、桑葉、丹皮、知母、花粉。加減酌用。若寒重者。斷無不用柴胡。乃葉氏因毀薛氏有瘧疾不可用柴胡一語。以後治瘧竟不復用。至今吳人患瘧。皆不用柴胡。以致纏綿難愈。有數月不起者。然則指南之方。又烏足用哉。惟涵初先生治瘧三方。既不用補。亦不尅削。其藥平平無奇。而用之自有神效。真爲治瘧之宗主也。其三方之中二方最妙。其一方雖善。但瘧症有寒有熱。其寒未必不由太陽陽明而來。邪從汗解。必從陽明太陽而去。太陽爲頭門。陽明爲二門。少陽爲三門。柴胡開少陽之門。而太陽陽明之門不開。則汗不易透。而邪不得解。予往往用其初方。必加羌、防、葛、芷。先開太陽陽明。一二劑後。始用柴胡而去羌、防、葛、

芷。口渴仍用葛根。而汗無不透。邪自漸輕。威靈仙初亦不用。其藥截瘧甚靈。而屢用反覺不靈。竟留待二方中用之。往往一服卽止。至二方予亦不驟用。必瘧勢已衰。照方製藥。分毫不加減。煎成露一宿。大早空心服之。瘧竟鮮有不止者。此予佩服先生之方。而用之別有心得。我後人牢牢記之。雖初學亦能治瘧矣。至治痢三方。則初方最善。其分兩亦不可加減。其微理妙論。一曰忌溫補。二曰忌大下。三曰忌發汗。四曰忌分利。皆精切無疑。而溫補之忌。尤不可忽。予近見治瘧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獨多。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於溫補也。吾鄉有大富戶。得血痢症。其爲熱症無疑。此三黃湯或加生地黃湯症。乃醫者泥於景岳專事溫補。其家人參甚多。於是人參、附子。屢進不休。不過九日。直至腸胃腐爛。所下如爛魚腸而死。溫補之害爲何如。能不以爲大忌哉。設使佩服涵初之訓。何至放肆如此。予四十餘年以來。治痢甚多。亦無死症。未嘗不得力於涵初之論也。先生方論不多。而精妙

絕倫。學者其用心玩索。毋負前賢之暗度金針哉。

涵初治瘧第一方

陳　皮一錢　半　夏一錢　白茯苓一錢　威靈仙一錢

柴　胡八分　蒼　朮八分　黃　芩八分　厚　朴八分

青　皮六分　檳　榔六分　甘　草三分

第二方

生首烏三錢　陳　皮八分　柴　胡八分　白茯苓八分

炒白朮二錢　黃　芩八分　歸　身一錢　威靈仙一錢

鱉上甲二錢醋炙炒　知　母二錢　甘　草三分

加生薑三片。河井水各一碗。煎至八分。加無灰酒五分。再煎數滾。夜露一宿。於瘧期清早空心服。

第三方

人　蔘一錢　黃　耆蜜炙一錢二分　歸　身一錢二分　白　朮一錢

陳　皮八分　柴　胡八分　升　麻四分　甘　草三分

或加何首烏二錢炒知母一錢　又加青蒿子八分麥　芽一錢

涵初治痢第一方第二三方不錄

生黃連一錢二分　生黃芩一錢二分　白　芍一錢二分　山查肉一錢二分

枳　殼八分　川　朴八分　梹　榔八分　青　皮八分

歸　身五分　甘　草五分　地　榆五分　紅　花三分

桃　仁一錢　木　香二分

如滯下之甚。加大黃二三錢。

涵初治痢之方。固甚妙矣。然亦尙有虛弱之體。而得痢症。腹痛裏急後重。勢不得

不通因通用。不得不用大黃。而又恐其難受。將奈何。乃聞前輩王子聖者。治痢頗有名。不論虛實皆極效。刊有瘧痢一書。但不甚行。予於金幕友書匣中見之。翻閱一過。其治瘧總合司天歲會。用藥未免拘執。故治瘧不甚效。惟治痢有大歸芍湯。其方雖虛人痢疾。無不一劑而通。二三劑而愈。予知其方乃從潔古老人芍藥湯變化而來。深合內經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之意。不獨虛人可恃無恐。即不甚虛者亦未嘗不宜。故予治痢。或用涵初方。或用大歸芍湯。頗獲效驗。今並錄出。以聽後人之取裁。

王子聖大歸芍湯

全當歸八錢　生黃芩一錢　大白芍八錢　川連一錢

山查肉三錢　萊菔子二錢　車前子錢半　檳榔八分

生大黃二三錢　厚朴八分　枳殼八分　甘草五分

張潔古芍藥湯

大白芍一兩　黃連五錢　當歸五錢　黃芩五錢
大黃三錢　肉桂二錢五分　甘草二錢　檳榔二錢
木香一錢

右九味。㕮咀。每服用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溫服。如痢不減。漸加大黃。食後服。

喻嘉言先生論治痢。恐陽陷於陰。用逆流挽舟之法。最重活人敗毒散。於痢初起時用之。予仿其意而恐羌、獨過於表散。於大歸芍湯中。加柴胡一錢許。以升少陽。葛根一錢許。以升陽明。不致清陽下陷。獲效頗易。並不犯涵初發汗之忌。而可收嘉言逆挽之功。但可加于歸芍湯中。若加于涵初之方。嫌其不符合也。

附論噤口痢

痢疾經稱腸澼。今稱滯下。皆溼熱蘊結所致。溼熱干於氣分則白。干於血分則紅。

治法主通。內經通因通用。爲痢言之也。症雖日夜百行。通則自愈。不至於死。惟噤口痢實屬危險。飽不煞的痢疾。奈何湯水不下乎。其故亦由溼熱熏蒸。胃口壅塞不通。非通不生。而通胃口。頗難於通大腸。古方或用人蔘加石連肉。或用敗毒散加陳倉米。謂之倉廩湯。而多不效。夫溼熱之毒壅塞胃口。乃藥必用蔘。適以助邪。安望其通耶。大抵非苦寒之品加以通胃降氣之藥不可。或云涵初之方。非苦寒爲君耶。然則卽服涵初方可矣。不知噤口痢連藥亦不能下。如能下。不爲噤口矣。大約初起。只好以些少藥緩緩投之。以生川連爲君。稍加通藥一二味。或加製軍少許。但得下咽不嘔。卽緩緩再進。藥果能進。自可漸漸納穀。然後以大劑通大腸之藥進之。大腸得通。胃口自不壅塞。予嘗治此症。用生黃連五分。新會皮五分。鮮竹茹三錢。煎清汁半鍾。以銅匙少少進之。略停一刻再進。半日始將半鍾服盡。竟得不嘔。居然胃漸開而熱漸退。可進米飲。次日以涵初方加大黃三錢與服。其始

便次不可數計。服藥後約三四時辰。陡然大通。便次大減。腹痛亦大減。次日只解六次。再進原方減大黃一錢。又再進原方減大黃二錢。又再進原方。去大黃不用。而痢全止矣。因治噤口痢不易。特記此案以見急症緩調之法。切勿急投大劑。致胃不能受。以爲無藥可救矣。不知所貴在服藥得法耳。我後人不可輕視此法也。

論吳又可溫疫論 計四條

吳又可以溫作瘟。竟謂古書無瘟字。不知溫病古人未嘗無書。仲景先師現有溫病上中下三篇。至劉河間原病式。大率皆言溫病。其餘論溫症者。不可枚舉。治溫之方。亦不可枚舉。所謂溫者。大抵六淫之氣。人感之而化爲溫熱時邪是也。至論瘟疫。卻無專門。吳又可當兵荒之際。瘟疫傳染。欲另闢一書以濟世。何不可有功於醫。惜以溫爲瘟字義不清。意在論瘟而說在於溫。惟急下一說。合乎溫症。其他

論說。無非時邪之溫病。混時邪於瘟疫。其貽害匪淺。時邪無時不有。瘟疫輕易不見。果係瘟疫初病。卽有臭氣觸人。時邪初起。則不然。必數日傳至陽明府症。或有氣味。然亦只作腐氣。不作屍氣。瘟疫初發。卽作屍氣。輕則盈牀。重則滿室。誠非急下不可。若係時邪。或感風寒。或係暑溼。或係燥火。或由太陽而入。或由口鼻而入。仍當按經施治。豈可以下字蔽之乎。後戴麟郊瘟疫明辨。較勝於吳又可之論。惟重用下法。書中有二語云。傷寒下不厭遲。時邪下不厭早。則大有語病。若改爲瘟疫下不厭早則得矣。至又可達原飲一方。最屬夾雜不淸。若症屬寒耶。何以用黃芩、知母。症屬熱耶。何以用草果、厚朴。其意固以爲熱也。行將下其熱。何又助其熱。芩芍、知母之涼。恐難敵草果、厚朴之燥烈。若云非此不能達膜原。夫膜原近在陽明胃經。達之之藥甚多。方欲急下其熱。何必用此燥烈達之也。且從不聞草果、厚朴爲達膜原之品也。吳又可一書。卑卑不足道。原可置之勿論。奈爲其所誤者。幾

於相習成風。害人而不知悔。非吳氏之流毒哉。予故不得不明辨而深斥之。

吳又可書二卷。中有正名一條。因其溫疫二字。只用溫字。不用瘟字。以爲後人添設。只要稱爲疫而已。不知瘟疫二字。義本有辨。瘟屬陽毒。疫屬陰毒。不得概稱熱症也。道光五年。大行疫氣。但服大熱藥則生。不及服則死。俗謂之痲脚瘟。其實寒症也。陰毒也。十二年大行瘟症。得病即壯熱非常。神糊妄語。甚則發狂。稍服燥藥。立見致命。服犀角地黃湯則愈。此瘟症也。陽毒也。此二年中瘟疫論之方。無所用之。吾故曰。又可之書。義理粗率。不求精詳也。如云臨症悉見溫疫。傷寒百無一二。有是理乎。既以溫疫爲熱症。以三承氣湯爲主治。何又先用達原飲耶。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內因外因。皆有溫症。但可謂之溫。不可謂之瘟。然則瘟疫之瘟。亦不得謂之溫也。

或問時邪未嘗無瘟症。如大頭天行蝦蟆瘟等症。不亦謂瘟疫之類乎。然此等瘟

症。究屬時邪。非同兵荒之後。死亡相繼。屍氣化爲厲氣而行瘟也。其治法不離乎東垣先生普濟消毒飲。設又可遇此。亦能用達原飲耶。亦能三承氣湯下之耶。

或問時邪盛行之時。亦有逢人傳染。似乎瘟疫者。究係六淫之氣。而非兵荒之後。厲氣所冲。見症即當用下者也。景岳全書亦有瘟疫一門。而施治之方。無異時邪。他書亦未嘗無論瘟疫者。而亦治同時邪。若有高明。於傷寒外定爲時邪一門。於時邪外定爲時邪之瘟疫一門。於時邪之瘟疫外另定天地厲氣所中真正瘟疫一門。如此分門別類。按症施治。自可無訛。惜古無是書。致吳氏混瘟疫於傷寒。謂所醫之症。止見瘟疫。不見傷寒。殊不知傷寒與瘟疫。風馬牛不相及。何可相提而並論也。

論時邪

今之醫者。見人有外感。卽曰時邪。卽斷之曰此七天症。七日不解。則曰十四天症。不知外因之症有三。曰傷寒。曰時邪。曰輕者則曰感冒。惟傷寒必講傳經。內經有之。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至七傳經盡。而太陽病衰。八日而陽明病衰。九日而少陽病衰。十日而太陰病衰。十一日而少陰病衰。十二日而厥陰病衰。治之各通其臟脈。病日衰已矣。此不過本七日來復之義。並無復傳之說。復傳之說。出成無己注釋之謬。前人馬玄臺早批駁之。蓋厥陰至太陽有數經之隔。豈有遽出而傳太陽之理。卽七日傳經。在內經亦明白示人。知在太陽。卽在太陽治之。不必待傳陽明也。知在陽明。卽在陽明治之。不必待傳少陽也。知在陽分。卽在陽分治之。不必待傳入陰分也。且所謂一日二日者日字。亦不可呆講。猶言一傳二傳耳。蓋人有虛實不同。有胃氣素旺。太陽受邪。經二三日而不傳陽明者。有衞氣本虛。始終太陽之邪不去者。豈可以呆法治之。凡此之

論。乃論傷寒也。而江南無正傷寒。如仲景麻黃等湯。殊不合用。大抵時邪居多。所謂時邪者。冬寒春溫。夏暑秋涼。受之者曰時邪。又有冬宜寒而溫。春宜溫而寒。夏宜熱而涼。秋宜涼而熱。所謂非時之寒熱。故直謂之時邪。其受寒涼。有由太陽而入者。必有頭項痛腰脊強等症。或傳陽明。必有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等症。或傳少陽。必有脅痛耳沈口苦等症。此當按三陽治法。勿使傳裏。此所謂小傷寒也。但亦當小其治耳。其受溫熱者。大抵由口鼻而入。不走太陽。每由陽明而達膜原。失治則易侵心胞。有神煩詁語之慮。治宜辛涼。涼藥爲主。辛藥爲佐。若夏令炎熱太過。致煩熱無汗。此必用白虎湯。或天生白虎湯服之。卽大汗而解。但必先審其大渴欲冷飲。乃真受熱。否則亦不可妄投也。若夫感冒不過些微外感。小小疏散。或有停滯。稍加消導宣通。不難一藥而愈。乃醫者。亦曰此七天症候。初感未免兼有寒熱。乃曰此作瘧未正。多用柴胡。欲其成瘧。不知柴胡乃少陽經藥。感冒初起。無

在少陽經者。柴胡誅伐無過。感冒不轉難去耶。更有見感冒卽曰時邪者。治以溫疫論之達原飲。不愈。卽轉用下法。以致害人而無悔。尤可歎也。夫溫疫論作於吳又可。伊乃明末人。其時兵荒相繼。百姓流離。死於溝壑者。不知幾千萬。其尸氣化爲厲氣。流行於天壤之間。中其氣者。延門逐戶。無不受病。且傳染無窮。古方雖間有溫疫。而無以溫疫成書者。吳又可窺破病由口鼻而入。邪在膜原。遂立達原飲。且宜急下。故方多用下法。其時治必有效。因特撰溫疫論二卷。獨開生面。未嘗非醫家之一助。然其書義理粗率。不求精詳。果遇溫疫之年。可用其法。今之時邪。並未溫疫。何可妄用。若夫視時邪無異溫疫。初診卽用達原飲。草果、厚朴屢進。以致燥熱不堪。旋卽以大黃下之。幸而生者。且以爲功。不幸而死。則以爲病本不治。其貴有以致之也。以達原飲治時邪。不知出於何典。可怪哉。尤可詫者。或有重勞倦。未免寒熱。而亦治同時邪。投以達原飲。夫勞倦發熱不重。有汗不退。乃陰虛也。而

誤爲時邪遏伏。妄用達原。致犯虛虛之戒。遺人禍殃。予親友中被害不悟者有之。徒令予爲之浩歎而已。吾家有習醫者。務須博覽羣書。精求義理。勿貪一書之簡易。孟浪施治也。大抵勞倦之寒熱。似乎外感者甚多。然必有辨其熱必不甚。且按之愈重。則熱愈輕。寒亦若有若無。或輕或重。得煖便解。熱時或有微汗。仍不退熱。其手心之熱。必甚於手背。或兼頭疼。或時疼時止。或重或輕。雖身體倦痛。精神疲困。而人事清白。無神糊話語之象。此則調其氣血。安心靜養。自然痊可。更有勞倦傷陰。汗不退熱。則以生地、當歸韮。養陰清熱。熱自退而病自愈。若誤以外感治之。必犯虛虛之戒。再以時邪遏伏治之。妄用達原飲。鮮有不殺人者。

論初診用藥

初診立方。宜小其制。不及可以補進。太過恐挽救爲難也。如遇傷寒。似可以用麻

黃湯。而姑用羌、防。江南無正傷寒。麻黃湯甚不合用。昔陶節庵製九味羌活湯。以代麻黃湯。煞有苦心。知人傷於寒則病熱。於方中特少加生地、黃芩。以預防之。真良法也。然予思初受寒邪。芩、地究慮其早。往往去芩、地加當歸、赤芍。兼加二陳以和暢陽明。使痰不生而邪無所踞。寒頗易解。而熱亦不甚。似亦芻蕘之一得。遇陰虛不能化汗者。當歸用至八錢。一汗而解。曾醫李青原著有成效。此等運用。學者宜知。至於傷風。亦不必驟用桂枝。南方之風氣柔弱。非比北方之風氣剛勁。只須蘇、杏、二陳加防風錢許可解。如果頭痛項強。傷及太陽。不見有汗。則羌、防亦可稍加。如果畏風兼畏寒。則桂枝亦可加用。但不宜多耳。至於時邪症候。乃天地六淫之氣。非盡寒邪。亦非盡熱邪也。如受風寒。則按上法治之。如受暑則多從口鼻而入。侵及心胞三陽之藥。全不合用。宜清暑益氣湯、六一散。或生脈散。於醫書暑門內參酌而用之。惟暑能傷氣。不可妄用溫散。暑能傷陰。不可妄用剛燥也。如受熱

則所謂陽邪不同暑乃陰邪也。故受暑必有汗。而受熱必無汗。受暑則心中懊憹。受熱則神情煩躁。人參白虎湯、天生白虎湯服之、一汗而解。有治之已遲。熱入心胞者。則犀角地黃湯在所必用。診此須分晰明白。切不可暑熱混爲一門也。若夫長夏傷於溼。有宜燥者。有宜利者。但長夏受溼。往往兼暑。暑傷氣、暑傷陰。專於燥利。又恐轉傷陰氣。溼更難化。昔人以補中益氣湯調理脾胃。溼自不能困脾、以六味地黃湯治下焦溼熱。而溼熱因養陰而化。此皆治其本也。若先治其標、則五苓散、四苓散、平胃散、小分清飲、滲溼湯、皆可相宜而用。要之溼有未化熱者宜燥。漸化熱者宜溼熱兼治。古方所以有二妙三妙也。溼有全化熱者。則宜專治其熱。今人總言曰溼熱而不分此三等治之所以鮮效也。至于冬傷于寒。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溼。此內經之言也。而喻西昌增爲長夏傷于溼。秋傷于燥。實有至理、足補內經之缺。常見秋分以前。或暑氣未盡。卽溼氣亦未盡。秋分以後。暑溼俱退。

金風拂拂。燥火侵人。肺不耐燥。故生咳嗽。喻氏清燥救肺湯。實可獲效。乃柯韻伯以爲多事。此不過欲抹煞前人。自詡高明耳。卽其傷寒注釋之書。何能如喻氏之深入而顯出。吾輩宜宗喻氏。卽秋燥一層。毋庸疑議。庶可備六淫之氣。而詳審時邪之病也。但用藥之道。宜小其制得效乃漸加增。李士材云。將欲用涼。先之以清。將欲用熱。先之以溫。後人萬不及前人。安得任意妄用乎。至於大寒大熱之藥。尤宜謹愼。寒藥如水。熱藥如火。譬如一卷書。錯落水中。急急撈起。難免破爛矣。錯落火中。急急救起。難免枯焦矣。病人之臟腑。豈堪破爛枯焦乎。若夫用下。更宜愼之。又愼六淫之邪。如風寒便閉。腹痛拒按。熱邪傳裏。神糊譫語。可以用下。然非瘟疫。亦下不可早。至暑溼亦可用下乎。戴北山瘟疫明辨。較勝於吳又可瘟疫論。然其書止辨氣一條。謂瘟疫必作屍氣。不作腐氣。可見時邪瘟疫之分。而其餘所論。則皆時邪也。何不云時邪明辨。而曰瘟疫明辨耶。其最誤人者。謂下法至少用三劑。

多則有一二十次者。人之腸胃無血肉。不得已而用下。未嘗不傷氣血。下至一二十次。豈不邪正俱亡耶。戴北山究治何人。具有成效。並無醫案。而爲此妄言。其害不更勝於吳氏耶。今之醫者。輕率用下。往往以此爲辭。現有鄉醫某姓。在城懸壺。好用下法。屢次誤事。每以下遲下少爲說。予親見李氏子出癍。被其再下而死。而猶執戴氏之說以爲辨。豈不深可痛恨哉。予此篇眞可謂之明辨。我後人宜細玩之。切忌之。毋負老人苦心也。

論肝氣二條

人之五臟。惟肝易動而難靜。其他臟有病。不過自病亦或延及別臟。乃病久而生尅失常所致。惟肝一病卽延及他臟。肝位於左。其用在右。肝氣一動。卽乘脾土作痛作脹。甚則作瀉。又或上犯胃土。氣逆作嘔。兩脅痛脹。肝之大脈。佈於兩脅。而胃

之大絡。亦在兩脅也。又或上而冲心。致心跳不安。又或上而侮肺。肺屬金。原以制肝木。而肝氣太旺。不受金制。反來侮金。致肺之清肅不行。而嗆欬不已。所謂木擊金鳴也。又或火化爲風。眩暈非常。又或上及巓頂。疼痛難忍。又或血不榮肝。因不榮筋。四肢搐搦。周身抽掣。又或疎泄太過。致腎不閉藏。而二便不調。又或脹及背心。痛及頭項。其變幻不測。不能盡述。其往來無常。不可思議。總之肝爲將軍之官。如象棋之車。任其縱橫。無敢當之者。五臟之病。肝氣居多。而婦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氣。則思過半矣。內經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酸以斂之。甘以緩之。後人立方合三法爲一方。謂之逍遙散。用柴胡爲君。以爲辛散。用白芍以爲酸斂。用炙草以爲甘緩。因肝氣必有肝火。又加丹皮、山梔。謂之加味逍遙散。今之醫者。一見肝氣。卽投以逍遙。不應卽投以加味逍遙。再不應則束手無策矣。不知內經論治肝不過言其大概。臨證則變幻無常。而治法甚多。豈能拘於三法。予嘗深思詳考。治肝竟

有十法焉。心爲肝之子。急則瀉其子。一法也。腎爲肝之母。虛則補其母。二法也。肺爲氣之主。肝氣上逆。淸金降肺以平之。三法也。膽在肝葉之下。肝氣上逆。必挾膽火而來。其犯胃也。嘔吐夾酸夾苦。酸者肝火。苦則膽火。宜用溫膽法。平其膽火。則肝氣亦隨之而平。所謂平甲木以和乙木者。四法也。肝陽太旺。養陰以潛之。不應則用牡蠣玄武版介屬以潛之。所謂介以潛陽。五法也。肝病實脾。則仲景之老法。六法也。亦有肝有實火。輕則用左金丸。重則用龍膽瀉肝湯。亦應手而愈。七法也。合之內經三法。豈非十法乎。若夫專用破氣。縱一時較快。而旋卽脹痛。且愈發愈重。此粗工之所爲。不足以言法也。然而庸庸者。大抵以破氣爲先。否則投以逍遙散。至不應。則以爲病重難治。豈不寃乎。予故特作肝氣之論。

或問逍遙散一方。集方書者。無不取之。如子言其方竟不可用歟。予應之曰。逍遙散本是良方。奈粗工不善用。遂覺不靈耳。其方以柴胡爲君。主於散鬱。所謂木鬱

達之也。果病者肝氣鬱結。或爲人所制。有氣不能發泄。鬱而生火。作痛作脹。脈雖弦數而見沈意。投以逍遙辛以散之。自然獲效。若其人並無所制。而善於動怒。性不平和。愈怒愈甚。以致肝氣肆橫。脹痛交作。不時上火。頭疼頭暈。脈來弦數而無沈意。此乃肝火化風。平之不及。而猶治以辛散。譬如一盆炭火。勢已炎炎。而更以扇扇之。豈有火不愈熾而病不加甚耶。故逍遙散非不可用也。奈用之者。自不求甚解耳。

論類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三條

類中之症。多由肝虛生風。所謂內風。非外風也。間有外風引動內風者。然所見甚少。大抵風自內生也。故景岳直謂之非風症。其論曰。凡非風。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四肢無力。掉搖拘攣之屬。皆筋骨之病也。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虧

損。不能滋養百骸。故筋有緩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總由精血敗傷而然。如樹木之衰。一枝精液不到。卽一枝枯槁。景岳素重溫補。而於類中之症。則獨重養血。誠以內經有云。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治偏廢者。能無以養血爲主乎。陳臨川先生有云。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可謂要言不煩。予數十年來守此法。以治類中。未有不效。雖初病亦有痰涎壅塞。不得不先爲疏通者。然如活絡丹方。不宜多用。恐養陰不及。反耗其陰也。乃乾隆年間揚州鹽商。不知所延何醫。製有再造丸。藥味夾雜五十餘味。多用香燥。以爲可以通絡開竅。全不思類中多由精血不足。肝失所養。虛風鼓動。經絡空虛。香燥太過。轉傷陰血。何能息風乎。吾鄉有原任池州府吳某者。半身不遂。延予調治。其人好內。腎不養肝。陰虛火盛。且食量甚大。專嗜肥濃。胃火亦甚旺。予專以滋肝清熱。兼以清胃消痰。日見痊好。惟語言蹇滯耳。或勸以須服再造丸。予再三開導與病不合。伊見手足如常。亦

暫依從。常服膏方。不復診治。已數年矣。乃忽急延予診。至則臥牀不起。謂左腿不知何在矣。細詢其過。則有某醫者。勸服再造丸。其人本自寶此丸。連服五丸。而左腿若失矣。伊悔恨無窮。求予挽救。予曰。還爾腿尚可。履步如常。萬不能矣。仍以前法加減。調治十數日後。腿漸有知。又數日漸可待人而行。而輭弱無力。其人年逾七旬。現雖尚存。然經年臥牀不起矣。再造丸之害如此。不知醫而妄用者。尚慎旃哉。

今之人先天不足。氣血多虧。加以利慾薰其心。酒色耗其腎。肝失所養。木燥生風。類中之症。多由於此。能先事預防。一病卽治。調養得法。或卽全愈。或帶病延年。予所治者不少。大約除中風不語。最難獲效。予卻不治。餘則鮮有無效者。但總不用再造丸耳。如莊儀吉類中幾二十年。至今尚存。劉頌芬類中十年。尚能游覽。龔趙氏乃吾義女。類中治愈。今已十餘年。並不復發。又治丹徒縣熊公。今亦十餘年不

復發。卽如今歲朱惠疇、王新樓皆有中象。一治而愈。凡此皆先告以勿妄服再造丸。夫再造丸非必一無所用。如遇肥人多痰。經絡阻塞。或夾外風。其方香藥散藥不少。亦可有效。而如遇腎不養肝。木燥生風之症。則服之無益而有損。近來此症甚多。而一遇此症。病者。醫者。以及旁人。無不欲服再造丸。嗟乎。醫理精深。豈一再造丸遂能治天下之類中症耶。予明辨之。尙望醫者同辨之。不然。吳某前車可鑒也。

予治類中症。嘗用十味溫膽湯加減。其方有開有合。以開進補。以補進開。不凉不暖。調理最宜。而治類中爲尤合。惟初病夾痰。不宜用蔘。則易以沙蔘、孩兒蔘。初病風火交盛。則以生地易熟地。心肺火旺。則以麥冬易遠志。以白芍或女貞易棗仁。若夫筋惕肉瞤。則羚羊角在所必用。所謂入肝舒筋之聖藥也。更佐以豨薟。雖口眼歪斜。無不應手而愈。至經絡不和。血脈不通。則加以蔘鬚、歸鬚。謂之二鬚飲。或

助以橘絡、絲瓜絡。謂之二絡飲。至大便結燥。養陰卽以潤燥。久自能通。或以五仁潤之。切不可下。致犯虛虛也。方藥甚多。不能盡述。大致如此。在後人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耳。

附錄龔趙氏常服調理方

大生地八錢　北沙參三錢　大白芍三錢　大麥冬三錢
法半夏一錢五分　陳　皮八分　雲　苓三錢　生甘草八分
枳　殼一錢　鮮竹茹三錢

時有加減。總不出此範圍。用十味溫膽意而不拘拘成法。如女貞、羚羊、豨薟、二鬚、二絡等。亦臨時酌用。此方服數十劑全愈。迄今三十餘年。其方珍藏。其人猶健。豈易易哉。

論胎孕附論胎產金丹

或謂予論症宜遍考病機。詳求治法。始於人有益。乃論止一二。毋乃太簡乎。不知醫書汗牛充棟。症無不備。方法繁多。何能更著書立說。惟古書雖係名家。或立說偏執。予不得不辨。庸工淺陋。誠恐害人。予不得不辨。而予非治有成效。屢試屢驗。亦不敢妄爲辨論也。卽如胎孕一門。婦人以此爲重。數年不孕。卽延醫服藥。膏丸並進。乃不獨不能受胎。而轉生他病。月事不調。一月經行二三次。甚且淋漓不盡。致成崩漏。此何以故。大率醫家皆以溫熱藥爲主。而婦人亦以爲多服溫熱。卽可受孕。不知未能受胎。而早已受害矣。夫天地之道。陰陽和而萬物生焉。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其以春藥醫男子。謂可種子。已遺害無窮。何能生子。卽或生子。而胎毒甚重。赤遊丹等症。疊起環生。縱或苟延。天花症斷難存活。此男子服春藥之效也。乃治婦人亦用此法。以致血海之波瀾不靜。血熱妄行。經且不調。安能懷孕乎。總之婦科首重調經。縮則爲熱。過則爲寒。如果月事愆期。脈來遲濡。實屬虛寒。寒體

不能受胎。溫經亦可。但此等脈象最少。蓋今之婦人。十有九肝氣。脈多弦數。再服溫熱。必致肝火盛而血妄行。其患豈獨不受胎乎。予嘗見望子之婦人。愛服暖藥。而庸工多附婦人之意以用藥。究之子不得孕而病不離身。實堪痛恨。故辨言及此。至於業已受孕。而又易於滑胎。大約在三月內者居多。請醫保胎。竟未見有能保者何也。蓋庸工既不讀書。故不明醫理也。夫婦人懷孕一月足厥陰肝養胎。二月足少陽膽養胎。三月手厥陰心包絡養胎。四月手少陽三焦養胎。四經皆有相火。凡滑胎者。皆由水不濟火。血熱所致。欲安胎必須涼血。雖朱丹溪代人安胎。用白朮爲末。以黃芩煎湯下之。遂得安好。後人因以黃芩、白朮爲安胎之聖藥。其實黃芩性涼。白朮性燥、懷孕三月。前後胎火相火並旺。只宜涼之。不宜燥之。今粗工安胎。總恃此二味。或加續斷。而全不見效。不知胎前宜涼。三四月內尤宜於涼。治以燥藥。胎何能安。續斷性溫而動。保胎宜靜不宜動。藥當論性、豈能取其名以爲

用耶。若至五六月間。足太陰脾足陽明胃養胎。可健脾胃。丹溪方或可全用耳。丹溪必不欺人。但其方未注月分。恐亦在脾胃養胎時耳。蓋胎以二十七日爲一月。三月半後。已換養胎之經矣。予安胎不知凡幾。無有不效。如丁鄒氏三次滑胎。鄒趙氏七次滑胎。繆余氏十一次滑胎。總在三月之內。後俱請予保胎。無不安全。且生產後或更懷孕。竟無滑胎之慮。予總以生地養血涼血爲君。黃芩則加之。白朮則不用。人稱余善保胎。其實並無異法。不過深悉養胎之經。知胎前宜涼之理。不泥於丹溪之法耳。此實屢試屢驗。故詳論之。以示我後人。庶不至以濟世之術。轉變爲戕生之術云。

附論胎產金丹

或問胎產金丹用以調經可乎。曰。不可。金丹眞艮方也。然名曰胎產。因胎前產後而設。其方以河車爲君。佐以肉桂。取溫暖暢達之意。懷孕將至足月。不復宜涼。服

金丹一二丸。可以易產。產後最忌停瘀。服一二丸。可以行瘀。予治旗營婦人。懷孕五六月忽小產。二胎不下。腹痛異常。以芎歸湯下金丹一丸。不過數刻。衣胞下而腹痛止。足見爲行血通瘀之品。胎前產後。實屬相宜。至婦人經水不調。豈皆虛寒停瘀所致。如果過期不至。子宮虛冷。金丹可服。否則經不過期而轉頻數。金丹豈可服耶。至有善於滑胎。而欲以金丹保胎者。則保之適以催之。殊可笑也。

雜論十一條

病之生也。百出不窮。治法總不外乎陰陽五行四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醫以陰陽五行。調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尅。仍不外乎陰陽。陰陽卽血氣之謂也。氣爲陽。血爲陰也。氣血卽水火之謂也。氣爲火。而血爲水也。氣無形。而血有形。氣附血以行。血無氣亦不能自行。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陰陽和而萬物

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陰陽必得其平。醫者偏于用涼。偏于用溫。皆不得其正也。醫有定理。亦有活法。王太僕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此定理也。又有論目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責其無水。能近視不能遠視。責其無火。夫目乃水精之光。無水則任意滋水可也。而書稱目無火不病。又稱眼病無寒。設以不能遠視之故而任意補火。能無損目乎。凡人生而近視者甚多。往往不受熱藥。此則當參以活法。不可盡責其無火也。

用藥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際。病重藥輕。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否則法先宜小。有效乃漸加增。不得以古方分量之重爲準。況攷古方之分量合之於今。並不甚重。如仲景立方。動以斤計。或稱升合。似甚多也。及其用末藥。不過方寸匕。丸藥如梧子大。所服不過三十粒。又似甚少。何丸散湯液之相懸如此耶。攷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爲今之一兩。古三升爲今之一升。則所兩者。僅得今之三錢耳。且仲景

湯液總分三次服。則又止得三分之一。合而計之。豈非古之一兩。僅得今之一錢乎。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強弱。藥有剛柔。醫者知所變通。庶幾有得耳。

凡人有病。如鎖錯鐄。醫者治病。如以鑰開鎖。不善開鎖。雖極用力而鎖不開。甚且將鎖損壞。銅匠善開鎖。只須銅線一根。輕輕一撥。而鎖自開。故不善治病者。雖用重劑。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須一藥。卽可得效。初學治病。當自審其能治則治。否則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識病情。孟浪用藥。將人損壞。雖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鎖可損也。人亦可損乎哉。

凡用藥調理病人。如澆灌花木。然有宜清水者。有宜肥壯者。旣得其宜。而又澆灌適中。無太過不及之弊。自然發旺異常。調理病人亦然。有宜清養者。有宜峻補者。有宜補氣者。有宜補陰者。必求其當而後有效。不可蒙混施治也。卽如有求速效者。以爲人蔘補氣。旣服人蔘。何氣尙不足。熟地補陰。旣服熟地。何陰尙不足。不知

用藥培養。亦如澆灌花木之道。澆灌得宜。則花木藉以易長。非所澆灌者。卽是花木也。卽如芍藥最宜稠糞。多以稠糞加之。豈卽變爲芍藥乎。是故氣虛者。宜蓡。則人之氣易生。而人蓡非卽氣也。陰虛者。宜地。服地則人之陰易生。而熟地非卽陰也。善調理者。不過用藥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氣。若以草根樹皮。竟作血氣用。極力填補。如花木之澆肥太過。反遏其生機矣。我輩用藥。總安輕重得宜。不可呆泥。況善用補者。補中有開。譬如作文盡填實字。無一虛字。可能成文乎。總之不通儒學。不能通醫理也。

藥有甚貴。宜於人有益而反有損者。人蓡是也。據本草。人蓡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可謂仙丹矣。於是富貴之家。病至莫救。無不服蓡者。奈十難救一。蓋蓡雖補氣。必得人有氣而弱。可以補救。若氣至無何有。人蓡何能爲無氣之人。生出氣來耶。然此不過無益而已。而更有損者。何也。富貴之人。驕奢之性。淫欲不節。自謂體

虛。初病即欲服蔘。庸工無識。意在奉承。一藥不效。遂即用蔘。或因外感邪滯未去。得補不治。或因內傷壯火食氣。得補病進。予至親丁吳氏。肺熱音啞。某醫順病人之意。人蔘服之數兩。而更無音。乃延予診。囑以停蔘。進瀉白散數服而愈。又予至友吳在郊翁。肝火上升。頭暈出汗。其家皆以爲虛。某醫亦以爲虛。逐日服蔘。而汗暈更甚。遂延予診。欲代平肝。本人深信。而旁言嘵嘵。以爲如此溫補。汗尙不止。況停蔘服陰藥耶。予辨以服蔘多日。毫未見效。且覺病進。猶不更法。必欲以蔘治死老翁耶。予曾代伊家排難解紛。素知感激。故能如此爭論。而其子以爲知醫。最喜用蔘。某醫附和之。究不信予之言。幸老翁深信不疑。自願服予之方。予總以平肝養血爲主。調理一月而愈。然則服蔘何益耶。更有目覩者。吾鄉富戶趙氏。爲予近鄰。其父血痢。死于蔘。其弟疔證。亦死于蔘。又有吳景賢者。偶感時邪。趙氏因其父之老友。特送蔘數錢。景賢並不肯服。奈旁人以爲財東所送。何能不服。某醫尤加

附和。極力勸服，遂致邪不出而死。此皆人所同知。以益人之藥而損人。誰之過歟。

予治病四十餘年。大抵富貴者少。中平者多。類多無力用蔘。而予亦輕易不用。即富貴之人。其病不當用蔘。予必禁止不用。如必用蔘而始能活人。則無力之人能活者有幾哉。

藥有極賤。似於人無益。而大有益者。黑芝蔴荄是也。予嘗治肝氣脹痛異常。氣逆嘔吐。前醫用二陳、香附、木香。順氣不效。加用破氣。如枳殼、腹皮、烏藥、沈香之類。更不效。予思肝氣橫逆。固非順氣不可。但肝爲剛臟。治之宜柔。前醫所用皆有剛意。故肝不受。治宜甘以緩之。兼養陰以平肝。然非兼通氣之品。亦難速效。惟通氣之藥。難免剛燥之意。偶思及芝蔴荄。外直內通。其色黑可逕達腎。其性微涼。毫無剛意。遂用一支。助以金橘餅三錢。一服而效。數服全愈矣。每遇舉發。即用是方。無不速愈。嗣後予治肝氣必用之。無不應手。所謂輭通於肝最宜。因思凡人臟腑之氣。

無不責通。內經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固已。而推廣其意。通則不脹。脹則不通。通則不逆。逆則不通。凡治氣病。無不宜通。不獨肝經也。兼治哮症多年。腎氣上逆。予用六味地黃加減爲丸。每服五錢。以芝蔴荄一支。煎湯下。竟能漸愈。久不發矣。又治肝氣犯胃。飲食阻滯。欲成膈症。予以滋潤平肝。淸金暢胃之品。加芝蔴荄、金橘餅十數服而愈。又遇脹症。幾有單腹之象。予用甘麥大棗湯加芝蔴荄、金橘餅。連服月餘而愈。其他諸氣爲病。服之得效者。不可數計。今諸親友。凡有氣症。延予診治。必囑以芝蔴荄爲家藏。若夫財翁。惟知愛蔘。此種賤藥之妙。彼固不知且不信也。此藥各家本草所不載。予偶得之。十年於茲。始以治肝氣。漸則可治之病甚多。雖蠱脹單腹。亦所能治。予不肯以爲獨得之奇也。特表而出之以公諸世。

予嘗以所閱醫書。配以儒書。如內經儒書之五經也。仲景傷寒論、金匱玉函。儒書之四書也。漢以後醫書雖多。皆不甚醇正。惟喻嘉言發揮仲景之書。精微博大。奧

義畢宣。儒書中之朱註也。雖有柯氏出其後。意欲抹煞喻氏。以炫其書。亦如朱註之後。有吹毛求疵。妄肆譏評者。究何能滅朱文正而行其說耶。予所以心悅誠服於喻氏也。惟其書獨詳於傷寒、金匱。欲爲仲景後之一人。其醫門法律於雜症頗略。幸有馮氏錦囊。書稱美備。議論深醇。且其書於幼科尤爲精細。爲錢仲陽所不能及。卽如痘症一門。予嘗本之以治家中痘症。皆萬全無弊。時下幼科所未嘗見也。予故於喻氏外。又推重馮氏。而欲後人學之也。

予不習外科。而治楊梅瘡十數人。果未吃捺藥。無不應手而愈者。蓋推馮氏治痘之法而用之也。今外科治楊梅。總不離乎下法。不知此毒必須升透。卽如治天花。果能升透如花之發旺。自然上漿結痂。無不順吉。升透之法。必善內托。保元湯、人蔘、黃耆、官桂、糯米、紫草、甘草。所以爲主方也。若肆用大黃。氣血下虛。痘必內陷。毒何能透。命何能保耶。夫天花先天之毒也。楊梅後天之毒也。先天之毒欲透發之。

猶必內托不可。傷其氣血。後天之毒欲透發之可不內托。而惟以大下。傷其氣血乎。蓋氣血旺則毒易托出而易盡。無後患也。氣血弱則毒難托出而難盡。遺禍無窮。是故切不可傷其氣血也。天花楊梅。竟屬一理。予比而同之。聞者得毋驚而至於惑乎。然予治天花。雖少而無不愈。治楊梅較多而亦無不愈。取錦囊治痘之意而貫通之。屢獲大效。吾家後學。或不治楊梅。而家中生育甚多。幼子童孫難免痘症。能講求於馮氏之書。庶幾有得而不至受時下幼科之害也。

今將治楊梅之法。姑述大略。楊梅初起。火毒甚重。大便必難。不得不先通之。龍膽瀉肝湯加大黃三兩劑。大便已通則止。此等毒由肝腎受者居多。故先用此湯。或已現於面。毒已由臟及腑。面部多屬陽明。陽明主肌肉。則用河間防風通聖散。內有發散攻下清涼解毒諸藥。且有兼顧氣血之品。可服三四劑。亦大便通即止。二方皆以土茯苓二兩。煎湯煎藥。戒吃茶葉。恐解藥性。嗣則看其人之本體。如氣分

不足。則以四君加敗毒之品。銀花、槐蕊之類。如血分不足。則以四物加敗毒之品。銀花、槐蕊可以多加。更加養血涼血之品。亦以土茯苓煎湯煎藥。另合五寶丹、硃砂五分。琥珀五分。滴乳石五分。珍珠五分。研極細。入冰片二分五厘。牛黃五分。再同研。加飛羅麵二兩和勻。磁瓶收貯。每服五分。土茯苓湯下。逐日必戒茶飲。恐解性。可以土茯苓湯代之。如此醫治。輕者丹服一料卽愈。重者不過二料。無不愈者。予屢見有過服下藥。致飲食不進。而其瘡臭不可近。予用歸脾湯合加味五寶丹。不過三服。其臭遂止。十日後而其瘡愈矣。其一爲巫某。其一爲老友柏邃庵。今邃庵八十有四猶健。可問而知也。

最可笑者。吾鄉之小兒科。自不知書。毫無學問。不過其師傳以發散消導數方。如張子和三子養親湯。蘇子白芥子、萊菔子。在所必傳。加以羌、防、柴、葛、枳殼、腹皮、山查、厚朴、消導藥十數味。再傳以脈案。曰。受涼停滯食乳相裹。防變防驚數語。遂卽

懸壺行道矣。每遇臨症。即將師傳數語立方。叮囑人家症重不可吃乳。米飲亦不可吃。日以發散消導與服。數日不退熱。不易原方。雖十數日不退熱。仍用原法。略爲加減耳。其家少進米飲。則曰吃壞了。因燥藥吃多。血分大虧。不能榮筋。以致抽搐。則曰此急驚也。吾早言之矣。多日不吃飽乳。且服發散。治得氣微欲絕。則曰此慢驚也。吾早言之矣。直至於死。醫者不悟。而受害者亦不悟。猶以爲先生甚靈。彼早言矣。尤可恨者。有拂驚之婦人。毫無傳授。妄行作孽。其兒並無驚。實因誤藥。氣血已虛。往往一拂而死。夫喜怒憂思悲恐驚。驚乃七情之病。必因驚嚇而後起。豈有因外感而成驚者乎。我輩方脈。不看幼科。然因方脈而救小兒者不少。如曹耕之之孫女。某幼科治之將死。遂請拂驚老婦。余再三勸止。囑令止藥。吃乳食粥。數日全愈。韋廷璋次子。甫生八月。偶因外感發熱不退。某醫肆用發散。不許吃乳以及米飲。延至多日。看看待斃。乃囘絕不治。適予至伊家有事。廷璋向予求救。予以

手指探其口。伺裹予指。知將餓死。乃僞曰我有妙方。能救此兒。但先須吃乳。其家謂已將斷氣。何能吃乳。予斷以必能吃乳。但須其母上牀以乳就之耳。其母依言。以乳就之。果然能吃。且吃不少。乳後安睡。予告以今夜且不必服藥。明早我來進藥可也。次早往視。兒夜間吃乳不少。且得安眠。似已全愈。伊家問藥。笑應之曰。予有何藥。仍吃乳耳。此兒有病多日。過服發散消導。有何外感。有何停滯。又不許吃乳。直餓死耳。而不死者。殆與我前世有緣也。其家感激。強將其子寄我名下。予亦聽之。又在蔣姓家診病。其家順以小兒藥方請教。予看脈案。痰喘聲如拉鋸。藥甚利害。予問小兒何在。奶媽現抱在予旁。並無拉鋸之聲。惟神氣甚弱耳。予稍爲診脈。曰。此發散消導太過。想必又不許吃乳。乃虛痰耳。速宜進乳。不必服藥。其家依言。數日全愈矣。幼科之誤人也。予姑略述二三。類此者甚多。不能盡舉。我後人學方脈。於幼科亦須留意。凡名家醫書。皆有幼科。固宜善看。而馮氏錦囊。由小兒始

以痘科終。尤不可忽。果能遍看方脈。小兒無不兼備。家中生育頗多。庶不至受幼科之誤也。

知醫必辨終

〔清〕莫枚士 述

研經言

中國醫學大成

研經言提要

清、莫枚士撰。枚士字文泉。歸安同光時人。儒者論學。必先窮經。治醫亦然。醫書之最古最難解者。厥爲內難傷寒金匱。及諸經。歸安莫枚士。素治小學。以研醫經有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註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註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凡所論述。不特不故示高深。且不標新立異。洵爲啓迪後學之作。陸公懋修。嘗言惟莫著能以經解經。以方求病。信然。是書衰焯首先選刊於醫學扶輪報。再刊入裘氏醫藥叢書。朔章後得月河莫氏原刻本四卷。乃同裘氏刻本。互相校勘。知莫氏原刻本卷四。有校正靈樞經脈篇文、讀經脈書後、讀仲景書書

後、傷寒論跋、傷寒論例跋、傷寒痙濕暍篇跋、傷寒太陽篇跋、讀金匱書後。計八篇十八頁。爲裘刻本所無。故本書從莫氏原刻足本。幷錄袁序。增以圈點而刊行之。

袁序

莫枚士研經言一書。余從丹徒楊霽青先生抄得者也。全書四卷。凡一百五十餘篇。多釋經辨誤之作。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陸九芝陸心源二家序中已詳言之。余諷誦再四。覺此公之學養卻優。不獨其疏證經義。獨具卓識。卽其評論近世名醫。如謂葉天士臨證指南。於溫熱脾胃最精等處。皆極平允之論。以視黃坤載陳脩園輩之一味泥古。抹煞先賢者。其相去爲何如耶。跡其生時。適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故雖經鏤版。而所傳未廣。余曩讀世補齋醫書。卽知有先生此書。而四方尋覓。竟未得見。後承霽青先生賜覽。因得錄一副本。私心欲廣其傳。以公同好。故於醫學扶輪報神州醫藥學報中。皆擇尤刊布。誠以維持絕學。非廣爲流布。不能收效。今年春紹興醫藥學報社擬刊醫學叢書。以存國粹。貽書相囑。欲將此書刻入叢書中。因卽將所錄副本郵寄付刊。夫表彰前哲。刊刻遺書。原爲吾儕醫家之責。不足深論。獨是莫氏作此書時。卽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而今日貴社刻此書時。又值天下大亂。禍至無日之候。豈天心不仁。降此鞠凶。既塗炭其人

民。復肆虐於醫籍耶。抑刼運有常。洪楊距今已六十年。前造此因。今日應有此果耶。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貴社諸君子之用心。亦良苦矣。

丙辰首夏江都袁焯記於京口

陸序

余壻沈子彥模初。自吳興來謁。卽盛稱其師莫枚士先生之醫學。余卽以拙著世補齋初稿。介沈子正於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撰研經言屬校。并索爲序。既卒讀。乃嘆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經靈素。刊之三墳。既非蓬心人所能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以及脈經病源千金外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而亦視爲鳥篆蟲書。不可測識。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潛心小學。出其餘緒。以治醫家言。爲之審聲音。詳訓詁。以經解經。復以方求病。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如君之學。若漫譽以高出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知君者。君所著尙有數種。應請先以此册付手民。俾今而後之病人。得遇識字之醫。而免夭札也。里居戢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行將鼓棹游苕霅間。登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證。然亦勿勿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門也。是爲序。

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譔

按先生於甲申四月刊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於此序多所增改。今謹錄其初稿。

陸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不爲良相爲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秩宋元而禰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爲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爲尤甚。蓋近古多聞綴學之士。未必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醫爲市。卽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或各執己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夭札也。枚士憂之。据說文以釋疝癩之殊。据玉篇以明癩瘌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卽風癡。瘈削則證之周禮。定爲瘈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譌。蚘咬有例。柔痓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譌袪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獨念予妄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成就。讀枚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譔

自序

余於咸豐之季。避寇海上。時疫盛行。流民踵喪。盡無以救。始知醫之急於人也。而學之既有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繼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注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質之通人。以爲他日自鏡之資。余不敏。凡所論述。不敢故爲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記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書亦物也。讀而格之。以致其知。將爲診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藝。以俟能者。苕川迂叟自序。

研經言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枚士 述
江都 袁焯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炳章 校刊

卷一

原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氣。二水濕。三鬼神。四蟲獸。五器物。六飲食。七藥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後三者在身內。而八綱之中。各有數目。邪氣之屬。有風日霧瘴。有寒暑。水濕之屬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屬。有衝擊。有喪屍。有精魅。有禍祟。蟲獸之屬。有咬螫。有影射。有遺毒。有觸氣。器物之屬。有金鏃。有打壓。有觸傷。有湯火。飲食之屬。有禁忌。有過多。有五味所傷。有中毒。藥石之屬。有服藥過劑。有藥誤石毒鴉片。人事之屬。有喜憂欲恚恐。有行立坐臥。舉重閃挫。墮隊跌仆。總計其目。二十有餘。擬

引古論。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於此。

原賊邪

賊邪者。太一衝方之氣。因太一之氣不能自旺而來也。自太一言之曰虛風。自衝方言之曰賊風。自受於人言之曰虛邪。亦曰賊邪。經云。邪氣者。虛邪之賊傷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風從南方來曰賊風。以此推之則春分西風。夏至北風。秋分東風。季春西北風。季夏東北風。季秋東南風。季冬西南風。皆賊風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剋。而用八方對衝。一九相對。故子午衝而寒熱可以互勝。凡熱極反寒。寒極反熱之病準此。三七相對。故卯酉衝而溫涼可以互勝。二八四六相對。二坤熱土。八艮寒土。四巽溫土。六乾涼土。坤巽得溫熱之氣則皆濕土。艮乾得寒涼之氣則皆燥土。濕土漸於辰。旺於未。燥土漸於戌。旺於丑。故辰戌丑未衝。而燥濕可以互勝。靈九宮八風篇文。及素委和之紀。眚於三五艮。及乙丑乙未歲災。七宮十五艮文義。蓋如此。其原出於九疇八卦也。

原風濕

漢鄭康成注書洪範曰。風中央土氣。此言最的。土旺四時。故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之氣。皆於風見之。以五行言。曰五氣。以六元言。曰六氣。以四時言。曰四氣。以五方言。曰五風。以八方言。曰八風。自其偏勝者言。曰五邪。自六氣之偏勝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風。乃天地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茂萬物。收萬物。藏萬物者也。此氣失和。則病萬物。而又徹乎四時。故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以其氣散發。故經又以風爲木氣。而屬之春。猶濕亦爲土氣。而經或屬之秋也。夫濕有數種。第古人於水土之蒸氣。正謂之濕。而五氣之濕統於風。水穀之濕。直云水若飲。分別綦嚴。近世槪以濕目之。然古人治濕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謂濕也。

原榮衛

人有三氣。衛氣據素問注。出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二者皆氣也。二氣合行於心肺之間。則積而爲宗氣。本無形質。必有所附麗以行。故榮行脈中。附麗於血。衛行脈外。附麗於津。惟血隨榮氣而行。故榮氣傷則血瘀。津隨衛氣而行。故衛氣衰則津停。治血以運化榮氣爲主。治津以溫通衛氣爲主。知乎此而營血衛氣之說可

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脈。津所以濡筋。傷寒汗後四肢拘急此津不濡筋之故而榮之行。自手太陰始。故靈經脈篇序十二經。以手太陰為端。衛之行自足太陽始。故靈經筋篇序十二經。以足太陽為端。知乎此。而心榮肺衛之說可以息矣。衛出上焦據王素問注今靈樞經上作下誤

原易

病之得於歲氣者。一自正氣來。一自時氣來。正氣為病。以傷寒傷暑為最著。時氣為病。以冬溫寒疫為最著。皆以其極偏也。正氣太一方之王氣。本不病人。而人自觸之。謂之以人干天。時氣對衝方之戾氣。本能病人。而人適中之。謂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則觸之者病。而不觸者無與焉。以天令人則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卽染之。人氣處於獨。天氣統於同。所以正氣病無易。時氣病有易也。正氣雖過中而非厲。時氣卽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氣病。縱如傷寒傷暑之重而不易。時氣病。縱非冬溫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傷風欬嗽有相易者。以此欬嗽亦自時氣來。

傷寒溫熱診治論

所以謂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診之別也。然而傷寒傳變。則亦身熱。傷暑發狂。則亦氣盛。非症之無別者乎。淺人誤認。職是故耳。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更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爲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子。更用何藥以溫之。人生之患。縱有萬端。本草之數。止此一定。藥可通用。方何獨不可通用。近之解傷寒論者。執其中之白虎黃芩等湯。以證此書之兼出溫熱治法。彼將謂傷寒病始終不宜寒藥。溫熱病始終不宜溫藥乎。噫。醫可若是之固哉。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寒之爲氣。雖截然與熱對峙。而其傷人也。則隨人虛實而爲病。其人實則寒不能深入。但著於皮膚而閉其腠理。卽不得不熱。其人虛則寒無所隔礙。遂過乎肌表而達於藏府。卽不得不寒。苟取素風論之旨繹之。卽知仲景方論寒熱雜見之故

矣。若素熱論。人傷於寒。則爲病熱云云。乃專主寒邪在經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問。不兼直中言。與仲景爲寒字盡致者義別。河間泥此。遂謂傷寒有熱無寒。概指通脈理中等症。爲得之寒藥誤下。非惟厚誣仲景。并誤會內經也。寒之乘也。猛於他氣。故例曰。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河間乃謂溫熱涼寒。皆取傷寒而分其微甚。是以傷寒爲四氣病統稱。豈其然乎。寒之藏也。歷春至夏。則陽氣大泄。而不能復留。故例止云寒毒藏於肌骨。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河間乃續之曰。秋變爲濕病。冬變爲正傷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與語傷寒也明矣。

原瘴

古者於隔蔽之義。字止作障。說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墇作鄣者。係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即易阝以山而作嶂。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風多濕蒸而爲氣。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觀於字孳之義。而瘴之屬濕可知已。瘴取隔義。則與地氣發。天不應之霧相似。而與天氣發。地不應之雺爲對。但患霧氣者。千金自有症

治。與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徵近世混瘴於霧之非。病源通瘴於疫。余見東洋足本於青草黃芒瘴候。較中國本多四百餘字。所列瘴病證治獨詳。第其稱嶺南之瘴。猶如嶺北傷寒。似戾乎他論。當是指其盛行之勢相例耳。故其病不隸於傷寒諸候。而隸於癘疫。要之濕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槪疫也。外臺又呼瘴爲瘧。要之濕瘧亦瘧中之一端。未可以槪瘧也。聖濟總錄論瘴與巢王異。而診治加詳。亦足補前人所未備。大抵瘴之發也。自有挾寒挾熱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風、檳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熱者犀羚。見本經及綱目集簡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雖不比嶺南之甚。然塗泥卑濕。水氣適爲瘴助。往往於溫及暑病發時錯出其間。故尤於犀羚宜也。三吳老醫善使犀羚。蓋自此始。相沿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當者。

原痧

詩疏謂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十四。分其種類爲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狀皆如傷寒。有惡寒體熱。四支拘急。頭痛。骨悁屈申。張口欠故等候。本草綱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者相近。俱似傷寒。故有挑沙刮沙

之法。其腹痛悶亂。須臾殺人者。謂之攪腸沙。據此諸說。則痧本作沙。卽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人肉。則或挑或刮以出之。證治相符的有明徵。後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否爲射工病。但見惡寒發熱。狀如傷寒者。卽用之。於是治痧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誤者。以射工毒亦盛行於夏。故爾然夏月人氣自虛。倘非沙毒而用刮挑。則邪氣被刦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診者審之。至沙加疒旁作痧。而近醫遂云感觸痧穢。乃天地間另一種氣。此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也。

原胎

胞宮血氣之生源。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裹。卽令經閉腹大。謂之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行後。感男子之精。卽成爲人。感蟲蛇異物之精。卽成爲蟲蛇異物。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也。其自內入留者四。一爲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氣胎。治之下其

氣而消。一爲液。多痰之婦。當其經行胞滑。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爲水。靈樞謂之石瘕。與氣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爲血。當經行時。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宮。亦令人經閉腹大。絕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婦人本氣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攷病源。八瘕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彪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真有施泄。焉得似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焉得似胎。以今俗稱痰胎爲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鬼者。亦對人言之耳。但須分別此五者。方能各盡其法。如概予以統同之號。即概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也。嗟乎。醫學不明。難免闔門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諸。

成注傷寒論論

王叔和之次仲景論也。有義有例。各以類從。無可議者。成氏即用其本。故與玉函經次同。其六經六篇。又與千金翼次同。由晉而唐而宋。即此本即此次也。何自明以來。諸家竟以顛倒移易爲能哉。夫成氏至八十歲始注此書。則見聞廣閱歷深。

宜其辨別之精若此。然於脈證方藥則當。而於章節義例則疎。如六經篇首。不注明太陽陽明等之謂何。與太陽諸症獨舉頭項強痛惡寒以爲端。陽明諸症獨舉胃家實以爲端之義云何。若平脈法寸口趺陽兩脈迭舉。經意自有所指。成則各分段隨文以注之。使讀者茫然不知其何謂。凡此皆成氏之疎。欲窮經者。尙須參考病源千金等書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五志論

人應乎天。天有元陽。元陽者升於春。春時陽半在下。陰半在上。陽氣欲升而不能遽越。當旺而不能自如。則有雷霆以彰之。人應之爲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應肝。故肝爲怒。怒生於恨。成於憤。恨而不已。爲怨、爲慍、爲恚。憤而不已。爲奮、爲發、爲自強。元陽者泄於夏。夏時盛陽在上。微陰在下。陽氣盛滿於己而若自得。輕易乎陰而不措意。則有炎暑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應心。故心爲喜。喜生於盛。成於玩。盛而不已。爲舒緩、爲惰、爲安。玩而不已。爲狎侮、爲慢、爲自足。元陽者平於中央。此時陰陽和勻。旣籌及於陽之勝。又預計夫陽

之敗、則反覆以存其變焉。人應之爲思患而預防。又土爲萬物所歸。和者偏者皆歸之。春氣溫而極於季春。夏氣熱而極於季夏。秋氣涼而極於季秋。冬氣寒而極於季冬。靜觀以持其常焉。人應之爲閱歷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應脾。故脾爲思。思生於先。成於後。先事而思。爲愼、爲戒、爲畏、爲自慮。後事而思。爲樂、爲慕、爲智、爲自矜。二者皆思之所爲。如是則勞矣。故脾主勞。元陽者收於秋。秋時陽半在上。陰半在下。陽氣就衰而日受陰之剝。已退而日視陰之長。則有悽切之氣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將敗。其志懨懨然。憂之象也。秋應肺。故肺爲憂。憂生於慮。成於悔。慮而不已。爲拘、爲愁、爲不安。悔而不已。爲悲、爲哀、爲哭、爲自咎。元陽者藏於冬。冬時微陽在下。盛陰在上。陽氣避陰之方張而不出。防陰之滅已而自懼。於是乎水冰地坼。寒風冽凜。而陽氣惟不樹聲色以避之。人應之爲事已敗。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應腎。故腎爲恐。恐生於暇。成於怯。暇而不已。爲退、爲優游、爲呻吟。怯而不已。爲愧、爲伏、爲自餒。

陰陽交井論

陰陽交并二者。乃熱病表裏俱實者之診法也。其表裏俱實而復相連互曰交。續自分清曰并。陰交者裏實較盛。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并陽則初似陰交而復得汗脈漸靜。以裏散表解也。陽交者表實較盛。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陰則初似陽交而一得汗散熱卽泄。以表解裏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脈經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也。（得上當有復字脈經熱病已煩而汗脈當靜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又曰熱病已得汗脈尚躁盛大熱汗之雖不汗出若衄是謂并陽故活皆言復汗也）此合陰交與并陽言之。又曰熱病脈常（各本常作尚涉上而誤）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躁盛得汗出者生也。此合陽交與并陰言之。陰極陽極。卽裏實盛表實盛之謂。大抵表裏俱實之症。不交則并。不并則交。死生之關。捷於反掌。史記倉公傳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繹倉公不交并陰四字。則知其轉易間難逆料矣。診交之法。又有進退。諸證在脈經中。此皆診決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復得汗以症言非以治言故有下之而始得汗）

素問所言。實止是陰交。於陽交無涉。統稱陰陽交者。猶男之陰易。女之陽易。統稱陰陽易也。

蟲論

三尸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癥瘕門之鱉癥、蛇瘕、雞雛。及諸癭門之蟯蝦、蚍蜉、螻蟻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爲癥瘕。散於經絡爲癭也。至若五臟之勞。有五藏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異類。毋乃誕乎。此必假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尸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尸九蟲相感。則孕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藏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病源卷二十三云。尸蟲常接引外邪。爲人患害。又陰尸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蟆。經宿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尸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猶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尸注疳蒸諸大症。若僅執熱極風生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况以隋唐言蟲諸論爲不經而棄之哉。

溫疫總論

寒與熱爲定名。溫與疫爲虛位。傷寒例雖以溫兼正氣。疫貼時氣。其實溫者蘊也。疫者役也。苟有蘊蓄在內。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論寒熱。皆得稱爲溫疫。例據時稱以示別。不必泥看。能知此義。而後百家之言溫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溫與疫既爲虛位。則其爲病不一。但因於寒暑。而又有四時不正之氣挾之。則爲天行溫疫。屬傷寒。若因於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雰霧之氣抑之。則爲瘴疫。溫瘴亦通稱爲溫疫。因於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氣乘之。則爲癘疫。亦稱溫疫。屬雜病。若因於寒暑。而又有飲食之氣間之。則發爲雜病。如霍亂瘧疸之類。皆不稱爲溫疫。屬雜病。條分縷析。而後溫疫諸雜出之論。不至目炫。此溫疫數者中。惟鬼神一因。與因於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別。須細參病源卷十癘疫瘴氣兩候。及千金卷九辟溫篇自明。病源癘瘴不與溫病同篇。而另列爲一卷。千金以兩溫分居二篇首尾。豈無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溫疫者。自屬中惡。與傷寒法無涉。猶瘴不兼溫疫。但爲之瘴。飲食不兼溫疫。但謂之傷飲食而已。

瘧論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間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為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間寒熱之為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既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間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為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為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為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即升。横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讝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說為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尸疰疳蒸四大症論

五尸、五疰、五疳、五蒸。雜病中四大症也。仲景傷寒始言蒸病。金匱狐惑實開疳症。而走馬湯治飛尸。獺肝散治冷疰。已略具大綱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臺諸書。始

暢厥論。以爲內科專家最重之任也。近世書中鮮有之。非近世無此四症也。醫者遇尸疰詭以肝氣目之。遇疳蒸詭以勞病目之。相沿既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尸疰二字。涉於不祥。疳蒸二字。僅見兒科。今若稱此以告諸病家。及加諸年壯。不幾駭人聽聞乎。古名誠難復也。但須於肝氣一門。知有尸疰二症混其中。於勞病一門。知有疳蒸二症混其中。隱其名而存其實。則臨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爲大醫者所不可不備也。

虛勞論

今之所謂虛勞。古之所謂蒸也。古之所謂虛勞。今之所謂脫力也。金匱必列虛勞者。以見傷寒自有因脫力得者也。俗稱脫力傷寒本此。知此而金匱虛勞諸方能用之矣。（俗稱脫力不專指疲勞言凡五勞皆在其中）脫力有成痼疾者。有在一時者。有着一處者。苟因勞傷氣血不復。皆得稱爲虛勞。人但泥於弱症損症之不起者爲虛勞。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時一處之虛勞。則或待治而後愈。或不治而自愈。無甚足異。第既有虛勞之因。風寒隨而入之。金匱本爲風寒盡其變。故渾言之曰虛勞。不復分

别其爲何勞。推而準之。傷寒勞復。乃虛勞之在一時者。亦不分别其若者爲操作之勞。若者爲房室之勞也。依義本當列此篇末。編傷寒論者。欲其便覽移置如此耳。他如脈經云。病人一臂不隨。時復轉移在一臂者。此爲微勞。營衞氣不周故也。久久自愈。乃虛勞之着一處者。亦不分别其爲何勞。亦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經又有勞瘧。千金外臺有勞嗽勞聾。凡在一時及着一處者。皆倣此。讀古人書須辨其名以究其指。醫亦如之。誠能知此。何至以建中湯等方誤投之蒸病也哉。

傳尸勞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爲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疳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沉沉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爲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顴赤。名之爲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爲疳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爲疰矣。備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爲言也。古人殗殜無辜。伏連尸疰等稱。亦各據一端爲言也。余幼時胞姑有病此死者。及長而

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傳染。殆相似而未的者歟。要之已備尸疳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別論治。其於古方清熱調胃殺蟲諸法。庶不貽誤。特未必其果愈耳。

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爲真。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己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爲肺萎。皆非的候。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如雪。細沫稠黏。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爲的當。若巢成所說。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帶血。且或帶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萎。數實者爲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詳余所撰證原中。

正水風水診法論

目裹腫頸脈動時欬諸症。正水與風水同。但有此諸症。而按其腫上隨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風水。以此爲別。且必股冷腹大。乃爲正水已成。則正水重於風水也。靈水脹、水始起也。目裹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腫。俗本腫作腹今從病源引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金匱水氣視人之目裹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文義甚明。病源於水腫全據靈樞。於風水全據金匱。分別當已。惟風水久久變成水病。則亦按之隨起。故肘后方曰水病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俠頸脈動。股裏冷脛中滿。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不卽療。須臾身體稍腫。腹盡脹。按之隨手起。則病已成。非與經違也。葛意以風水爲正水之初起。而渾言之曰水者。亦以有股裏冷一症耳。實與諸經相成也。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千金及外臺引金匱黃疸篇文。皆以硝礬散症爲女勞疸。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病源則曰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因大勞大

熱而交接竟卽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狀。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變成黑疸。據疸說則金匱硝礬散症。經文當斷自膀胱急以下十六字屬黑疸。獨日晡發熱惡寒爲女勞疸的候。餘則女勞疸久久變爲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則於經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語氣極合。巢氏真善會仲景意者。其硝礬散本是治黑疸之方。以黑疸與女勞疸同治。故金匱不別言之。近效之說信而有徵。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異形同診論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嘔利消汗是也。吐血出於賁門。與嘔吐同。衄血名爲紅汗。與汗出同。便血出於魄門。與下利同。溺血出於胞。與消利同。八症以四屬之。殊途而同歸。爲亡津亡血之最大者也。靈樞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津血同類。又手陽明主津。足陽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經。津血之爲物既同。故八症之爲診從同。八症之由熱得之者。並以見陰脈及陰症爲欲已。見

陽脈及陽症爲未解。其由寒得之者。並以見陽脈及陽症爲向愈。見陰脈及陰症爲將脫。俱詳靈素脈經等書。不贅引。凡辨症有當分而觀之者。如痰飮篇是也。有當合而觀之者。如此篇是也。

思慮致遺論

心藏神。脾藏智與意。腎藏精與志。人之思慮。智意主之。智意之運用。神主之。故或曰思慮傷心。或曰思慮傷脾者。舉一言之也。究之思慮之始構也。則因心以合脾。及思慮之旣竭也。則因脾以累心。是傷脾重於傷心矣。大抵五志所傷。每以過極而氣幷。思慮之過。氣幷於脾。故經曰思則氣結。幷乃結也。五行土剋水。水主冬爲閉藏。脾實則有火。火性發洩。以過極之實。乘受剋之虛。以發洩之性。變閉藏之常。而復以脾病累心之故。處以無主之神。於是乎恍惚離散。而精以泄。經云有餘則夢予。脾以氣幷而見爲有餘。故夢以精予人也。論是症者。自當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剋腎水爲正。或槪執諸熱屬心之說以相列。見其與五行生剋之理不合。遂據易水火旣濟未濟二卦。證成心腎不交之論。豈知易象止取貞悔爲義。並非實事。

若移此以論病。則大畜天在山中。大壯雷行天上。亦將信爲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擬其病象何如乎。夫立論當取其推而皆準者。

病無純虛論

以人之虛。因天之虛。爲賊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熱是也。以人之虛。因天之實。爲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熱。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總言之。則寒熱二者以應二氣。析言之。則寒熱涼溫四者以應四時。而皆生於風。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溫者必挾濕。其涼者但爲風。與寒熱分主四時。靈九宮所謂春濕夏熱秋風冬寒是也。然濕與寒熱。惟當其王時則有之。而風乃四時皆有。故風之病人獨多。人以勞役解脫。喜怒陰陽。飲食醉飽。人鬼驚恐。跌打墮壓。蟲獸咬傷而致虛。有一於此。則風卽湊之。其在濕與寒熱之令。及有賊邪時者亦各湊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第旣湊之後。反見爲實。其爲狀也。有相半者。有相過者。無純虛也。惟大病被汗吐下後。邪去而氣血不能遽復。及婦人新產後而液去而形氣不足以充。則純虛。然一在病後。一則非病。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

病無純虛則方無攣補。無足怪者。或難之曰。老年聾盲。非純虛乎。答曰。此亦風也。老年血氣當衰。藥不能托。且托之而後者乘虛續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虛。其爲病者仍屬風。

用藥論一

藥性有剛柔。剛爲陽。柔爲陰。故剛藥動。柔藥靜。剛而動者其行急。急則迅發而無餘。其起疾也速。其殺人也亦暴。柔而靜者其行緩。緩則潛滋而相續。其起疾也遲。其殺人也亦舒。無識者好爲一偏。其害不可勝言。而中立者。因有牽掣之說焉。豈知柔者自遲。不能強之使速。剛者自速。不能強之使遲。遲速並使遲者必讓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後。但見陽藥之行陽。不見陰藥之行陰。若病宜於陽則陰藥初不見功。而反釀禍於陽藥已過之後。若病宜於陰。則陰藥未及奏效。而已顯受夫陽藥反掌之災。是以中立者亦謬也。總之對病發藥。斯爲行所無事。

用藥論二

凡藥能逐邪者。皆能傷正。能補虛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於某經者。皆能引邪入於某經。故麻桂發表。亦能亡陽。苓瀉利水。亦能爍津。於此知無藥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藥。橅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馭之而已。馭之能否。全在醫者識症有定見。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虛不虛。而邪去正自復。補虛者知其邪之盡不盡。而正勝邪難干。斟酌輕重之閒。分別後先之次。神明於隨症用藥四字。方法之能事畢矣。何必朋參芪而仇硝黃哉。

湯液論

湯液亦飲也。素經脈別。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朝百脈。行精於皮毛。毛脈合精。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其言飲入胃後。上下先後分布之序。卽藥入胃後。與病相當之理。以其先布於上。故遇輕清之藥。先發而與上病相當。但先發者先罷。至水精四布。而後輕清者已無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礙下者勢也。若重濁之藥。其發旣遲。當其輸脾歸肺之時。尙未盡發。必至水精四布。而後藥力始畢達。而與下病相當。此輕清治上。重濁治下

所由分也。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皆取藥發遲速部位高下爲義。其入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如酸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藏也。後人不知古人製方之意。遂謂某藥入某經。某藥兼入某經。則試問胃氣被藥氣使乎。抑藥氣被胃氣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乃或誤宗其說。如桂枝湯方見其主治太陽病多。因以桂枝爲足太陽經藥。殊不思太陰病亦用桂枝。而真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總之湯液治病。分氣味不分經絡。與針法大異。

製藥論

自雷斆著炮製之論。而後世之以藥製藥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藥之有利必有弊勢也。病之資利不資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湯類。凡生薑、半夏並用者。皆一時同入之。非先時專製之。正欲生半夏之得盡其長。而復藉生薑以隨救其短。譬諸用人。自有使貪使詐之權衡。不必胥天下之菲材而盡桎梏之。使不得動也。各遂之妙如此。若

後世專製之法。在臨時修合丸散而卽服者猶可。倘預製備售。則被製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餘製。則取其質而汩其性。其能去病也幾何。近見人治痰癥於肆中求半貝丸服之無效。取生半夏、貝母爲末。和薑汁服之卽效。但微有煩狀耳。於此可類推已。或薄古法爲疎。盍思之。

藥驗論

凡中病之藥。服後半日許。可驗其當否者。大法有三。一則藥到病除。如靈樞不得臥用半夏秫米。覆杯卽臥。及他方所云一劑知。二劑已者是也。一則服藥後別生他病。非藥之祟。正是病被藥攻拒之使然。如傷寒論太陰病服桂枝湯反煩。風濕相搏。服朮附湯其人如冒狀者是也。一則服藥後所病反劇。非藥之誤。正是以藥攻病。託之使然。如證類本草成訥進豨薟丸方表云。臣弟訢患中風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患愈加。不得憂慮。服至四千丸必得。服至五千丸。當復丁壯是也。第一驗人所易知。其第二驗。恆易令人疑惑。自非識病辨脈。確有把握。必將改易方法。以致轉輾貽誤者有之。若第三驗。則必訾之議之。因而棄之矣。然數十年目見

耳聞第三驗最多如傷寒初起及瘧痢方盛之時投以中病之藥往往增劇第二驗次之第一驗最少世人狃於第一驗之快而欲以概其餘噫此事真難言哉

古方用法論

古者每方各有主藥用其主而進退其餘可云從古某方加減如用其餘而去其主即不得稱某方矣仲景理中湯一名治中湯蓋取別錄人蔘調中兩字是人蔘乃其主藥也桃花湯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爲義是赤石脂乃其主藥也若去人蔘赤石脂用其朮乾等而稱理中桃花則失其義而襲其名陋乎不陋非獨經方爲然也雖後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鬱越鞠丸方以川芎山梔爲主緣川芎即左傳鞠窮山梔本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見能治鬱者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芎梔用餘四味尚能再稱越鞠乎本草經用之藥僅四五百種而自漢至明方以億萬計隨舉數味以成方皆當有合於古舉其相似者反遺其相同者矣昔徐靈胎誚葉天士用局方逍遙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學者可以類推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諸瀉心皆從小柴胡來。小柴胡以柴、薑、治半表。芩、蔘、甘、半、治半裏。茲則去其治半表者。參用陷胸法而隨建主藥。故當分數類觀之。半夏瀉心湯卽小柴胡去柴薑之治表。加乾薑、黃連以和胃也。其生薑瀉心湯與甘草瀉心湯皆卽半夏瀉心湯原方而主藥略增。（從金匱有人蔘）三方不外乾薑、黃連者。以此袪心下痞。乃胃虛上逆所致。與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藥皆在小柴胡中自爲一類。其乾薑黃連黃芩人蔘湯則截半夏瀉心之半而爲之。其黃連湯又卽半夏瀉心去黃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黃連。使與乾薑並視半夏瀉心爲小變也。黃芩湯卽截小柴胡之半而加芍藥以治腹痛。其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卽小柴胡去柴、蔘加芍藥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黃芩。自爲一類。旋覆代赭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旋、代增薑減蔘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蔘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朴增薑減蔘者。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生薑。自爲一類。其橘皮竹茹湯卽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蔘湯去朴、半加橘皮、竹茹、大棗。增甘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名。其橘皮湯卽取其方中二味爲之。二方自爲一類。小半夏湯乃抽小柴胡方中治嘔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薑半夏湯。卽半夏之法。而小半夏加茯苓湯屬焉。其半夏乾薑

散。卽生薑半夏湯去生薑加乾薑者。意固重在溫胃。與生薑溫經略殊。而大半夏湯。卽半夏乾薑散之變焉者也。其乾薑人蔘半夏丸。卽半夏乾薑散加人蔘倍半夏者。六方皆從小半夏湯來。主小柴胡中之半夏。自爲一類。瀉心湯自大小陷胸來。大黃黃連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去黃芩。附子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加附子。三方不外大黃、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表邪內陷所致。與結胸之義相同。而與半夏等三方痞症不同。故重在下實。乃由瀉心而將入承氣也。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胃實則不調。承氣意在調胃。故或以調胃二字冠之。大黃下一切積。芒硝軟一切堅。考之本草。皆屬蕩滌腸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實。而一切病胃實者準此。其用甘草不過和硝、黃之味而已。不必泥和中益氣。謂爲調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籠統之方。用之者隨症加減。往往師其意而易其名。故見腹滿。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大承氣。見腹滿不結者。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小承氣。有瘀血則加桃、桂爲桃核承氣。見水結。則加甘遂。去草爲大陷胸。見吐食。則去硝爲大黃甘草湯。

一方生五方。有條不紊。若夫從大承氣來者。則去硝爲厚朴三物湯。三物合桂枝去芍藥則爲厚朴七物湯。皆主厚朴也。其從小承氣來者。則差其分爲厚朴大黃湯。差其分而加芍藥二仁。爲麻仁丸。皆主大黃也。其從桃核承氣來者。則大黃䗪蟲丸、桂枝茯苓丸、抵當湯及丸。皆主桃核也。其從大陷胸來者。則大陷胸丸。十棗湯。甘遂半夏湯。皆主甘遂也。而己椒藶黃丸。又從大陷胸丸來。以同用葶藶也。其大黃硝石湯、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即承氣之隨症加減法也。而小陷胸湯白散則又因所治之部位略高。而師承氣之意以變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結痛。與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瀉心一派來。小陷胸主陷有黃涎。與胸痺之頑唾相近。故又生出括蔞薤白一派來。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括蔞。其括蔞薤白湯、括蔞薤白加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三方。皆從小陷胸來。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

從來考古方權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誤以漢制當之耳。豈知經方傳於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臺卷一謂桂枝湯爲岐伯授黃帝之方。而分兩與傷寒論悉同。可見

經方傳自上古。所用權量。亦上古制。非漢制也。千金備詳神農秤。及古藥升之制。蓋古醫權用神農量用藥升於一代常用權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訖於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兩大升。而後世製方遂有隨代爲輕重者。此古權量所由湮也。國朝吳王繩林所考宗法千金。參以考訂。定爲古一兩。當今七分六釐。古一升當今六勺七抄。洵不刊之論。無間然矣。其書載在吳醫彙講中。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枚士述
江蘇　袁焯桂生重錄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卷二

學醫說

夫欲學醫。必先讀無方之書。則莫善於巢氏病源焉。病源引申經意。別類分門。比靈素爲易知。亦較靈素而易入。習之既久。遂乃上探靈素。兼讀難經、甲乙經二書以疏之。明乎經絡藏府之源。達於望聞問切之故。而於向者之所得。益覺融會貫通。而明體者漸漸達用矣。然後讀有方之書。玉函、傷寒、金匱是也。讀三書尤必兼資脈經。以稽其異同。披本草（須用證類本草）以觀其方法。蓋臨病之舟楫在焉。然傷寒之理。未許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臺四書。斟酌乎本事方、百證歌、

九十論、明理論等說。參互考訂。以徐俟其悟。殆另有一境矣。大抵醫者之於傷寒。其致力每在雜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轉在雜病悉通之後。不親歷者不知也。溯流窮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於聖濟局方以下。則學成後讀之亦足擴聰明而煉識力。不必概屏之以自隘也。

診訣說

診病之訣。在知表裏虛實逆從大字。第欲臨診時知之明。必於讀書時知之豫。夫仲景之辨表裏二字亟矣。而喜言統治者或不信。謂靈素論症。概以六經藏府爲別。何嘗有所謂表裏者。不知兩經爲針法設。不爲藥法設。針法在取穴。但審其何經何藏何府而巨刺繆刺諸法已可施。不以表裏爲汲汲也。若藥法則清輕宜表。重濁宜裏。如此而已。且其爲氣。化於胃。運於脾、布於肺、如飲食然。斷無專走一經之理。故必分表裏。而後汗吐下補諸法。各如其輕清重濁之性以爲門。仲景之詞所以異於靈素者此爾。至於虛實則有二義。邪在爲實。邪不在爲虛一也。邪結爲實。邪不結爲虛二也。皆爲瀉邪地。非爲用補地。試取諸經論讀之。當不以余言爲

謬。至於逆從二字。則色脈證治皆有之。須先審定其病。而後可言也。神而明之。死生可決已。

內經熱病說

兩經於一切身熱之診。皆稱熱病。是以素則勞風、腎風同評於溫後。靈則如蟲、如疸並列於熱中。至其散見他篇。尤不可勝數。蓋以可診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專以傷寒之成溫者言乎。夫爲身熱一證。舉其尤而窮其類。尤者詳之。類者附之。固當如是。與仲景論傷寒而及似傷寒之痓濕暍同意。淺人每論溫熱。舉兩經熱論。或採之或剩之。果有當於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熱字解。素通天因於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並不指夏令之熱。如後世所云。或採通天論之言。列於夏病。真不得經旨也。其言溫者只作蘊字解。素熱病先夏至者爲病溫云者。意以夏至後天氣熱。人易於感。則言熱。夏至前天氣未熱。人無所感。故止就所蘊者名之而言溫。則仍取乎本義。非如近世訓爲小熱也。不觀今之病春溫者乎。赫赫炎炎。豈是小熱。讀書不明義例。古法於是盡湮矣。

七傳辨誤說

難經七傳傳其所勝間傳傳其所生。皆止言五傳。注家不得其說。以心復傳肺數之。其實止得六傳。無七傳。且間傳之如環無端。何嘗不如是。而經獨以傳其所勝爲七傳也。揆之於理。殊覺牽強。竊謂七字當爲次字聲之誤也。古音去聲入聲不甚分別。如書康誥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即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機真藏及標本病傳兩篇。於傳其所勝者。皆謂之次傳。無言七傳者。且標本病傳篇末。明云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其義與真藏風者百病之長也以下。至此病之次也數段甚合。然則傳其所勝者之爲次傳。經有明文。乃病傳之定例。難經原文必不誤。後人傳寫誤耳。千金方卷七。經云次傳間傳是也。亦其一證。又難經於間傳言如環無端者。乃就一藏之傳其所生而卒言之。與素問本無不合。而徐氏泥素問難經之文。以相駁詰。真多事也。

傷寒傷暑說

古者於冬月觸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時行之寒。皆稱傷寒。故仲景存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兩者於傷寒條。已發熱者。時行之寒。未發熱者。正邪之寒。意在統一。使人易識耳。至巢源始別傷寒時氣爲二門。而於小兒傷寒候並列兩寒。特以一語示別曰。時行傷寒。亦簡且審。唐人乃曰天行熱病。天行卽時行。但時氣二字之義。本兼四時爲主。而時氣二字之名。若惟熱病獨擅。其爲語似混。然歷考志乘。凡疫皆在春夏秋三時。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時暴寒。皆爲時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於夏月觸冒正邪之暑。及冬月中時行之暑。皆稱傷暑。素形氣虛實氣虛身熱之傷暑。不必專以夏言也。仲景始別之以中暍。冬溫兩名。然溫病難經不指定何脈。仲景止略陳其症狀。則是所發無定。不必其盡發熱惡寒也。凡欬嗽腫癰皆得有之。仲景雖不明言。其散見於千金外臺者。可舉一二以推。蓋傷暑二字之義。雖得兼通夫四時。而傷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稱謂之所由異也。

疹斑互譌說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疹者搔之重沓隴起。及病源赤疹白疹兩候。即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瘡。即今所謂疹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疹者沴也。必皮膚有所變。沴浮起方合疹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詞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合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譌。今則競以疹爲斑。以斑爲疹。相沿既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玆二病。雖皆有毒。而疹由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因久暫旣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凡事皆然。

古方癥蟲混稱說

古方於癥瘕及蟲病。往往混稱。然動者爲蟲。不動者爲癥瘕。分別亦不難。良由蟲所居處。其阻礙氣血。實與積同。故混稱之耳。如病源十九酒瘕云。有蟲使之然。夫能飲人所飲酒。則動矣。而巢氏入之癥瘕門。後世直稱之爲酒蟲。其食癥能食人

之所食飯。以酒瘕例之。是亦有蟲使然也。而巢氏則但稱爲癥而已。此混稱二病之證也。推之綱目所載茶瘕。吐出後猶能飲茶。亦其類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黃餺飥治心痛。吐出蟲長尺許。頭如壁宮。劉禹錫傳信方。崔抗女患心痛。食地黃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許。狀如蝦蟆無足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動。明是瘀血所爲癥病也。而以蟲狀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讀者當以意逆旨。勿泥其詞。況醫書之傳自文人者。又多形容過情者乎。余作證原。以能動及飲食者入之蟲。不能者入之積。非違古也。古略今詳。有勢不得不如此者。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史記扁鵲傳。載扁鵲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由是診病洞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注方邊也。言見牆垣彼邊之人也。案如注說。是謂能隔牆見人矣。長桑何藥。而乃變易形質若此耶。竊謂此當與紀昌貫虱同義。大抵久竭目力。則所見必異。虱大如輪。以徑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雖不同。理則一致。想扁鵲學望診時。必日視其垣以鍊目力。而以意合之人面。久之則垣中淺者深者。一

一分明。便似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視者言。非彼、迹之謂。且彼字尤屬添釋。史文無此義也。余嘗師其意而爲之。雖未能見人。亦似有眉目可別。雖未能洞見藏結。臨症時看人面及舌色浮沉大小濃淡。一目了然。不待多時而細察。故謬揣史遷此言係形容之詞。非果隔牆見人。且扁鵲脈法具載脈經。果以診脈爲名。豈其言皆虛飾耶。史遷於此及倉公兩傳。皆未能實疏所以。但據人間形容之詞。不復顧其過當。良由其於醫事未能了了耳。班書不錄。豈無故歟。范書不爲仲景作傳。亦當以其妙難言喻。恐轉滋人惑也。陳志華陀傳多據實質言之。

診虛須知勞極說

古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目。皆言虛也。核之則勞極二端而已。勞是過用其氣。極則幾於無氣。其淺深不同。以病源所記言之。五勞中之志勞、思勞、心勞、憂勞、是過用其神。其疲勞是過用其形。七傷則房勞之病。亦勞屬也。以其病多。故別出之。然精爲七神之一。是亦過用其神也。約之特形神二者盡之矣。若風寒暑濕。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虛其氣者。皆極也。極有氣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謂病於氣。其極也

不欲言。病於血。其極也無顏色。眉髮墮落喜忘。餘極倣此。然約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勞言其始。極言其終。分別截然。近世不知有極。概目爲勞。則將以治極者治勞。而勞永無愈期矣。嘻。

溫疫說

溫也、疫也、溫疫也。三病之稱。第稱溫疫者爲定名。而稱溫稱疫者爲虛位。溫者蘊也。儒書謂夫子溫良言容之蘊。詩教溫柔言辭之蘊。良玉溫潤言彩之蘊。醫書謂春氣溫和言陽之蘊。則病之稱溫。必以其邪之蘊也。蘊寒曰溫。蘊熱亦曰溫。傷寒例。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是蘊寒者。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及巢源冬感非時之煖。至春亦爲溫病。是蘊熱者。所蘊不同。而其爲溫則同也。言乎其治。則一於寒。何也。其初則異。其終則同也。然而論治可通者。臨文必不可通。著書之指。固與臨症別也。疫者役也。傳染之時。病狀相若。如役使也。役於寒曰疫。役於熱亦曰疫。傷寒例之疫。可謂是疫於寒者。巢原千金以下諸書之疫。半是役於熱者。所役不同。而其爲疫則同也。然此所謂寒若熱者。非正邪之寒熱也。必感夫反時者始相

役也。故溫有正邪之溫。而疫無不由於賊邪。古謂賊病爲時氣。一曰時行。故後世稱疫爲時疫。然時氣乃賊邪之混稱。不暇詳其傳染與否也。其傳染者。若僅目之爲時氣。則無以示別也。且傳染之氣惡。於不傳染者不得不別也。疫氣惡。故疫亦曰癘疫。癘之爲言惡也。此疫之別於時氣也。或曰。如此則役於熱者。不幾與溫相混乎。曰否。冬溫亦以傳染者爲疫。其未經傳染。或止就一人言之也。直稱溫。不得稱疫。溫者先乎病以言之。疫者後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熱。故曰虛位。若合溫疫兩字以名之之病。則惟傷寒例陽脈濡弱。陰脈弦緊。遇溫氣變爲溫疫者。可以當之。以其先有溫邪。又傳染時氣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立一名。故叠此兩字以呼之。所謂定名也。至於溫熱云者。其指多本內經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熱之文。而括其輕重之謂。倘知溫之爲蘊。則溫熱兩病之僅皆屬溫可決。已周揚俊以溫熱暑疫名其書。而王孟英著溫熱經緯。復雜取傷寒論文。皆由不能識別。則不敢正稱。而姑以含糊囫圇。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溫熱兩字。爲藏身之固。使人不便顯言其非耳。近世醫說之不足恃類此。

溫瘧說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卽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卽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既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卽發。至秋遇風而病者。及夏傷於非時之寒不卽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痎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真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以瘧之言瘧。爲虐不同。而所虐則同。故通爲瘧。惟仲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卽發不卽發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溫。故溫性緩。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溫瘧有三說

古稱溫瘧有三。素瘧論兩溫瘧。巢源總敍之。意謂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

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之。溫瘧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瘧。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夫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卽今春溫。由夏來者。卽今伏暑。古既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尚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皆寒。與寒多之壯瘧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瘧加蜀漆。當卽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卽以截其遞入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瘧。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湯方。自是

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黃癉黑癉說

金匱云。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腸胃之膜。其有罅縫可知。人若脾虛不爲胃消水穀。則水穀之停於胃者久。久則瘀而爲熱。其氣從府理中溢出。食氣溢則皮色黃。水氣溢則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虛。但因飢暴多食渴暴多飲。所受倍常。則脾不及消。亦久留於胃而爲熱。卽亦從府理溢出。此癥瘕緊氣溢飲等證所由來也。夫府既有理。則尋常飲食其氣何嘗不溢。不溢則何以生衞。以肥肌熏膚。充身澤毛。生營以成脈華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氣非滯氣。精氣益人。滯氣病人耳。人若肺虛。爲風濕寒熱所襲。則皮膚之理實而閉。府理中之應溢者不得通於外。則水穀之氣。亦久留於胃而爲熱。滯則溢遲。故色變也。傷寒溫病所致之癉。及風癉濕癉。皆取諸此。雖不自飲食致之。而其爲溢之滯在理則同矣。獨是水色雖黑。然留胃之水。亦黃中帶黑。不能全黑。以胃爲土。土色但黃故也。惟涉及於腎。則黑黃相半。所以然者。腎爲胃關。關門不利。則水之流於腎部者。留久其責在膀胱。膀

胱亦府也。亦有理也。不挾熱者。水溢爲飲。巢源云。痰在胸膈。飲在旁光者此也。其挾熱者。則氣與水蒸而爲癉。金匱診癉。但言黃而於女勞癉必言額上黑。以女勞則腎虛而利水遲。水卽久留而氣溢。且胃中之水。乘腎虛而流疾。腎故不及利也。推之風水正水石水爲病之義。亦當如是。黃癉久之皆變爲黑癉者。胃實滯多則乘腎。腎以得水穀之精氣少。則益易乘也。知府理之爲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飯粒出瘡孔。蚘蟲在皮中者。皆不足爲奇矣。

又金匱之例。於風濕博於水穀而成癉者。稱黃癉。與穀癉、酒癉、女勞癉、黑癉爲五。其與傷寒同法。不必搏於水穀者。則但稱黃。論中諸黃諸癉云云。以此別之。癉爲勞熱。食勞女勞之有癉。猶食勞女勞之有復也。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五疸中惟勞疸女勞疸多相混。故或去勞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數。但勞疸之名舊矣。病源名勞疸爲勞黃。與十種黃並列。其女勞疸則次黃疸、穀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勞疸屬黃。女勞疸屬疸。所屬不同。外臺引集驗刪繁。皆有療勞疸之方。用苦

參、龍膽草、梔子三味。以牛膽或猪膽和丸。而與穀疸並列。是勞疸療與穀疸同。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為證相似。所異者。勞疸微汗出。手足間熱。小便利。而女勞疸無之。女勞疸發熱惡寒。足下熱。而勞疸無之。且診其少腹。但急不滿者勞疸。急而滿者女勞疸。此其要訣。自金匱勞疸條衍女字。而後世遂不知此義矣。詳余所撰金匱方論註中。

三消說

古今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當以金匱為正。金匱首列厥陰病一條。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約症一條。是消而不渴。次列腎氣症一條。是消渴並作。其旨以飲溲相較。而分為三。最為簡當。猶霍亂之分但吐但瀉吐瀉並作為三也。其言飲一溲一者。乃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診法也。推詳其意。似有可以飲多溲少飲少溲多飲溲相當為三者。亦即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便難者。乃旁參他症以為出治地也。並非三消必定如是。後人誤會其旨。所以說歧而義轉未備。泉嘗即金匱以推諸家之言。知所謂能飲不能飲。及溲如麩片如油及溲數不數者。皆當作

診法觀。不必致辨。總之。但渴者。有燥濕兩種。五苓白虎是也。但消者。有虛實兩種。脾約腎瀝是也。消渴並作者。有寒熱兩種。黃連腎氣是也。其方備見隋唐人書中。但不以兼證測之。不確也。故諸家云云。

痱與瘖俳不同說

凡辨症須於同中求異。如痱與瘖俳是也。靈熱病痱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痱之名。名於四肢不收。不收則廢也。素脈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注俳廢也。腎之絡與衝脈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胻骨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足廢。是痱與俳之名。並名於廢也。但痱爲腫。瘖俳則不腫。痱至瘖不可治。瘖俳則以瘖爲正。以此爲異。故治痱用續命湯。而瘖俳宜地黃飲子。補瀉天淵。已乃宜明方反云地黃飲子治中風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少陰氣厥不至。名曰風痱。則混痱於俳。自河間始。以地黃飲子概治中風之誤。自河間之混痱於俳始。

少陰不至。謂太谿脈絕。仲景原尸厥云。少陰脈不至。本此經以太谿絕爲診厥之法。故云少陰不至者厥也。河間少陰氣厥不至六字殊誤。氣厥正是至。何云不至也。

癲說

古之所謂癲者二。一眴仆之癲。靈素所謂巔疾。王註謂上巔之疾是也。與狂對舉。其病自足太陽經來。其名以巔疾二字稱。其義取顛頂爲說。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驚得之則難治。一昏亂之癲。難經所謂重陰者癲。金匱所謂陰氣衰爲癲是也。雖亦與狂對舉。要之卽狂之甚者。其病自心肝兩藏來。其名以一癲字稱。其義以顛越爲說。此則必不可治。後人概加疒旁。而二癲乃不能別。而諸書之論。亦不可盡曉。必如此分別。斯各各相通矣。靈本神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明。不敢正當人。彼二狂不同。故經文自爲之註。其魂傷者則癲也。正金匱之所本。素調經血幷於陰。氣幷於陽。乃爲驚狂。此一狂乃是渾稱。其血幷於陰者則癲也。正難經之所本。泉嘗偏考而核之。曰古

之巔疾。今之癇也。古之癲。今之癡也。孰是說也。庶不至謂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藏色單見說一

人之藏色單見。猶天之運星獨明也。太過之運其星明。不及之運其星滅。明則自旺。滅則所勝兼之。人之於色也亦然。金匱云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由斯以推。何藏色見。即是何藏氣勝。而源委可見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婦然。夫爲婦綱。以能乘者爲正。不能乘者爲變。陰陽之義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負者因彼之乘而太過病也。此勝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過。則彼強而當見彼藏之色。弱不能乘。則此強而當見此藏之色。故凡其色獨見者。皆勝也。非負也。值不及之運。而曰運星獨明者。未之聞也。顧見注家。輒云脾虛而色外見。嘻。果係脾虛。即使色不純青。亦當於淡黃中見青。如不及之年。運星必兼勝星之比。豈得獨見黃色哉。且也色與脈應。藏和則脈和。而不名一象。偏勝則弦鉤毛石。隨所勝而爲象。脈弦不得謂之肝負。則色黃反得謂之脾負乎。倘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藏色單見說二

或難之曰。子言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而靈樞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時之虛風云云。非明明以見何藏之色。爲何藏之虛乎。曰是大不然。經意非春風病脾之謂。謂藏色單見者藏勝也。而薄皮弱肉者稟虛也。稟虛而藏勝。則非藏之真實也。其爲勝我之藏。弱不能乘顯然也。如春肝旺時也。肝既弱矣。焉得不畏虛風乎。春之虛風。西風也。其氣乘於肝。肝受之。非脾受之。故知非春風病脾之謂也。靈樞之文。看似直易。而其義層累奧衍。極耐尋繹。余說正與之相發明。不得據以爲難。其真藏色見者。惟肝氣先絕而吻青。心氣內索而面赤之類。可以當之。要非尋常之症。所可同日語也。

脾脉說

脉經脾脉長長而弱。來踈去數。再至曰平。案長長謂來長。較去短者爲踈。故以來踈申之。弱言其和柔。與素脉要精微義合。彼文曰平脾脉來和柔。句相離如雞踐

地曰平。雞之踐地。舉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形容來長去短之脈。且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差。不似夏脈之鉤。來盛去衰。秋脈之毛。來急去散也。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斷。不似春脈之弦長而相引。冬脈之石絕不相續也。此所以爲脾脈也。烏喙之兌。古銳字爲距之堅。正和柔之反。屋漏之止而時行。水流之行而不止。正相離如雞踐地之反。又再至非數。而云去數者。非一息六至之謂。但謂其密耳。對疎言之也。病源作來疎去概。概正訓密。較脈經易知。數之爲密。亦有確證。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卽密網。

是動所生病說

靈經脈十二經皆有是動所生病。難經以氣血二字釋之。後人不得其解。反以爲非。泉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此經以脈爲主。自當兼榮衛言。是動者衛也。衛主氣。故以氣字釋是動。所生病者榮也。榮主血。故以血字釋所生病。於義甚合。且經於是動在手太陰云臂厥。足陽明云骭厥。足太陽云踝厥。足少陰云骨厥。足少陽云陽厥。諸厥皆以衛言。於所生病。則各就其脈所過者。不似是動之或循脈。或不循

脈。正以榮有定位故也。其榮衛俱有之症。則兩出之。如手太陰之欬喘是也。凡脈病當以此篇為正。餘篇及素問。則或合藏府言。或互衆經言。言各有當。窮經者當即此篇以究他篇。則病之所屬自明。勿執他篇以疑此篇也。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傷寒論辨可汗云。凡云可發汗而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為解。然不如湯隨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藥。用湯勝丸散。考仲景書。汗方除桂枝、麻黃等湯外。別無發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見古方湯液丸散。隨宜酌之。不似後世異法者必異方也。仲景於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湯、半夏散及湯、抵當丸及湯、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於病後喜唾。用理中丸。胸痺用人蔘湯。於小腹鞕滿。小便利如狂者。用抵當湯。於但小腹滿。小便利者。用抵當丸。非隨症異法之證乎。他如太陽篇云。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之丸謂調胃承氣丸也。此症宜湯不宜丸。故辨之尤明。

且也仲景有麻黃湯。而深師直作麻黃散。仲景有乾薑附子湯。而肘后變爲薑附丸。仲景有枳朮湯。而張潔古變爲枳朮丸。吾湖郡志所載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且作湯卽效者。皆足證余說也。

雜病治法折衷說

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古總爲傷寒雜病論。（雜或爲卒卒卽雜之剝文勿作傷寒爲卒病解）外臺總稱爲傷寒論。（詳泉金匱方論注序注）是所謂傷寒雜病論者。爲傷寒中之雜病說。非爲一切雜病說。（下另有論）徒恃此書。不足與治雜病。則千金尙焉。孫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論症之精詳。用藥之變化。雜法之明備。數倍於仲景書。非仲景之賢不及孫氏也。仲景既以寒字目其書。自專於寒科盡其變。其他病因例不得羼入。若千金統論百病。凡風雨寒暑。飲食居處。陰陽喜怒諸因。隨病聚廁。二家命意不同。故其書詳略亦異。讀者能各得所宗。則傷寒雜病。兩擅其長。自墨守者以金匱爲治一切雜病之宗。而千金遂斥爲僻書。無感乎學術隘而治法闕矣。

釋證名

有所苦之謂病。病無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移者曰轉。由此轉彼而此已罷者曰併病。其依次者曰傳經。其彼病而此不罷者曰合病。其相爲表裏之經俱病亦以次傳者曰兩感。至邪已入裏而有所着曰結。結而有定形。餘症悉罷者始曰積。積而可移曰聚。偏僻在側曰癖。亦曰瘪。假物而成曰癥瘕。癥言其可徵驗。瘕言其爲虛假。本病源結而無定形。久不愈。愈而復發曰注。亦作疰。亦曰繫氣。其新病甫愈。有因復發者直曰復。亦作癁。誤於醫曰壞病。染於人曰易病。病而至於氣竭曰極。極有六。言究竟也。氣去曰死。言澌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結者排之。誤者救之。染者絕之。症宜用此數法。而正氣有不支者。即於其中加補味以扶之。歷代醫法。約略如此。

釋露

本草靈素屢言淋露寒熱。靈樞又以歲露名篇。露字人皆不曉。泉按淋露即羸露。古者以爲疲困之稱。左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皆此義也。字亦省作路。詩皇矣串

夷載路。箋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是也。歲露者謂歲氣不及。虛風困之。民受虛風之邪。卽被困成病。與管子之言正合。楊上善注太素概以霧露當之陋矣。傷寒例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正本左傳淺人增霜字於冒下。豈寒之爲氣。止霜露乎。經文必不若是掛漏也。病源有小兒傷食而瘦之哺露。婦人產後瘀血之惡露。皆其引申義也。淋古多作癃楊注太素癃淋也而隋書有癃疲之病是淋亦通疲

釋痓痙

玉篇痓、充至切。惡也。痙、渠井切。風彊病。二字義別。素問氣厥五常政等篇。及傷寒舊本痙皆作痓。許叔微百證歌。以爲名異實同。而字仍作痓不改。成無己註傷寒。則直云痓字誤亦不改。今本作痙。傳寫者之故。近代但知痙。無有能知痓者。泉案作痓爲是。古人列病。恆重乎證。痓乃痙之總號。痙乃痓之一端。觀仲景云。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明此數者。皆爲惡候。故知當作痓。若痙字則因勁而起。專指口噤背反張言。不足以賅餘惡。是痙者證名。痓者病名。人體強直。有似勁象。故謂之勁。去力加疒卽爲痙。可

逆溯而得也。巢源亦作痓，故得與瘈冒混稱。瘈固小兒之惡候，冒亦產家之惡候。病不同而惡則同。此其所以混稱之歟。說文疒部無痓字，厂部有厔字，云礙止也。然則邪氣礙止不去，乃見惡候，痓卽厔之譌。

釋喘

古之所謂喘，卽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爲疾息，息爲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卽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責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爲喘，由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爲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釋癲

癲之言顛。顛仆也。凡物上重下輕則仆。故人病氣聚於頭項則患顛。素脈解太陽所謂癲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癲疾也。與厥論巨陽之厥。發爲眴仆同義。是明以癲爲仆也。癲、經文作巔。故注云項上曰巔。古字無巔。止作顛。後人加疒旁。遂作癲。亦或省作瘨。玉篇癇小兒瘨病也是也。且據玉篇知癲癇實一病。病源亦云。十歲以上爲癲。十歲以下爲癇。然則二字之分。分於年之長少也。金匱風引湯方下云。治大人癲小兒癇。即此意。近世不曉此義。專指古之風邪爲癲。而以別於子癇。執今之名。檢古之書。無怪乎其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釋淋

靈素本草有五癃、癃閉之名。而仲景以下諸書並無之。考楊上善太素注。癃、淋也。因知淋癃乃一聲之轉。毛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與爾隆衝。是其的證。所以通淋於癃者。以癃訓罷。漢書云。臣有疲癃之病。注癃、罷病也。而素問說癃者。一日數

十溲。則膀胱之胞罷疲矣。故得假借取義。近世不知此義。歧而二之。徐靈胎軌範。以癃閉利淋四字爲目。又自注云。絕不便爲癃。於此嘆識字之難。依字當作痳。說文。痳、疝類。則是痳之名。取義於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臍中爲正。後世以其病狀淋瀝不宣。遂借淋字爲之。詳泉所撰證原中。

釋疝

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詵也。氣詵詵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爲正。若狐疝㿗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㿗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爲正疝。遂不識金匱寒疝爲何病。而烏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頑醫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爲一門矣。而淺者又目爲肝氣矣。

釋膈

素問有隔。傷寒論有格。病源千金外臺有鬲。音義皆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謂膈也。何以言之。隔爲不便。（經曰隔陽不便王注亦屢曰隔隔塞而不便寫也）卽仲景書之關元。方書之內關外格也。格爲吐逆。（見傷寒平脈法王注素問亦用之）義取格拒。鬲爲鬲氣。其別有五。其症不一。不過寒食氣結所爲。皆與膈輕重懸殊。治隔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氣。（如仲景乾薑黃芩黃連人蔘湯症）治鬲可運其陽氣。若今之所謂膈。乃吳江徐氏所謂胃口枯槁。不能受食者。實噎與反胃之極境。屬六極。故多死。無藥可治。不得以鬲膈字同。隔格膈音同而牽合之。

釋痰

仲景書有濁唾。有涎唾。涎唾後人或稱淡唾。淡言其薄。以別於濁唾也。淡字去氵加疒卽爲痰。巢源而下。唾皆稱痰。卽於唾之不薄者。亦稱痰不稱唾。如凝唾謂之膠痰。黏唾謂之膩痰。皆與古書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名其所可見。薄唾稱淡。有

淡可見。若無淡可見。爲得冒淡之名。因知金匱四飲中之痰飲。雖本一作痰。而走於腸間之水。淡不淡尙未可卜。仲景亦必不憑空名之。淡飲之淡。當爲流字之誤。走於腸間。正謂其流。與溢字、懸字、支字、皆是狀其水行以爲別。水之行象。必得此四者方備。巢源論飲。悉本金匱。於四飲獨無淡飲。有流飲。所列流飲症狀。正卽金匱之淡飲。隋時金匱不誤。巢所據足爲的證。千金翼配入留飲爲五飲。改懸飲爲澼飲。支飲爲淡飲。而於腸間動作有聲之飲。亦作流飲。與巢氏合。緣流字似淡。傳寫誤之。尋又改爲痰。其迹顯然。近有粗知訓詁者。謂痰字從炎。病必屬火。依彼論治。豈不大謬。信乎辨之不可不審也。

釋散

脈有左右如相低昂者謂之散。如樹葉之動。榆莢之落。玉函聶聶如落榆莢者名曰散也八十一難作厭厭聶聶異文義當作擫擫桑桑廣韻擫葉動貌桑樹葉動貌物輕而汎於水。素問秋脈來急去散故曰浮又如物之浮曰肺死車行而望其蓋。傷寒論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八十一難以爲肺平脈其象莫不如是。故歷擬之也。左右如相低昂。與數脈相似。其實數之促急以徑言。散之低昂以橫言。數之促急起線。散之低昂不

起線。大不相同。故言如數。素問冬脈其去如數正謂散也示從容肝急沈散似腎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實者。如車之蓋。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素問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成注傷寒論藹藹如車蓋者大而厭厭聶聶也故一爲肺死脈。一爲陽結脈。皆非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莢爲正。又惟散之低昂以橫言。故緊脈亦兼散象。王注素示從容急緊而散日肝惟散之低昂不起線。故洪脈亦沿散名。八十一難浮而大散者心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釋毛

古以毛爲輕之譬。詩大雅德輶如毛。輶、輕也。孟子以一羽對百鈞。又曰金重於羽。漢書。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皆言輕也。脈以毛名者。爲其重按即無。輕取則得也。素玉機眞藏。秋脈者肺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脈經肺脈來汎汎說文浮汎也則汎汎浮也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然則浮之輕而重按即無者。乃爲正毛脈矣。其輕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輕而沈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謂之輕。不得謂之毛。脈經於吐衄曰脈來輕輕在肌肉。此輕在中候。故不云毛也。於婦人妊娠曰按之則滑。浮之則輕。此以沈候有他象。故亦不云浮也言輕不足以該浮。言浮不足

以該輕。故傷寒論疊稱之曰毛浮。

釋代一

古說脈代有數種。素宣明五氣。脾脈代。注耎而弱也。案耎弱則氣未盡暢。有乍數疎之意。此與靈邪氣藏府病形黃者。其脈代。皆謂脾之平脈。以脈經脾平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參之。則此所云代。實卽乍數乍疎之意。蓋有數有疎則氣不調勻。如相更代。故曰代。而古因謂不調之脈爲代。史記倉公傳。和卽經主病。代則絡脈有過。以代對和。則代爲不調可知。素三部九候。中部乍數乍疎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亦謂不調者爲代。承上句乍疎乍數而言。意謂經代死。絡代病。夏氣在絡長夏同法。故脾以代爲正。此與倉公說皆取脾平脈之代。而於非時妄見者。射其主病也。所以謂之代者。取其變更不常。如四時代更。日月代明。父子代嬗。盛衰代遷之比。說文。代。更也。是也。代之本義。並不取乎止。第以純耎弱則或不能行。有疎數則似可得間。間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因又謂脈之有止者爲代。如經所云數動一代。五十動一代。乃代字之引伸義。所以引代於止者。卽動以觀

止則見爲數。卽止以觀動則見爲數。仍是乍疎乍數之意也。然猶通指一止者爲代也。至仲景而下。別代於結。始以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爲代之專稱矣。至李時珍而下。別代於促結。始以止有常數。爲代之專稱矣。於此見古今名號之沿革。

釋代二

脈經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此論最明。來數。數也。中止。疎也。不能自還。弱之甚也。因而復動。但弱無胃也。與兩經之言。若合符節。於此知中止去耎弱止一間。有胃氣爲耎弱。無胃氣卽中止。有胃氣則雖無力而其動猶覺不勻而勻。故但謂之乍數乍疎。無胃氣則雖有動而極無力以久持。故謂之弱而乍數乍疎。素玉機真藏。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其卽脈經之所本乎。素平人氣象。長夏胃微耎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亦明以耎弱爲有胃。代爲無胃。且不云代而無胃。必云但代無胃者。以其但見耎弱中之疎數。而無耎弱中之和氣。故曰但代。王注以耎而弱釋宣明篇之代。而於但代直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義各允協。又素脈要精微兩言代。王注於數動一代云代止也。於代則氣衰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亦

切當。其釋三部九候之代則過。觀倉公傳自知。總之釋脈必先明其字之本義。及引申義。而後前人之得失異同。可考而知也。

釋鉤毛弦石溜五脈

素五藏別。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案一陽一陰謂一於陽一於陰也。一與壹通。壹專也。夏陽大旺。陰不能與之爭。故曰一陽而鉤脈當之。秋陽剝喪。不能與陰爭。則陰專故曰一陰。而毛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極也。陽勝謂與陰爭而能勝陰也。春時陽雖漸旺。而尙爲陰蒙。故其象爲急。而弦脈當之。陽至謂不能與陰爭。故止曰至也。冬時陰多陽少。則陽沉潛。故去來斷絕。而石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多少也。溜脈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陰陽之無勝負者也。中氣也。此經發明四時藏脈之義最精核。曰一、曰勝、曰至、曰過。字字可求。勝至二字義猶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絕。讀者所當緣文以求義也。王注誤以一陽一陰牽合上文三焦與肝。由此穿鑿附會。頓失經旨。致言藏脈者。但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釋⿰扌費

千金卷十三心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腸病曰赤脈⿰扌費。⿰扌費字經傳少見。醫書僅見於此。考禮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費字無佹訓。原本必作拂。拂之別體作⿰扌費。故又省作費。若⿰扌費省貝爲拂。則省手爲費。理固然也。若經本作費。鄭當破讀云費當爲拂矣。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大學是謂拂人之性。箋注皆云拂猶佹也。與中庸注同可證也。千金赤脈⿰扌費云者。謂邪氣拂其脈氣也。後人不知此義。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引龐安常傷寒總病論赤脈攢。攢卽⿰扌費之誤。龐語正本之千金。而字誤作攢。則不可通矣。

釋解㑊

㑊字說文所無。以食亦推之。當爲亦。亦通於射。古今人表曹嚴公亦姑。師古曰。卽射姑也。詩抑矧可射思。射厭也。然則解㑊云者。謂懈怠而厭事也。射又通於夜。荀子勸學西方有木焉。名曰夜干。亦作射干。左昭廿五傳狐夜姑。釋文本作射。夜從

亦省聲。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則解㑊云者。謂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於液。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駿聲謂液解也。然則解㑊云者。卽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僕寒不甚、熱不甚、弱不甚、強不甚、之訓。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㑊云者。卽臨食不甚喜好之稱。故曰瘦人。以其未食時若欲食。及臨食則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人。善讀如彼爲善之之善 兩症名義並同。

釋服

一方之藥料。古曰服。今曰貼。貼字古無。止作帖。說文。帖、帛書署也。以木曰檢。以帛曰帖。案、檢卽簽也。以檢類帖。是帖卽如今招貼之謂。明帖卽貼也。文選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傳曰帖服也。今公羊僖四年傳曰卒怗荊。注。怗、服也。字從立心。疑卽帖之譌。然則貼與服義同爾。帖占聲。史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自隱度也。漢書注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由是推之。則醫者隱度其藥物多少而爲書署以予人者。宜其稱帖矣。說文。服、用也。呂覽論威敵已服矣。注、降也。方藥稱服者。言其用以降服病氣也。降服之服同於伏。而醫方有云一

伏時三伏時者。猶言盡此一時三時之候也。藥物畏火炎爍。故謂之伏。猶秋之於夏。以金續火名。是時爲三伏也。學者果能隨處顧名思義。則知古人之牖我者至矣。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枚士述
江都 袁焯桂生重錄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卷三

伏衝解

說文。衝、通道也。玉篇。衝、交道也。脈以衝名者。取經隧四達。表裏交通之義。此脈並陽明之經行身前者。應孔穴。其不應孔穴者。並足少陰之經。伏行背脊之下。始稱伏衝。亦曰伏脊。名異實同。惟其伏行。故得交通前後。爲四達之路。經敍虛邪中人之次。不直言衝脈。必別言伏衝者。以傳邪未到伏衝之先。由孫而絡而經而輸。其入淺。其途一。一到伏衝。則入較深。而途不一。或由腸胃之腠而傳二府。或由腸胃之外而傳膜原。路路可走。防禦綦難。爲泄爲積。未可預卜。經意當以兩歧言。不以

遞進言。否則既入腸胃。豈有復出而傳膜原之理哉。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所部甚廣。自鬲肓至脖胦。跨有臍之四旁。於古尺約尺許。其止者爲積。其行者爲繞臍痛。其不內逼於膜而傳者。尙有腸胃之後膂筋一次。其內逼膜原而傳者。亦尙有小腸膜原之間一次。其由支絡而傳者。尙有衝脈之正經。爲臍上喘動應手之症。益信此一脈之四達交通矣。衝脈之外行者但稱衝。則其伏行者稱伏衝。理固宜然。楊注太素不誤。王注瘧論。以爲腎絡之伏行膂筋者。蓋謂衝脈本腎絡之一也。核之上文入脊內下文出缺盆之路甚合。

中風傷寒解

傷寒論於傷寒外稱中風。各詳其脈證於六經篇病源謂之中風傷寒。其論卽取論中六經脈證。千金外臺相承。皆如此。泉案、金匱有中風篇。仲景不以此病同列於彼者。以此與傷寒相似。與痺歷節等不相似故也。巢氏以傷寒稱之。最得其旨。蓋冬時疾風及非時寒風。其來無漸。非關觸冒。故云中。又以其彼來而我始冒之。故云中。又可云傷。又以此風起毫毛。發腠理。入襲於衞而自汗。不能循經而傳。故

論文特起傳經例於傷寒條後。而中風條不之及。欲知傳經與否之義。但取傷寒論營行脈中。衞行脈外。及風則傷衞。寒則傷營。數語繹之自明。勿爲近世所惑也。

秋傷於溼解

凡論四氣。當分二例。自春分至秋分皆爲暑。自秋分至立春皆爲寒。二氣極偏。皆從風傷於人。經以暑配夏寒配冬者。據其極偏之氣。配以極偏之時也。春之溫和。秋之涼和。本無所偏。介乎寒暑往來之間。而不可以寒暑言。故於春言風。以溫非邪。風則爲邪。又以此風不偏勝。故但言傷於風。不別言寒暑。非謂風止於春傷人也。於秋言溼者。秋承中土之後。本氣既無可言。卽以中土之溼配之。秋謂秋分以前。若秋分後天氣已寒。此時傷之。則從傷寒法。經意以四氣分配四時。言自難齊。當以意逆實。當如傷寒例從秋分後皆爲傷寒也。秋以土氣爲氣者。正如草木黃落。以土色爲色之比。近喻嘉言欲改溼字爲燥。非是。不觀靈九宮八風。又以溼配東乎。喻又將何以改之。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所列六經。與素熱病論不同。熱病論依氣行之脈絡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合。傷寒論依邪入之次序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不合。經脈三陽經皆有頭痛。陽明始有惡寒。而仲景乃皆入之太陽。更以胃實爲正陽明。經脈嗜臥屬足太陰。而仲景乃謂少陰病欲寐。經脈渴而欲飲。飢不能食屬足少陰。而仲景乃謂厥陰病消渴。飲不欲食。種種皆殊。惟少陽太陰爲近之。而亦有殊者。經脈目眭眭屬足少陰。而仲景少陽目眩。經脈飧泄屬足厥陰。而仲景三陰俱列。所以然者。經但以陰陽分表裏兩層。而以身之前後兩側分爲三陰三陽。仲景不但分表裏兩層。且分表之表爲太陽。表之裏爲少陽。裏之表爲太陰。裏之裏爲少陰。裏之至裏爲厥陰。其府爲陽明。義取遞進。不取平按。故僅列熱病論六經症。於傷寒例。而不卽引之。以冠六經篇首。別自爲說以著其名同實異也。所以實異而名仍同者。以太陽等六者。乃古今紀陰陽者之大名。六元以紀天之六氣。難經以紀歲之六節。脈經卷五扁鵲法以紀一日之六候。卷十手撿圖以紀診法之六部。經筋以紀筋。皮部以紀絡。若經脈則以紀榮衞。而仲景因以紀表裏。其義一也。欲窮傷寒六經症者。勿纏合靈素以亂之。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一書。專明表裏。以寒邪之入也。表裏以次。故分六經以列其次之後先。寒病之呈也。表裏恆兼。故又分六經六篇。以辨其兼之多少。於是屬詞比事。不得不起一例。其例純表者入表部。兼裏者亦入表部。必純裏者乃在裏部。假如六經症具。必在太陽篇。以太陽爲表之表也。太陽症罷。乃入陽明。陽明論乃入少陽。少陽罷乃入太陰、入少陰、入厥陰、各取最外一層隸之。故於太陽著論最多。而厥陰獨少。非略也。他經之兼太陽者。例不得入於他經。而厥陰之兼他經而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於厥陰。則第紀其經症及解時愈候而已。其自諸四逆以下。古另爲一篇。玉函題曰平嘔噦厥利脈症幷治。成本誤幷之。或據成本而猶以爲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書也。否則曰此王叔和之所亂也。

傷寒論六經解二

余論傷寒六經。爲紀表裏屢矣。究何所證。曰證。諸華陀千金。引其說云。凡傷寒一

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分六層以紀表裏之次者由陀始。所云入胃。即陽明病胃家實也。在皮在膚在肌。即太陽及陽明經病也。在胸即少陽及太陰病吐食不下也。在腹即太陰腹滿痛及少陰厥陰病也。特措詞有文質。分次有贏縮。以此不同耳。其紀表裏之義則同。仲景既存素問六日六經之文於例。而又取華氏六日六層之義潤飾之。而易其目以著篇。乃主藥法而略針法之意。巢元方能知之。故病源存華說於總論。復次素問六日六經依脈生病之文於後。與仲景若合符節。是又得一證矣。夫又奚疑。

傷寒論六經解四

前論分次有贏縮。又有一證。蓋六經雖六。核之止四。華陀一日二日三日在膚皮肌。仲景以太陽統之。四日在胸以少陽統之。六日在胃以陽明統之。五日在腹。仲景分爲太陰少陰厥陰三經。是華陀仲景雖各分爲六。恰各合爲四耳。故仲景著各經欲解時。太陽巳午未。陽明申酉戌。少陽寅卯辰。三陰則以亥子丑三時前後兼一時而錯互之。其實於十二時中。止得三時焉。與靈衛氣行水下一刻。人氣在

太陽。二刻少陽。三刻陽明。四刻陰分大同。陰分即三陰之分也。陰陽贏縮之義。殆本此乎。又仲景書中三陽中風。皆各有證。獨至三陰。則太陰有四肢煩疼一證。而少陰厥陰皆止言脈不言證。明太陰篇一言可賅二經。故二經篇從省也。由中風推傷寒。則太陰篇首所謂腹滿吐食者。恐亦賅二陰言。第兼欲寐爲少陰。兼渴熱疼飢爲厥陰。皆當以滿吐爲本。不然僅僅欲寐。豈足定爲傷寒少陰病乎。且少陰篇詳言吐利腹痛。若以陽明少陽篇不詳太陽證例之。不大相徑庭乎。且三陽篇詳言傳經。又言併病合病之證。獨於三陰則從略。而無太陰與少陰併病合病。太陰與厥陰併病合病之證。更無三陰合病二陰併病之證。豈不昭然乎哉。

陽明病胃家實解

邪之中人。各有法度。在軀則風中皮膜。溼流關節。寒傷筋骨。熱傷血脈。在臟則風傷肝。溼傷腎。寒傷肺。熱傷心。二者皆以類從。若邪之不以類從者。則必其表裏相傳者也。大法在軀者以六經傳至七日愈。在臟者以五藏傳至六日愈。六經爲陽。五藏爲陰也。其表裏互傳。不在此例。故仲景書於惡寒則以發熱無熱起例於太

陽篇而於通書中則本華陀六日六層之說。而文之以六經之名。殆混經藏而橫斜截之自成一家言故至陽明篇。獨以胃家實爲正。而姑存陽明外證以備義。其篇中冠以陽明病三字者。皆指胃家實。與素靈所稱陽明爲行身前之脈者不同。所以然者。藥法與針法異也。讀仲景書勿執他經以疑此論。亦勿執此論以疑他經可已。經於他篇之首各舉病名。獨胃家實三字渾含之者以見胃象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其部既廣。不可單稱一二故也。細讀之自知。千金作胃家寒者。寒卽塞字之誤。與實同義。金匱黃疸陰被其寒千金亦作塞可證。奈何有見一寒字之異。從而爲之辭者。

腸覃解

靈水脹篇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衞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息肉內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子。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泉案。腸覃既生息肉則有形矣。但覃乃延長之義。於病狀何取。當爲蕈之省文。韻篇並云。蕈、之荏反。地上菌也。病之蕈

名者。蓋取腸外息肉生如蕈狀。後世咽菌、陰菌等名準此。讀當尋上聲。不當如字讀。古覃蕈二字多相通。故五經文字云詩葛覃字亦作蕈。但彼蕈仍當訓延。而此蕈則當訓菌。二字之詁雖異。二字之通則同。此類甚多。不可不正。

蠱怚解

蠱熱病男子如蠱。女子如怚。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楊注太素以爲男女相悅之病。女惑男爲蠱。男惑女爲怚。泉案、楊說蓋據左傳而對參得之。於名義最合。今爲引申之。蠱者壞也。素生氣通天注謂煎厥由房勞來而至耳目潰潰乎若壞都。正以女惑男而壞也。怚者阻也。史記倉公傳韓女欲男子不可得。病寒熱。月不下。正以男惑女而阻也。曰煎厥。曰寒熱。則身必發熱。故經列於熱病。此熱必發於腎。腎熱則侮脾。故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腎中之熱旣淫於脾。則必脾腎同治。故下文云、刺湧泉及跗上。經文莫著於此。由刺法推藥法。其方可知。千金無比山藥丸可以治蠱。本事方抑陰煎。可以治怚。若更中於虛邪。必皆致羸瘦、欬嗽、沈默、殗殜。爲風虛勞、傳尸勞等症。當各隨宜治之矣。或據玉篇怚驕也。廣韻怚憍也。而通

怚於狙。釋爲詐病亦得。蓋此症變幻不的知所苦。朝涼即如平人。暮熱輒至大劇。有似詐也。然以狙虛擬其神。不若以阻實徵諸病。千金直作阻字。阻者經阻。

邪解

楊注太素。概釋邪字爲虛邪。最合經旨。經謂風雨寒、暑不能獨傷人。必因於天之虛邪。與其人虛。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於此知外來之病。無不挾有虛邪。故兩經動輒言邪。此邪字對太一之正風言也。難經始目一切病人之氣爲邪。如心邪、肝邪等。藏府之邪。及飲食之邪云云。不必皆是虛邪。殆以邪字對人身之正氣言也。仲景因之。有大邪、小邪、清邪、濁邪、穀飥之邪諸稱。皆由難經而引申。其云邪哭者。又將虛邪之氣。名虛邪之病。是以邪字對他病之正狀言也。巢源因之。而有五邪之名。千金外臺又皆衍爲驚邪之名。皆由金匱而引申。千金又有邪思泄痢症。則又以邪字對心術之正用言也。大抵名稱隨時而改。讀者通其意。勿泥其文。否則必執今疑古。而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邪哭解

金匱五藏風寒篇。有邪哭二字。自來注家。皆謂非哭之正。狀如有聲無淚。或哭而不悲之比。是以邪爲反正泛稱也。然於本文血氣少之原不協。惟巢氏病源中風門有驚邪狂癲四症相類。而皆冠之以風。是古固有以一邪字爲病名者。巢氏必本經說。邪哭云者。謂得邪病而哭。病源所謂邪之爲狀。悲喜無度是也。義本直截。無俟深求。且其病原於風。則於血氣少三字允協。風勝則燥。理固然矣。攷古之邪。卽今之癡。凡外臺千金治風邪諸方。皆可治癡。昧者以癲爲癡。而別於癇。癲癡強合。癲癇強分。皆於古訓相背。詳泉所撰金匱方論注及證原中。

瘦削解

金匱勞篇。男子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瘦削不能行。泉案、瘦削當爲瘦消。謂瘦澌消沮也。髓藏於頭。而會絕骨。絕骨穴在脛外廉。故腦髓少者。則頭痛而脛不能行。其至春夏劇者。以春氣病在頭故也。周禮疾醫。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首疾、頭疾也。彼削亦當作消。所以疊痟也。說文。痟、酸痟。頭痛也。周禮曰。春時有痟首疾。此與鄭同義。鄭注是分釋痟首疾三字之

義。非分三字爲二症名。說文。酸痟、頭痛也。五字句是渾括其狀。賈疏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疾云云。蓋誤會鄭意。蜀都賦味甌瘍痟。注痟頭痛也。是誤會許意。余目驗春溫症。及春月傷風而病頭痛者。無不脛痠。周禮痟首疾三字。眞善狀病態者。許鄭由頭言之。仲景由脛言之。各以其次爲異耳。

下利解

古書多言下利。下卽泄字。利言其快。加症旁卽爲痢字。下利與吐利文同。吐利爲快吐。則下利卽爲快泄已。兩經或稱其甚者爲洞泄。又爲腸澼。王注謂腸門開闢。知本作辟讀爲闢。其病卽下利也。所云腸澼下白沫。卽今之白積。腸澼下膿血。卽今之紅白積。腸澼下血。卽今之赤痢、腸紅等。近世分下爲泄瀉。利爲痢疾。於是今之痢。異於古之利矣。豈知今之痢。卽難經五泄中之大瘕泄。難經與餘四泄同稱泄。是古之下。賅今之痢。仲景書亦止加下重二字以別之。不另立一名。隋唐時或稱滯下。或稱重下。皆不脫下字。存古義也。徐氏軌範泛指腸澼爲腸紅。而以難經五泄概入泄。仲景下利概入痢。於此歎論古之難。

病遇節發解

古書言病之遇節卽發也。僅見於巢源尸注候。而目見甚多。有發於交節日者。有發於交節前後數日者。不必盡是尸注。總之病根不拔。則愈而復發。其必遇節何也。考萬物應節而來者。莫如入風。以風爲中央土氣。本尙書洪範鄭注詳前原風經土於五常主信。故至期而不爽。而經謂風者百病之長。是知遇節卽發之病必風也。風留經脈。則隨感而作。且五日爲候。三候爲氣。一氣者月郭盈虧之大法。人身惟經脈隨月郭之盈虧以爲盛衰。故必久風之在經脈中者。方爲遇節卽發。若病不在經脈中。雖屬久風。亦不至遇節卽發也。故遇節卽發之狀。於風虛勞獨多。

陰脈陽脈解

前論陽脈候先受。陰脈候後受者。其義本之叔微。叔微於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則云先受溫。後受溼。以彼準此。義當如是。幷以知溫脈濡弱也。經意謂邪中於人。其兼及表裏者。當陰陽如一。如溫瘧是。若先受某邪。後又受某邪。則先之

兼見於陰者。必退而幷於陽。斯後之獨見於陰者。乃得而乘於陽。風溫溫毒溫疫脈法皆如是。後者之不得陷於陽也。以陽有宿邪也。先者之不得越於陰也。以陰有新邪也。新者欲下不得下。宿者欲上不得上。不得下而因汗之則宿者隨新者以俱升而病劇。不得上而因下之。則新者隨宿者以深入而病變。此二變者皆難治。必明於溫熱之脈法。而後溫病可診也。亦必明於溫病之診法。而後溫病可治也。所以溫病大法禁汗下偏行之治。而宜汗下並行之治。萎蕤湯汗下並行之方也。由萎蕤而推之他方。思過半矣。

晚發解

平脈法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成注晚發者後來之疾也。泉案、外臺卷一張文仲療晚發傷寒。三月至年末爲晚發。方生地、梔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若頭面赤。去石膏用乾葛。無地用豉。然則晚發云者。乃傷寒最晚所發。以意逆之。感寒熱而至半年發者曰晚發。三月晚發者其感在冬至前。不論時氣正氣也。年末晚發者其感在夏至後。

不論時氣正氣也。以寒熱在身。蓄至半年必發也。何以言之。自秋分至春分。正氣之寒。當以冬至爲界。冬至前傷寒者。其晚發至三月末而極。以距秋約半年也。若冬至後傷寒。至五月後發。則爲病熱。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凡寒熱至二至後而木偏。最易有新感。有新感則病兩歧。故不得稱晚發。自春分至秋分時氣之寒。當以夏至爲界。夏至前傷寒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若夏至後傷寒至年末發者。則爲晚發。以相距半年也。自秋分至春分時氣之熱。以冬至爲界。冬至前感熱者。其晚發在三月末。法與正氣同。若冬至後感熱者。至夏末發則爲溫熱。不稱晚發。法與正氣同。自春分至秋分正氣之熱。亦以夏至爲界。夏至前感熱者。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法與正氣同。若夏至後感熱至年末發。則爲晚發。法與正氣同。然則晚發云者。是從溫熱兩病中別出言之。亦對時氣正氣之卽發者言之。蓋冬至後感之年末發。與夏至前感之六月發。皆卽發也。卽字與晚字正相對。若專以冬月正氣言之。恐未能遲至次年末始發也。活人書因此改爲三月至夏。殆未達其旨。所以如是晚者。以積受寒邪。寒搏於液。液停爲水。邪不得發故也。凡邪伏不發者。多由水停。外臺卷四溫病。冬溫未卽發。至春被積

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軫如錦文。壯熱欬悶。嘔吐淸水。據此知冬溫被春寒折時。先有水停。故至夏發時。必嘔吐出水而後疹見。此冬至後感時氣發於夏末者。不稱晚發之證。彼方用麻、杏、葛、橘。與此方皆是提出寒水之意。又錄驗載溫毒此條下。又云已自得下利。宜服黃連橘皮湯。然則停水之毒。吐利皆有。與晚發同法。卽謂外臺錄驗兩溫毒爲晚發之溫也。亦無不可。

鼠瘻解

靈素本草皆屢言鼠瘻。說者皆以食鼠殘成瘻者當之。病源列九瘻中有鼠瘻。引靈寒熱赤脈貫瞳於其下。但病源鼠瘻旣爲九瘻之一。則不得以槪諸瘻可知。三經鼠瘻。鼠當爲竄。鼠性善竄。故竄字從鼠。鼠字卽通竄。詩正月鼠憂以痒。小旻鼠思泣血兩字皆爲竄義。蓋遭亂之人。多方求脫而卒不可得。故旣言鼠而復綴以憂思二字。瘻之稱鼠。亦取竄通經絡爲義。竄、俗作串。瘻與瘰爲雙聲。故近世瘍科書。皆呼瘰串。瘰串卽竄瘻之倒言也。鼠如字讀。則與注爲聲轉。瘻與流爲聲同。故

近世瘍科書。或呼流注。流注卽鼠瘻之倒言也。凡取兩字可倒。如丁東東丁。歷六陸離之類甚多。鼠瘻之爲癧串流注。斷無疑已。又此病初起曰瘰癧。從其外命之。已成曰鼠瘻。從其內命之。經稱寒熱瘰癧。及寒熱鼠瘻別之以此。因知赤脈貫瞳。當是已成之癧串診法。非初起之瘰癧診法。何以言之。經以赤脈多則死期遠。少則近。則見赤脈非凶兆明矣。大抵血虛之人。目皮裏面必白。血主脈。故以脈見之多少。驗血虛之微甚。瘰癧初起。當不至是。必已成癧串。膿水淋漓已久。合用此診法耳。玉篇。癙、病也。瘻、瘡也。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金匱衄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獨不言少陽。或據靈樞經脈謂少陽脈不至鼻似也。而實非也。蓋仲景所云太陽陽明者。非謂太陽陽明之經。乃其自分之部也。太陽統三陽之表。陽明爲胃府之裏。衄有由陽絡之陽傷而得者。外感風熱所致。春夏從開。邪必著於表。故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衄有由陽絡之陰傷而得者。內傷飲食之熱。復被風燥所致。秋冬主闔。邪必著於裏。故云從秋

至冬毌者陽明。此文正與泉前三陰三陽諸篇相證。雖似本之靈樞。而要各自成論。偶與之合也。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凡黃家日晡多發熱者。以陽明王時也。晡說文作餔云日加申時食也仲景云陽明王申酉戌時疸熱隨之而發。故以此爲黃疸之常。以其病在中上而下無病。則散而不至逆也。凡氣在中則可上可下。在上必陷。在下必逆。若女勞疸熱固結於下。不得下泄。則時時上逆。特與脾近。與肺遠。止得逆乘於中。不能逆乘於上。至日晡則中實脾王。疸熱之逆乘於中者。得以乘勢逆乘於上。上至肺而極。故從肺虛惡寒之例而爲此病。惡寒仍肺病。非腎病。辨症之訣如此。其額上黑之義同。蓋女勞疸之熱之逆行於藏者。借逕於脾胃而及肺。其逆行於經者。借逕於大腹而及額上。額上爲心之部。腎病者顴與顏黑。此之謂也。此義卅年來屢思不得。至癸巳夏偶得之。

隱指解

脈經第一篇釋脈名。兩言隱指。嘗以問之老醫。舉無應者。及歷症有年。始知其的。蓋隱者揚之反。經文皆於按之下言隱指者。謂脈氣之鼓。被指按住。則不得發揚。似乎隱匿。故曰隱指。其獨係之虛實二脈何也。實脈初持時止見長大。不得謂之實。及按之而長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橫充指下而見滿象。始成實脈矣。故曰隱指愊愊然。廣雅。愊、滿也。是也。虛脈初持時。止見耎大。不得謂之虛。及按之而大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旁流指下而見芤象。始成虛脈矣。故曰。隱指豁豁然空。玉篇。豁、空也。是也。虛實二脈之真際。皆待按之而見。故惟此二脈言隱指。古人立言之妙。非淺學所能領會矣。

陰陽附解

脈經所謂陽附陰。陰附陽者。陰陽謂表裏。附謂薄也。陽附陰卽表邪內陷之謂。陰附陽卽裏邪外乘之謂。病發於太陽則內薄。發於少陰則外薄。薄而不已必爭。其與交并之別。交者表裏不分淸。附者表多卽裏少。裏多卽表少也。并者表并於裏卽無表。裏并於表卽無裏。附者裏猶帶表。表猶帶裏也。至於爭則薄者將勝矣。將

勝者盡入其境也。表盡入裏則陷。故死。裏盡入表則出。故生。陰主闔。陽加之則不能容。故脹滿。陽主開。陰加之則虛者泄。故汗出。而其與并有別者。并者已汗出。附而爭者未汗出也。可見診熱病總以汗出爲佳也。又案、此時脹滿。必不大便。下之則其死尤速。此時汗之必昏運。補之則其愈遲。補甚亦死。一先一後之間。必列此數名。其丁寧示人之意切矣。　脈經歷集古今衆論。其名稱或隨時代而異。故多有詞異旨同者。此謂薄爲附。亦其一端也。

溫病脈法解

凡脈來盛去微。如人喘狀者。是邪氣由表薄裏之象。若又動數不均。則薄裏尤急。卽初大漸小之厥脈也。傷寒得之爲惡寒甚而熱多者以此。今病過數日。不見此二脈。知其邪將衰不能薄裏。不薄裏必還表。將汗之兆也。然亦有不薄裏又不還表。逗留半表裏間而脈如是者。則象其肺藏之有所載也。肺在軀殼內四藏上。正在半表裏之次。邪著於此則脈緩。故去來平。初終勻。其人當瘖。瘖者肺載邪而氣實無聲也。欲邪之散。仍須從汗出。設汗之不汗。則邪著固而肺將爛若萎矣。亦在

不治。脈經卷七熱病脈不喘三條。義實如此。凡云不者。皆昨然今否之詞。府謂胸中。藏謂胃部。陰陽謂表裏。凡云期者。皆施治冀望之詞。三日四日者。自七日後數之也。七加四爲十一日。邪氣還表。行其經竟之時。至是不汗。則其終不還表而著肺之固可知。治法乃窮矣。

耎弱有石解

素平人氣象。長夏耎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從脈經及甲乙案、石之義似當爲堅。而經與耎弱並舉。則石脈之象。從此可推已。蓋堅爲長屬。去來相引。石爲短屬。去來皆斷。兩者固别。素玉機眞藏眞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絕謂去來絕也。一曰如奪索。奪古脫字見說文奪索卽絕也是石脈取義於絕。不取於堅。故得與耎弱並舉。第辟辟之石無胃氣。耎弱之石有胃氣。故在彼爲死脈。在此爲病脈耳。所以長夏忌石者。脾平脈相離。如鷄踐地。則離而不甚覺其離也。石則離之顯焉者矣。夫離之爲言猶斷也。以不甚覺離者而忽顯見爲離。脾氣弱而腎氣強矣。故病。

玉屏風散方義解

玉屏風之止汗。非如坼者之於牆然也。其謂汗之因風得之者。恆至虛其衛氣而久戀衛虛則不收。風戀則不純。以不純乘不收。則汗出自易。故必以防風從外發之。白朮從中守之。而黃耆則居其間而託之。耆之爲言致也。（詩皇矣上帝耆之耆致也）推致衛氣使風不得留。則衛自收而汗自止。方義如此。人見其汗止也。而以爲黃耆固表。亦盍觀其方下有治風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兩語乎。本草經曰。黃耆治大風。此方本之。故其義與金匱血痺黃汗黃疸諸用黃耆方不同而同。以彼症亦由衛虛挾風故也。其防朮並用。取諸金匱桂芍知母湯方中。亦以彼症由風汗之故。以彼證此。斷可知已。必其人之症。如方下所云。始可用之。倘其汗不由於風。或微有風而屬在表虛裏實之體。即不可服。服之則衛以被託而益虛。表虛而裏益形其實。諸氣不和。雖本無汗。且可使有汗。奈何忌汗而藉此止汗耶。且屏風之名。兼有屏絕屏擋之義。若專以屏藩屏蔽爲言。則黜其名而沒其實矣。大抵古今名方。苟得仲景之一端。即非望文而可曉。讀者當以意逆志焉。

磁石治周痺解

人皆知磁石之益腎氣也。而本經獨主周痺。痺爲風寒濕三氣雜至之病。未必皆由腎虛。經意何所指乎。蓋嘗歷攷方書。乃知磁石能吸通一切擁塞之氣。塗於外則從外吸內。如入昇藥提毒。納喉中引鍼是也。以彼例此。治痺之義灼然矣。經隧中爲風寒濕所阻而成痺。亦係擁塞爲病。故須此以吸通之。第古方中依經直用者絕少。而繹周義爲流之理。則凡擁塞之處無非痺氣所流之處。故用之者。不必規規於經文而自合經旨。且因此益知益腎氣之故焉。心肺主呼。肝腎主吸。能吸之物。與喜吸之症。其氣相協。虛者得吸以實之。謂爲益腎也固宜。特不比泛泛益腎如山藥地黃輩耳。臨證者審諸。每見上下俱虛之人。欬喘吐血。醫用磁石。漸至肺萎。延成死症。實由吸傷上焦之誤。而醫者無一悟及。可慨也夫。案仲景書不及此藥者。仲景爲傷寒設法。原書不別出金匱。金匱亦論傷寒之雜病也。寒邪從外入內。不可再服磁石。使之從內吸外。故不及也。

人參解

人參性效。近陳脩園砭新方八陣。辦之而未盡也。泉謂仲景於亡脈亡血並用人

參者。非以人參爲能生血脈也。特培其血脈所由生者耳。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津血同類。津液不行。則血亦減少。而津血又皆元氣所生。元氣實藏於脾。人參專能補脾。脾王而氣液充。則亡血亡脈皆愈。故人參之補脾。實人參之培元氣也。惟人參培元氣。故陽虛者得之能益氣。如四君子湯是也。陰虛者得之能蓄津。如人參白虎湯是也。且人參反大黃。大黃功專瀉胃。而胃爲萬物所歸。能瀉胃者必能瀉胃之所及。人參功專補脾。而脾爲諸經之母。故補脾者必能補脾之所統。推而暨之。大黃無所不瀉。人參無所不補。凡通治之藥準此。

桑白皮根解

據本經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絕脈、補虛、益氣云云。則桑白皮補肺也。別錄則主肺中水氣、唾血、熱渴、水腫、腹滿、臚脹、利水道、去寸白、縫金瘡。似桑白皮又瀉肺也。豈相背哉。蓋本經中字皆指胃言。胃主肌肉百脈稟穀氣而成。則羸瘦絕脈。亦係胃病。補虛者補胃之虛。益氣者益胃之氣。胃以下行爲順。上逆則肺不平。而肺病作。本經著治胃之效。而肺之平。不言可喻也。別錄以經義隱約。故推衍之。其

主治皆胃逆陵肺之症。一本一標。詞相反。義相成。肘后方以之治消渴尿多。及產後下血。是宗本經爲用。錢仲陽瀉白散治小兒肺經實熱。是宗別錄爲用。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專方也。諸家注從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狀。雖變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黃一症則有定。仲景於至無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診治之準。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於頭痛頭淅淅頭眩。諸足以卜愈期者。皆於小便時診之。凡辨疑難症。皆當準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實有至常之理。淺人泥於百合補肺之說。因以肺朝百脈爲之淺解也。又百合病者。由於餘邪逗留。血氣不潤所致。如意欲食而或美及欲臥欲行云云。狀其無大邪之抑正氣有時得伸也。復不能食至不用聞臭不能臥不能行云云。狀其氣血少潤也。如寒如熱飢中不潤而滯濇也。無寒無熱。餘邪不能作勢也。口苦胃液被餘邪所吸。不能消淨食物也。得藥劇吐利。胃液不充。反爲藥所勝也。脈微數。微爲血氣少。數爲邪氣止也。溺時痛見於頭者。溺爲去液之事。故

病液少者。卜之於此。下虛則上實也。此證之於症而合者也。其治法專以滋潤爲主。故本方於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並潤也。汗下吐皆傷液。故隨上下之所傷而救之。知母、鷄黃皆滋潤之品。滑石爲潤下之品。惟赭則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變渴而括蔞、牡蠣。變發熱則滑石。無非取乎其潤。此證之於方而合者也。然後知本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云云。皆潤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虛之時。攻則害正。補則礙邪。惟有潤之。使正紓邪浮。始可設法逐邪。其逐邪之法。總不出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下解之數語。決不以百合數方了事也。惟至此時。則病之局勢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稱。故百合病止此耳。讀仲景書如讀春秋左傳。當取他傳續此傳後。而後紀事之本末始全。

仲景用桂枝例解

仲景之用桂枝。不獨太陽病爲然。即已見裏症而表猶未罷者亦用之。故建中、復脈。雖於滋膩中。尙藉一味桂枝以達餘邪。而桃仁承氣湯、黃連湯、桂枝人參湯、柴胡薑桂湯、當歸四逆湯、烏梅丸諸方之用桂枝準此矣。其尤著者。陽明太陰二篇

皆有浮脈者宜桂枝湯之論。可見無表症而有表脈者。猶當用桂枝。所以然者。有表脈則氣連於表。與未罷之表症同。無表症則不得不隨其所見之病以爲隸。近人泥桂枝爲太陽經藥。究未明其例也。夫仲景之用意雖深。能善讀之則義隨文見。自有迹之可尋。此所以爲醫學中百世之師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任分則權分。任專則權專。權分則功分。權專則功專。分者我與人均。專者人由我使。桂枝湯桂芍俱三兩。則桂自驅風。芍自斂汗。各不相假。所謂任分權分而功分也。此方桂三兩芍四兩。則芍能使桂。桂雖有驅風之能。亦不過以辛溫善達之氣。助芍藥宣已痺之血。而不得獨炫其長。所謂任專權專而功專也。加生薑之義。可以類推。此論身疼痛在發汗後。顯屬汗後亡津。血氣痺着之象。津血同類。彼從血痺治。芍藥生薑皆治血痺。故獨重其分。亡津故加人參。與白虎加人參湯症義同。何以知此身疼痛爲血痺也。以脈沉細知之。括蔞桂枝湯症亦云脈沉細而其病由於亡津。以彼例此。昭然已。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論曰。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堅。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堅。小便不利。故加桂。其義深奧難明。注家皆不得之。近徐氏類方則云桂枝能利小便。又云白朮能生腸胃津液。亦屬牽強。繹經意以身疼脈虛而濇。爲表虛挾濕。復以脈浮推得有風。復以不嘔明其無裏症。故以桂枝解表之風。附朮解表之濕。其可確指爲濕者。全在不渴二字上勘出。故脈濇作陽虛挾濕論也。然果係有濕。必大便溏。小便不利。若大便堅。小便自利。則非濕症矣。既非濕症而見身疼虛濇之脈。是專屬陽虛可知。卽其脈浮亦平脈法所謂浮爲虛也。不得再用解表之藥。以重虛其陽。故決然去桂。桂去而朮附皆轉爲溫煦陽氣之用矣。二方之別。所以明二症虛實疑似之辨者至矣。

大青龍湯　麻杏石甘湯　越婢湯解

三方皆麻黃石膏並用。乃表裏同治之法也。然石膏雖曰治裏。而本草亦稱其能

解肌。是三方者。必也表裏俱有熱。而又擁於上焦者宜之。且其爲製也。大青龍湯麻黃六兩。石膏如鷄子大。麻杏甘石湯麻黃四兩。石膏八兩。越婢湯麻黃六兩。石膏八兩是皆石膏重於麻黃。石膏爲主。麻黃爲佐。則解熱之權勝。麻黃雖有發散之性。只得於解熱中踈其鬱滯而已。性隨製變。故仲景用大青龍。必提出煩躁二字。而以脈弱惡風戒其誤用。以見大青龍專爲煩躁設。於越婢湯則主自汗出無大熱。於麻杏甘石湯則主汗出而喘無大熱。以見二方專爲喘汗設。煩燥喘汗症雖不同。其爲上焦熱擁則同。故立法亦同。近柯氏琴來蘇集疑麻杏甘石症汗出而喘無大熱七字爲誤。欲移無字於汗出上。其不足與語仲景化裁之妙用必矣。

小青龍湯解

古經方必有主藥。無之者小青龍是也。何以言之。方中麻、芍、薑、辛、桂、甘各三兩。味、夏各半升。考古半升約古分亦三兩。仲景每以半夏半升配生薑三兩。五味半升配生薑三兩。此方正其例也。八味輕重同則不相統。故曰無主藥。或謂麻黃先煎即是主藥。豈知麻黃以有沫當去。不得不先煎。與先煎澤漆先煎大黃有別。特以

肺爲水源。以此疏其壅塞耳。且本方加減法云。去麻黃者四麻黃在可去之例。豈主藥乎。匪特麻黃非主藥也。卽桂枝亦不過因表不解發熱而用之。其與芍藥、甘草同用。全乎桂枝湯矣。桂枝既非主藥、芍藥甘草更可知已。又何論半夏乎。此方本從桂枝湯來。而其義則在乾薑、五味、細辛三味。本論於柴胡湯四逆散方下云欬者。加乾薑、五味子、細辛。卽此方主治之義。柴胡湯方下又云欬者去人參、生薑、大棗。加五味子、乾薑。卽此方用桂枝湯。所以必去棗薑之義。然則小青龍爲治飲家欬之方。故凡用乾薑五味子。而與若桂若麻並施者。皆自此出。如金匱厚朴麻黃湯射干麻黃湯。苓桂五味甘草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大黃湯。六方是也。論此方所從來。當入桂枝類。論此方所由衍。當另建一類。而六方隸焉。斯當矣。

當歸四逆湯症解

論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症比諸四逆略輕。所以改用當歸者。在一細字上勘出。諸四逆皆脈微。無言細者。微細雖皆亡陽脈。而微爲無氣。

細爲無血。其指不同。本論云下之後復發汗。脈微細。以微自汗來亡陽。細自下來亡陰。以彼例此。細爲血虛顯然。金匱云血虛而厥。厥而必冒。是厥固有生於血虛者。故必以當歸溫經。芍藥治痺而後血利。細辛開之通草穿之而後血流。其用桂枝者。取其散表寒也。方意如是。論又曰。下利強下之脈浮革。因而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浮革亦血虛之脈。腸鳴亦血虛之因。又在利後。與此正足相參。此四逆症自屬半表半裏。千金謂爲陽邪內陷之治者得之。夫強下脈大。亦兼表耳。

侯氏黑散解

釋此散者。言人人殊。皆無確據。考病源寒食散發侯云。皇甫曰。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曰華佗。或曰仲景。考之於實。佗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經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數種相出入。節度略同。然則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據此知侯氏黑散。係石發家服食之方。故有冷服填腸之說。石熱之發。亦足召風。故入之中風。大約服石之風。掓於漢季。盛於隋唐。仲景傳方而後。外臺用此尤詳。宋以來服石者鮮。此散幾廢。近喻嘉言誤指爲中風主方。踵其說者。見其藥不對症。未敢

遵用。因專取菊花一味。以爲本治仲景。而此方之義湮。詳余所撰經方釋例中。

案、喻氏之意以經文有中風之論。而方止黑散數種耳。豈知中風自以續命爲主方。外臺中明謂續命爲仲景方。今金匱無者。脫也。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天雄散解

金匱天雄散有方無論。近人不得其說。或疑爲後人所附而議去之。泉謂此乃陽虛失精之祖方。未可去也。古者失精與夢失精分而爲二。夢因於風。夢失精者虛而挾風。故仲景以桂枝湯中加龍蠣治之。桂枝湯中風方也。不夢而但失精者虛而挾寒。故又以天雄散治之。天雄祛寒壯陽之藥也。其治失精。於何徵之。病源引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一段經文。於失精候。而外臺即以范汪天雄散隸之。范汪方較仲景止少龍骨一味。而注中引張文仲有龍骨與仲景一味不差。此天雄散治失精之證也。古失精近精滑也。局方金鎖正元丹。蓋取諸此。

理中四逆方義解

大凡思義必先顧名。仲景書名傷寒。則方義自係治寒。寒邪從表乘裏。裏氣不支。揮霍撩亂。勢將直搗。此時未暇顧表。先與建裏。故但用參朮甘薑四味。而置頭痛發熱身疼諸證於不問。亦以實其裏本無妨於表也。俟亂一定。然後解表。以截來路。方下所以有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之論也。理中專爲此設。並無伏熱痰食在內。故無壅塞橫決之慮。不然則有因而致變者矣。其緩者更有桂枝人參湯。卽理中加桂枝法與先理中後桂枝者同一表邪乘裏而分治合治。猶尙有別。況於裏實者。而可無別乎。至於四逆亦爲表邪乘裏而設。但見厥則所乘已在三陰。較理中症尤重。乃反不用參朮何也。蓋以寒邪已入三陰。則裏爲實。與理中症寒邪將入三陰。其裏猶虛者先後止爭一間。正如婦人臨產可服補劑助力。已產則有血內瘀不得再補之比。知此始可與言虛實矣。且吐利而又厥逆。爲表裏同病。故既以乾薑溫裏。卽以生附託表。其與眞武湯附子湯之用熟附益氣。迥然不同。然則桂泄三陽。生附泄三陰。經有定例。非僅以性熱兩字了之。夫一寒之傳變。其別如此。則凡不止一寒。本先裏實者。從可推已用此二方。但將已所診症。細細與仲景論中義例相參。合則用。不合則否。毋執成見爲也。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枚士述
江都 袁焯桂生重錄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卷四

素問平人氣象闕文辨

素平人氣象於人以胃氣爲本後。獨言三陽之脈。不及三陰。林億以爲闕文。引難經呂廣說補之。泉案、三陰之脈行五藏。經於三陽脈後。即言五藏脈。五藏即三陰也。文與靈經脈六陽氣俱絕。五陰氣俱絕。及素經終六陽五陰之終例同。蓋分手足言之則六陽。渾舉之則三陽。統言之則五藏稱五陰。經。實核之。則五藏言各有當。非一端也。三陽主軀殼。與脈經時脈之六經必兼三陰者相似而不同。難經所言亦係時脈。其動搖幾分云云。不可執以例此。五藏主軀內兼主時。故五藏平脈

與四時脈同。然四時脈通主一身。五藏脈專主一藏。故病脈死脈之象。則與玉機所云太過不及者不同。讀靈素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林校殊未審。

仲景法非北學辨

仲景生於南陽。官於長沙。醫於京洛。今案其地。皆非北方郡縣。而洛稱中土尤著。仲景是書將爲前聖集大成。爲後世立大法。而斤斤一隅之見。何以爲仲景。且歷東西晉南北朝及隋唐。其間建都若鄴、若金陵、若長安。幾於五方無定。而外臺所採諸家。半皆當時士大夫在京師者。其尊仲景方至於天下響應。及宋許白沙當南渡時。去仲景千有餘年。而傷寒九十論中所紀證治。若合符節。可見通人之學。不以方隅限也。其所謂傷寒病則惡寒體痛嘔逆而已。並不大重。何異之有。若以其處方太峻。則古權量不及今之十一。有千金可證。又何異之有。夫天下事果有二千年來五方通行。未幾而止宜一方者乎。人亦自求所以知仲景者可耳。

按、河南通志云。張機涅陽人。涅陽即南陽郡之屬縣名。非有異也。惟張松北見曹操。以川中醫有仲景爲誇。（見方氏條辨自序）則與此異。豈仲景曾入蜀爲醫歟。要之。

蜀亦西南方也。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丹溪謂金匱爲論雜病之書。以示別於傷寒論似也。抑知金匱即論傷寒中雜病。非論一切雜病乎。夫痙溼暍奔豚氣宿食嘔吐噦下利之爲寒類。仲景有明文。百合狐惑陰陽毒之屬寒科。千金有成例。瘧癰欬心痛腹滿寒疝積聚水氣之挾寒。見於靈素。中風歷節心痺胸痺痰飲消渴黃癉驚悸吐衄下血瘀血轉筋狐疝之或由風或由寒。詳於病源。虛勞必助其陽。肢腫必吐其痰。蚘動必溫其胃可見也。其尤著者。中風宜若多端。反取風寒溼雜至之痺爲正。下利宜若不一。專以陽脈陽症爲順。肺萎上氣淋似乎熱矣。而萎有甘草乾薑湯症。上氣有半夏越婢湯症。淋有弦急痛引症。婦人病則尤雜矣。而姙娠嘔吐產後三症。皆從傷寒法治。經水不論過期不及期。並主溫經湯。是皆以或純寒或兼寒者言也。若臨症者泥此概施。鮮不貽害。作書之旨。自爲寒字窮其類耳。勿執小異而疑大同。仲景自名其書曰傷寒雜病論。自敍其由曰宗族死傷寒。故迄於隋唐總呼傷寒者以此。自林億

校成。始與傷寒分。而丹溪之說行。近世又以其方論多倚溫熱。不得其解。則曰此北學也。吁其蔽甚於丹溪矣。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難經濕溫。言脈不言症。脈經濕溫。言症不言脈何也。蓋在難經者既屬傷寒。則必有頭痛發熱等症。又以其脈陽濡弱也。推得先受溫而尺熱口渴在其中。陰小急也。推得後受濕而身疼拘急在其中。不言症而症可知已。其與脈經所言先受溼後受熱者迥別。後受溼者其溼浮於表。與寒同法而減等。小急者緊之減象也。許叔微蒼朮白虎湯。蒼朮散溼白虎治溫最合。緣此溼溫重在溫也。先受溼者。其溼沉於裏。與凡溼病同法。故脛冷胸腹滿。其脈當沉。可以白虎概治之乎。頭目痛妄言。是溼甚於裏。將與後受之熱合化。故禁汗之。慮表以甚裏。蒼朮其可用乎。緣此溼溫雖屬中暍。重在溼也。觀其所重。兩者懸殊。朱奉議見其名同而合之。則奉議之不足與言傷寒也明矣。三風溫準此

溫瘧辨

內經以先熱後寒爲溫瘧。與先寒後熱之寒瘧反對。而以但熱不寒爲癉瘧。金匱癉溫二瘧皆但溫不寒。注家不能分別。泉謂瘧之命名。本對溫而立。冬感於寒及非時之溫。至春發者。其狀和順謂之溫。夏感於暑及非時之寒。至秋發者。其狀酷虐謂之瘧。瘧有寒溫無寒。先溫而感春寒。則內熱爲外寒所抑。表實故無寒曰溫瘧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書言溫言瘧。則必言溫瘧。立言之體宜然。其與內經不同者。內經主瘧。仲景主溫也。宜所言之不同溫矣。若癉則內經仲景皆主瘧。宜所言之同矣。但此溫瘧者者字當作也。與上文連讀。謂癉溫二瘧。並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自鱉甲煎丸條以下皆方論並列。何獨癉瘧條有論無方乎。徐靈胎批金匱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湯此溫瘧癉瘧之主方。

辨柔痙不惡寒之誤

金匱痙篇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痙。脈經及成本傷寒同。近嘉定黃鋐校脈經本云不惡寒。一作惡寒。案黃序於所言一作某者。多據元泰定謝校本。謝校本又多據宋熙寧林校本。非不足據也。明刻醫統正脈林校本有不字者。

傳寫誤衍。幸病源傷寒痙候錄柔痙。亦無不字。與元泰定本脈經同。明王肯堂校千金翼卷九亦云不惡寒。一作惡寒。然則千金翼亦有無不字者。巢孫二書。多據金匱也。金匱又云。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彼經是釋痙病之綱。特揭惡寒二字。則知痙未有不惡寒者。以經證經。尤爲可據。蓋剛柔之分分於汗。不分於惡寒也。此一字所關非小。不得不辨。

蛟龍病辨誤

金匱果食菜穀禁忌云。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爲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泉謂病得之誤食龍精與蛟無涉。蛟當爲咬。字之誤。在龍字下。病名龍咬者。以龍精入腹。變生小龍。咬人腸胃。故腹滿痛不可忍。方下云吐如蜥蜴。可見龍精固能生子於腹中也。作咬爲是。古咬字恆誤作蛟。靈厥病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針。心腹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今本發作作憹作字下有痛字幷誤不可讀茲從脈經千金外臺引參正二蛟蛕字脈經

千金外臺引皆作蚘咬。而經誤且倒。正與此同。以蛟蛸證蛟龍。尚何疑哉。又案以夏小正鳴扎之義例之。則作咬龍亦可。以先知其咬後知爲龍也。咬蛸仿此。

黃癉辨

黃、黃胖也。癉、五癉也。金匱原有諸黃諸癉之別。特癉詳而黃略。讀者易混。因誤認諸黃爲卽五癉中之黃癉耳。考病源黃病候。自黃病至治也百四十六字。列症甚詳。必本之金匱逸文。何以言之。一身盡疼。發熱目濇鼻疼兩髆及項強腰背急。乃太陽陽明表證。而金匱有黃家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芪湯一條證治相符。大便濇、正陽陽明胃家實症也。而金匱有諸黃猪膏髮煎主之一條證治相符。金匱既詳其治。不應反闕其證。故疑巢說本金匱逸文。且以此推之。黃病固有與傷寒同法者。故傷寒亦多病黃。若五癉中之黃癉。則與餘癉同屬雜病。自不若黃病初起可以傷寒法治之。此其別也。巢於黃病外別有黃癉與女勞癉酒癉穀癉黑癉同列。而以靈素所言黃癉諸條及金匱所言癉而渴者以下三十五字入之黃癉候。較之黃病論絕異。其分別甚嚴。真善讀仲景書者。後人誤認金匱標目黃癉

二字。即五癉中黃癉。因以篇中諸黃云云。皆認為五癉中黃癉。而黃與五癉之治法淆矣。不效必曰古方難用也。故讀書須取其至是者。

陰黃辨

人但知黃癉之有陰陽。而不知陰陽之何所指也。一聞陰字。即確認為虛症而不疑。此不獨於癉為然。而癉之害尤甚。蓋癉本濕熱所為。無問陰陽。皆當以治濕熱為正。的係陰黃。則濕熱入深。其候重於陽黃可知。一投補劑。收住濕熱。當時雖差。而病根終身不拔矣。余見甚多。而卒不可奪。噫。人亦思陰陽之論何自昉哉。金匱云癉病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然則二癉之別。別於症之淺深。不別於氣之虛實。陰以五臟言。謂肺也。陽以六經言。謂三陽經也。仲景書中固有此例。如傷寒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咽喉痛。面赤有斑為陽毒。面青身痛為陰毒。皆是也。後世不明此義。每遇陰症之名。不以為寒而用熱藥。即以為虛而用補藥。元明以來。比比然矣。景岳於陰黃多與補劑。其意豈欲誤人哉。良由誤認一時之收住為功且速。而不知能料他日復發之真明且遠也。大學

貴知至。信然。

內風辨

兩經無內風之名。始見於史一百零五篇倉公傳。脈來滑者爲內風也一語。蓋指外風之入內者。不謂其自內出也。千金方亦頗言內風。細繹其旨。與倉公同。惟王太僕素大奇腎風註云。勞氣內稽化而爲風。始以自內出者解經風字。然究不言此風宜補也。且素水熱穴原腎風明言汗出逢風。是腎風何嘗非外入之風。不必如王注所云矣。近世內風之說。甚行東南。嘗以意別之。乃中風痺痱及肝氣腎氣等症。但本各有主名。何庸易以混號。且古人惟以中風諸症爲外風入內。故製諸續命湯加減之方以治之。惟以肝氣諸症爲藏氣之厥。故製諸七氣湯加減之方以治之。若概目爲內風。專爲補計。則續命不嫌於發散。七氣不嫌於走泄乎。夫古人立法。每症皆有百世不易之準。何獨風厥兩門。乃至與後世大相剌謬如是耶。噫。異矣。

人迎氣口辨

靈素動以人迎氣口對說。而於終始篇。專著太陰二字於脈口上。（太陰謂手太陰　脈口卽氣口）其言曰。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此一語。正以別人迎於氣口也。王注知人迎之不屬太陰。因以結喉旁脈當之。蓋本素陰陽別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之論最的。後人不知其所本。粗讀古經。輒駁王注爲謬。而掇左人迎右氣口之說。以爲本自脈經。豈知脈經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四句。一氣貫下。與神門訣斷兩在關後相對。則專謂關前一分之在左者爲人迎。故與關後一分之神門並論。非統左三部言也。平人迎條云。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實者陽實也等語。與靈素所言迥殊。細玩以前兩字自明。脈經本不誤。後人自誤會耳。前人辨此者多。茲不備引。要惟楊上善太素注爲獨勝焉。

千金辨証

千金卷二十六蔬菜類。瓜子主治下云一名白瓜子。卽冬瓜子也。白冬瓜子味甘微寒無毒。除小腹水脹。利小便。止消渴。莧菜實主治下云。一名馬莧。卽馬齒莧菜也。治反花瘡、案此兩條。當係北宋修者所改。何以言之。瓜子乃香瓜子。其與冬瓜

異物。人人所知。馬齒莧之於白莧棻亦然。凡藥名以馬稱者。皆言其大。經以白莧爲主。而白莧大於糠莧。故稱馬莧。對糠莧之稱細莧言。馬齒莧旣非一物。安得同條。若以同條言之。則是同物。而馬齒莧之主治。何以與白莧大殊乎。孫係博學通人。必不若是之謬。緣宋以來。皆誤認古人單稱瓜者爲冬瓜。又見其馬字從同。遂以臆改。陶注亦以馬莧爲馬齒莧而辨其異。猶無大誤。嗚呼唐人舊說。被後人竄易者。可勝道哉。

君火相火辨

火之稱君相也。惟天有然。而人則否。何以言之。素問說少陰君火主春分後六十日。少陽相火主夏至前後六十日。與厥陰風木太陰溼土等同爲天之六氣。六氣惟火暑爲時最長。故分其純者爲君火。烈者爲相火。相火亦謂之暑。乃始溫終熱之義也。故曰惟天有然。至於人身則左腎水。右腎火。卽爲諸臟腑所稟氣液之源。無一藏無水。卽無一藏無火。火本與六氣火暑之別於四氣者不同。論其源委。心亦資源於腎。安得以心爲火中之火而君之。腎爲水中之火而相之。且心之爲火。腎

之爲水。不過配合五行之位如此。豈謂火結成心。水結成腎乎。心之稱君。特十二官比例如此。其爲五藏之一則同。然猶有經可據也。至於腎之稱相。並無所出。尤不可也。且五藏既皆有火。除心爲君外。於分皆爲相。何得專以相之稱屬腎乎。況心腎既皆有液。則皆爲水。何以無君水相水之稱乎。可見六元正紀之說。斷斷不可移之人身者也。此等混蒙話頭。不可不闢。不闢則道之真者不見。相沿既久。至有以慾火當相火者。噫。醫道之難言也。昔徐靈胎曾著君火相火論。專論腎火之不合稱相。而其義猶未盡。當又移六元正紀之說於人身者。宋成聊攝已不免有之。然其是非。正不難辨。若云天之二火。可移以論人。則必手臂內側後廉及心藏皆專有溫氣。手臂外側及三焦皆專有熱氣而可。推之餘四氣。將謂足經外側後廉及旁光皆專有寒氣乎。足經外側前廉皆專有燥氣乎。其不可也明甚。而承訛襲謬。日以加劇。蓋由內經之學淺嘗者多。深思者少耳。

龍雷之火辨

余素不信龍雷之火。補陽則消之說。後閱葉桂景岳全書發揮。本草正。乃知有先

我言之者矣。其言曰。今醫家每言龍雷之火。得太陽一照。火自消靡。此言甚是悖理。龍雷之起。正當天令炎熱。赤日酷烈之時。未見天寒地凍。陰晦凜冽而龍雷作者。則知仍因陽亢。而非熱藥所能治也。若用熱藥。乃戴陽格陽陰極似陽之症。此處尚要講究明白。案、葉說甚當。攷龍火得水而燔。遇溼而燄之說。本始於王太僕素問至真要大論注。不過借以形大熱之氣。不可以寒折之。折之以寒而熱愈不得泄。勢必鑠盡氣血而死。注中所以有物窮方止之喻也。至真要篇前列六氣。後列治法。則此注當指感症言。如傷寒在表身熱如灼。反宜桂枝之熱。不宜石膏之寒。故經文此下有反治云云。義止如此。無俟深求。今因葉說推原及之。葉書係道光時其五世孫所刊者。此言在第四卷中。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白粉。說者謂卽鉛白粉。泉謂經處此方於已服毒藥後。是因毒藥不效而改治。若鉛白粉仍係毒藥。何庸以毒繼毒乎。蓋此方與傷寒少陰猪膚湯方皆粉蜜同用。成注白粉益氣斷利。明是米粉。以彼例此。義可知已。考外臺治一切藥毒方甘草

三兩炙。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內粉一合。更煎三兩沸。內蜜半兩。分服以定止。千金翼治藥毒不止解煩悶方。甘草二兩炙。白粱粉一升。蜜四兩煎服。法與外臺同。泉據此經爲說。粉爲米粉無疑。且經云毒藥不止者。謂藥毒傷其胃氣。故蚘動不止。若作毒藥殺蟲解。則豈甘草粉蜜之甘和功反過於毒藥而毒藥所不能殺者。殺之以平藥乎。必無此理。仲景書文義簡奧有當卽症求方者。有當卽方求症者。余作此篇。卽方求症也。

金匱水莨菪辨

水莨菪不見於他書。本草經有莨菪。云苦寒無毒。通神見鬼。多食令人狂走。與此經大同。其言無毒則反。綱目直引此經於莨菪下。意謂水莨菪卽莨菪也。但莨菪非菜類。又希用。仲景緣何慮其誤食。李氏必誤考百一方云。菜中有水莨葉圓而光。生水旁有毒。蟹多食之。人誤食之狂亂如中風狀。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其論全據此經。而云水莨。是經文莨讀如艮卦之艮。菪字衍也。水莨似水堇。堇爲菜屬。故云菜中有水莨。以其似堇。故著誤食之戒。百一所據當不誤。且經於上節言鉤

吻似芹。誤食殺人。說者謂鉤吻似毛莨。此節光莨。正爲上反。皆爲食芹者辨其似。下節言蛟龍病。又爲食芹者潔其治。數節皆特明芹之禁忌。則非莨宕明矣。此種亟當削正而自明矣。然無人議及於此。嘆讀書之難。

常蜀截瘧辨

古治中暑用腦麝。而治瘧用常蜀。法異意同。何以言之。無形之暑氣。痺着膈間。蒸痰結固。既非表寒可汗。又非裏實可下。必須氣烈開提之藥。直達病所。進逐其痰。斯無形者失所恃而去。瘧須常蜀。猶暑須腦麝也。但淺深之別。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尚知遵古。獨於常蜀僉謂其截瘧釀變。然余目驗蘇州、吳江、震澤等處。其俗呼常山爲甜茶。遇瘧發輒採鮮者一大把煎服。皆輕者止。重者減。未聞有止後變生者。余屢用其法亦然。夫截之爲言堵塞也。藥之能堵其病由者。必截性濇斂。足以遏住經絡。斯留邪而釀變。非常蜀開提之性所及也。爲斯說者。盍觀外臺聖濟各集漢魏以來千餘年。諸治瘧名方幾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八九。

瘰螺痧辨

光緒紀元之十一年夏秋。有疫盛行於大江之南。其症惡寒四逆。頭疼體痠。短氣汗出或吐瀉。湖中死者日數十人。人以其指頭之肌之陷也。謂之曰癟螺痧。又以其半日輒死也。亦曰六時痧。曰子午痧。嗣後閒數歲或一歲輒復行。至今十年未已。客有問余者。曰何氣使然也。古人亦言之否。笑應之曰。天止六淫。人止五志。病雖百變。不出兩端。自仲景著論而後。至於唐宋而降。治法備矣。循途守轍。弗之有誤。醫者之能事畢矣。然而人以爲數見不鮮也。其黠者因摘古人之所略。矜言創獲。以新一時之耳目。故於熱病必稱白痦。曰此古書所無也。於喉風必稱白喉。曰此古書所無也。如此方可動人聽聞。把持由我。而其術易行。嗚呼。巧則巧矣。抑思其所用方。果能外古人治熱病與喉症之方乎。吾知其名可改。其法不可改也。今癟螺痧卽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卽霍亂耳。其正名自在古人論中。所傳治癟螺十餘味一方及雷公散。皆古人治霍亂及暑月中寒之常法。何奇之有。吾子徒受人愚耳。每見虛弱人手浸冷水久。或猝遇大冰雪。皆令螺癟。何獨爲痧異。其痧而死也。死於汗。死於瀉。非死於癟螺。不死於癟螺。卽不言癟螺也可。

駁元陰

近徐靈胎砭趙養葵之改太極也。曰人身有元陽無元陰。大哉言矣。人身如天地。元陽猶易之太極。元陽動而爲陽。靜而爲陰。猶兩儀也。惟元陽動而爲陽之陽。方可以陰字對之。若元陽則無可與匹者。安得有元陰。夫元陽所息曰陽。所消曰陰。陽者揚也。言元陽所發揚也。陰者隱也。言元陽所隱藏也。不觀之十二辟卦乎。息則爲陽爻。消則爲陰爻。陽爻作一象元陽之實之也。陰爻作一象元陽不在而位虛也。貴陽賤陰。職是之故。謂人身有陰則可。謂人身有元陰則不可。至於治病。亦一以元陽爲主。元陽虛則培之。亢則抑之。明乎此義。而陰陽二字始得其解。吾於國朝諸醫。不能不推尊洄溪一老。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泉昔著溫疫說。以證其自時氣來。復慨吳又可喻嘉言之惑人也。而爲此駁。吳喻之言曰。溫疫感受。異於傷寒。異於溫熱。又異於非時寒疫。是天地間另有一種戾氣爲之。夫謂溫疫異於傷寒溫熱與傷寒例合可。謂溫疫異於非時寒疫與例不合而合猶可。（例文以溫疫卽寒疫之變）至謂另有一種厲氣。則例無此文。不可。天地間止有六

氣。其厚者卽爲厲氣。厲氣有毒。毒者厚也。此外果有另一種氣可與並列爲七。何以軒岐鵲景如此神聖而無一字及之。原大兵荒後所以有疫者。非謂人屍混處之故。以人憂勞倍苦。則正氣倍虛。非時之氣易入。而爲病易深耳。要其所感之氣。仍是六氣。天何嘗特設另一種厲氣以困此身遭兵荒者乎。吳喻不解例意。妄斥叔和。豈知仲景皆賴叔和存。無叔和卽無仲景也。

駁臨證指南二條

葉氏桂臨證指南一書。於溫熱脾胃最精。似可爲初學法。然其可議者不少。如溫熱類。以神昏爲心包絡病。考古說神昏屬陽明。見於素脈解厥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之說。則葉氏之於經學可知也。脾胃類則云陽明陽土得陰始安。太陰陰土得陽始運。夫以陰療陽以陽療陰似也。但胃若虛自宜以陽藥培之。仲景於傷寒下後諸治皆用乾薑義可見也。脾若虛自宜以陰藥培之。仲景於亡津諸治皆用人參義可見也。自難執一而論。此二條皆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誤人也亦不淺。

十三科考

十三科有兩說。大方家說寒一、內二、喉三、目四、瘍五、傷六、金鏃七、女八、兒九、痘疹十、針灸十一、祝由十二、符禁十三。明王肯堂證治準繩近王晉三古方選注皆如此。祝由家說。併符禁於祝由。另立風科以足其數。考祝由無不用符禁者。符禁安得別爲一科。中風之病。千頭萬緒。自應另立。不可與內科混。且內科者。主飲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而中風之邪。自外致。不自內生。不得屬之內科。史扁鵲傳扁鵲至洛陽。貴小兒。卽爲小兒醫。至邯鄲。貴婦。卽爲帶下醫。至周。貴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夫耳目痺醫。卽風科也。則風科之自爲一科也。由來舊矣。

金匱馬刀考

注家皆謂馬刀爲瘡。形長如馬刀蛤。然經文與俠纓對舉。俠纓以部位名。而馬刀以形似名。儷語不類。馬刀當亦部位之名。與俠纓相近。大約是頸側膕肉。在耳之下而略近於後。下當肩井之上。揣之曲肖馬刀者。頸側膕肉之名馬刀。猶掌側白

肉之名魚乎。取於物爲假。亦古命名之例。夫生於俠纓之處曰俠纓。則生於馬之處曰馬刀。經之對舉義當如此。千金九瘻篇。以馬刀瘻、馬刀肩腫二症與掖下腫、吻傷、四肢不舉、喉痺、天牖中腫等。作一例文法。掖下吻肢等既是部位。則馬刀可推。其尤著者。馬刀肩腫四字。謂馬刀與肩俱腫也。以千金證金匱決然已。若瘡形之長者。則與圓者何別。而必提出言之。且俠纓之瘡。未必無長。頸掖之瘡。未必盡長。又何以別之。詳經意不問長否。苟生於頸側膕肉間。總謂之馬刀而已矣。

此篇專明金匱之馬刀。若執是以概近世方書則否。願用近世書者。勿引金匱也。自記

命門考

難經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案銅人任脈有石門穴。一名精路。一名命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三焦募也。其旁有足少陰四滿二穴。一名髓府。去腹中行一寸。足少陰衝脈之會。是男子之精藏於臍下二寸也。又關元左臍下三寸。左爲胞門。右爲子戶。去腹中行二寸

五分。爲足少陰衝脈之會。病源卅入。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府。常所從止。是婦人之胞。繫於臍下三寸也。以此推之。精宮高於胞宮一寸。非同一穴。且命門在十四椎下。去二穴遠。當是難經混稱之故耳。其稱命門者。名同實異也。男子精自石門離宮至橫骨約四寸而出於玉莖。能射者爲有力。不能射者爲無力。其與女子交。則莖頭當女子中極之下。龍門之次。其瀉精正當關元。旁當胞門子戶。故病源有胞門子戶不受男精之論。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爲佳。此莖頭當龍門之證。

胞門龍門玉門考

脉經帶下有三門。已產屬胞門。未產屬龍門。未嫁屬玉門。案已產之帶。由胎育來。其屬胞門易曉。若未產卽已嫁。其帶應由房室來而屬龍門。未嫁之帶。應由邪思來。而屬玉門何故。考胞門在關元旁去臍三寸。再下一寸爲中極。一名玉泉。其下有龍門穴。內當交骨孔中。千金云。龍門在玉泉下。女子入陰內外際。翼云。龍門是

陰中上外際是也。女人傷於丈夫之病。多在龍門。何以言之。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蓋謂陰內交骨節間也。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爲佳。蓋玉門內半寸許。正當交骨孔間。與男子交時。龍門以屢開而傷。故已嫁之帶屬此。玉門卽陰門。在交骨間無穴。若未嫁龍門尙未經開。其因邪思而致營熱者。止爲病在經絡。玉門亦經絡外候。故未嫁之帶屬此。脈經分別絕精。又案病源云。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彼論三門淺深同此。則黃門當卽龍門。以穴言稱龍門。以門言稱黃門。各有當也。姙娠爲夫所動。則龍門傷。不能持關元。卽致胎墮。故千金外臺諸書。治胎落有灸龍門者。

白虎病考

唐宋人論白虎病證治不一。猝不易曉。以泉考之。其別有三。一爲年神。病源卷四十八云。太歲在卯。卽白虎在寅。準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兒有居處觸犯此神者。便能爲病。其狀身微熱。有時啼喚。有時身小冷。屈指如數。似風癇。但手足不瘛瘲耳。又外臺卷十三蘇孝澄云。白虎病婦人因產犯白虎。丈夫因眠臥犯白虎。其病

口噤手拳。氣不出是也。一爲糞神。證類本草云。白虎鬼、古人言如貓。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今時婦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陳藏器云。治法以雞子揩病者痛處。呪願送著糞堆頭上。勿反顧。不過三次差。白虎是糞神愛喫雞子也是也。今湖俗名此曰送客人。但古爲白虎設。今則沿用而忘所自耳。一爲歷節風。以其百節皆痛。晝差夜劇。如虎之嚙。故名。亦見外臺。近世謂之白虎歷節。治屬風家。白虎病須別此三者。斯知古論有條不紊。

羊脛骨考

宋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備要方卷七。追命散方。治婦人血癥方中有羊脛炭云。即炭中圓細緊實如羊脛骨者。取三四寸。卻作拾餘段。別以著灰同燒通紅。淬入醇酒中。如此七遍。烘乾爲末半兩。案綱目炭火羊脛骨下。皆不載此方。獨蘇沈良方小兒吞鐵方。剝新炭皮爲末調粥服。炭屑裹鐵而下云云。與談埜翁方誤吞銅鐵。以羊脛骨燒灰煮稀粥食。神效云云正合。而綱目卷五十二採談方乃入羊部。不云即炭。他書亦未有言羊脛骨如朱說者。則譌以傳譌久矣。

四十難義疏

四十難。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其義難明。泉擬爲之疏曰。氣之蘊藉而徵者爲色。其發越而透者爲臭。其摶擊而出者爲聲。其團聚而流者爲液。陽氣者升於東。升者陽之始也。尙被陰蒙。不得遽出。蘊藉於中而徵於外。則爲色。東位肝。故肝主色。陽氣者極於南。極者陽之泄也。盛陽充滿。發越於上而爲臭。南位心。故心主臭。陽氣者衰於西。陽消則陰長。陽不勝陰。反受其爍。則震蕩而不靖。於是乎有聲。西位肺。故肺主聲。陽氣者伏於北。伏者團聚而不散。則釀之蒸之而液生焉。北位腎。故腎主液。陽氣者和於中央。和者陰陽平。陽主氣。陰主質。氣與質合而味生焉。中央位脾。故脾主味。五主之義如此。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實脈滿。是謂重實。

尺膚侯周身之寒熱。今云大熱病。則尺實可知。故下文重虛一段。以尺虛對說。

經絡皆實者。是脈急而尺緩也。

今本脈急作寸脈急。案注脈急。謂脈口急也。是王本原無寸字。脈謂脈口。統三部言。尺謂尺膚。候經在脈口。候絡在尺膚。後人誤以尺緩爲切法因別脈急爲寸脈急而衍寸字。若經本有之。注不得截去之。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今本脈熱脈寒濇脈下皆有口字。蓋涉注中脈口熱脈口寒而誤衍。今從脈經削正。上文脈急而尺緩也。亦無口字。

何謂重虛。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

今本脈虛氣虛作脈氣上虛。今從林校正。案、重虛卽重實之反。則當脈症亦反。脈虛反上脈滿。脈氣虛反上氣實。尺虛反上大熱病。以尺虛則身無大熱可知也。王注言尺寸俱虛。詳其旨正釋脈虛尺虛則王本原不誤。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

注、寸虛則脈動無常。寸字乃氣之誤。氣爲脈氣。明經文脈虛之脈。專謂寸口。尺

虛之尺。專爲尺膚。而氣虛之氣。則統謂尺寸運行之氣。義深且當。楊上善以膻中不足釋氣虛。終不若王氏之精也。此注與上注尺寸俱虛相印。欲人互推以見義。寫者誤氣作寸。則難通矣。易一字義了。

尺虛者行步恇然。

行步恇然者。寒慄不能自持之狀。蓋尺膚本候周身。尺虛則必身寒。與上文重實之大熱反對。緣經不質言而形容之。故淺人不得耳。今因注略。故補明之。

脈虛者不象陰也。

注、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口者脈之要會。手太陰之動也。詳王意。讀象爲像。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

寒氣暴上。脈滿而實。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實謂氣實也。寒氣暴上。則尺虛可知。上文重實重虛二端。謂尺氣脈三者之各極一偏者。此節謂氣脈二者。如上重實而尺獨異者。

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此節承上脈滿實而言其有寒有熱者。

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此氣實而脈虛尺虛者。此經明言尺濇。而以從逆並言。見尺濇亦有手足溫者。可證上文。手足寒爲氣虛非尺虛而脈實滿頭熱爲脈實尺實也。

消癉脈實大。病久不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今本脈實大病久下無不字。詳注云。久病氣血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是王本原有不字。巢氏病源云。消癉之脈。實牢大者死。細小浮者死。巢說正據此經。而云實牢大云細小浮。則經堅字當在大字上無疑。且經文是帝問消癉虛實。則岐伯當明實脈虛脈以對之。實堅大是實。懸小正是虛。問答相符。不當反列堅字於懸小。致令虛實相亂。浮即懸。牢即堅。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

起於大指次指之端。

脈經此下有外側二字。案、經於諸指端。皆不言何側。然以穴求之。則脈經亦得。

入肘下廉。

脈經入上有上字。兩通下作外。案、陽明行身之前。不應入肘下廉。本經肘髎穴。正當肘外廉。不在下廉。當從脈經改正。

從缺盆上頸貫頰。

脈經盆下有直入二字。案、經於脈之從此伏行者。通謂之入。本經自巨骨至天鼎無穴。明係缺盆上頸之次。是伏行也。若如今本似缺盆以前浮行而上頸。於經隧穴道不合。

入下齒中

脈經齒下有縫字。馬注及卷三寒熱篇注引皆同。是明時經文尙不誤。

頸腫。

脈經頸作䪼。案、素至真要大論。少陰在泉。民病齒痛䪼腫。新校正引甲乙經亦作䪼。蓋目下曰䪼。本經脈挾鼻孔正當目下。故有䪼腫一症。若缺盆上頸之次。脈已伏行。不得復有腫症。

起於鼻之交頞中。

素五藏生成平人氣象注兩引皆無之字。案、有之字則似交頞二字爲脈次之名。詳馬注云起於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頞中則經原不衍。

上入齒中。

脈經作入上齒中。與手陽明入下齒中相對。案、上齒屬足陽明。下齒屬手陽明。經有明文。若混言齒中則上下莫辨。且本經自鼻至齒至口明係下行。何得云上入。

起於胃口下循腹裏。

脈經口字在下字下。素五藏生成注引同。馬注亦云起胃下口。循腹裏。則經本不誤。傳寫倒之。

以下髀關。

王注素五藏生成篇引無關字。

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脈經廉作膝。別下有以字。案、本經自中指內間。分支至外間。不得云下廉。馬注正作下膝。則經文本不誤。蓋上一支入膝髕中。此支不入髕中。而從膝脣行下

三寸而別也。以字依此篇通例應有。

善呻數欠。

脈經呻作伸。蓋以善伸數欠爲一症也。禮記云。君子欠伸。若呻爲腎病。不應屬胃。

則惡人與火。

素脈解及陽明脈解則下皆有厥字。義長當補。

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

脈經欲字在動下。屬爲句。無塞字。素陽明脈解同。蓋古本靈樞如是。且脈解不釋心動二字。是上屬驚字爲說。

甚。

素脈解於病至作甚。甚作病至。與此互異。釋經文當從脈解改正。蓋閉戶牖以上。爲衞氣自虛之症。上高以下。爲衞氣大實之症。實者病也。如今本則不可通。

口喎唇胗。

脈經胗作緊。案、口喎屬筋病。與脈病不干。喎當爲瘑。謂口生瘑瘡。與唇胗同爲

瘍症。喎本俗書。古無口旁。此經原文必作咼。蓋卽瘑之省。淺人誤認之耳。緊卽瘕之假。謂脣瘡胗緊兩通。詳余所撰證原中。

大腹水腫

案、此經皆論症狀。不及病因。何獨於此言水腫也。素脈解云。所謂客孫絡。則頭痛鼻衂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衂腹腫也。彼文是釋大腹腫而無水字。亦可見此經衍也。寫者以水氣門中有大腹水腫之名。因致舉燭之誤。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

脈經作得酸與熱。則快然而食。泉案、後與酸偏旁相似。氣或作炁。與熱相似。衰與食下截相似。故致牴牾。

心下急痛。

脈經此下有寒瘧二字。疑衍。

不能臥。

脈經作好臥不能食肉脣青八字。案、胃病則不能臥。脾病則好臥。以此論之。脈

經是也。餘義未詳。

股膝內腫。

脈經腫作痛義長。案、腫衞病。痛榮病。所生病下。不應錯出衞病之症。當從脈經改正。

出肘內側兩筋之間。

脈經筋作骨。

入缺盆。

脈經此下有向腋二字義匝。

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脈經頰腫頸頷四字。作頔頷腫頸。案、脈經之文合於脈道行次。當補頔字改頷字。

下挾脊貫臀。

脈經作下會於後陰下貫臀。案、本經所生病中有痔。痔爲後陰病。經有生於後陰之症。必有會於後陰之脈。本篇云足太陽之正。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

與脈經文合。此經不應脫去。此脈當從脈經改正。

頭顱項痛。

脈經顱作腦。項作項。案、以本經從巔入絡腦論之。脈經義長。如馬本則項痛一症與下複。非也。

氣不足則善恐。

素脈解作少氣善怒。是氣不足。與善恐當平列。則字衍也。自饑不欲食以下至此。皆爲氣不足所生。何獨一善恐也。當從脈解削正。

是爲骨厥。

脈經骨作腎。

循胸中。

脈經無中字。案、本篇通例。凡言循者皆係浮行之脈。若胸中則爲脈道伏行之次。當注云若入。不當云循也。經無中字顯然。馬注亦無中字。

布膻中。

脈經布作交。案、馬注亦作交。則經本不誤。否則上言布。下言散。豈不義複。

以屈下頰至䪼。

脈經頰作額。案、本經從耳上角而下自額至䪼其勢順。自頰至䪼其勢逆。且經果有此回繞之脈。亦當云以屈下頰復上䪼不得如是立文也急當從脈經改正。

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䪼。

脈經引此有二文。一作上迎手少陽於巔。一本與此同。但無抵字。案、馬注亦無抵字則經本不衍當刪正。至上迎手少陽於巔。揆之穴道甚合蓋在陽白眼隼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之次。於馬本較備。必當從脈經改正。

入小指次指之間。

脈經間作端義長。蓋小指次指卽無名指。非是兩指。不當云間。

還貫爪甲出三毛。

脈經貫下有入字。案、三毛無義。依足厥陰經。經文當爲叢毛。

頷痛。

脈經作角額痛。袁校本作頭角痛額痛。案、本經自頰車下頸不及頷。不當有頷

痛一症。其支脈自目兌眥上迎手少陽於顴。必過額無疑。應有額痛一症。脈經義長。至頭角痛三字。卽上頭痛二字之異文。但三陽惟太陽居頭之正。得專稱頭痛。少陽止經頭角。自當云頭角痛。不當混言頭痛也。

循股陰入毛中。

脈經陰字在入字下。案、本篇之例。或曰前廉後廉。或曰內側外側。內廉外廉。從無以陰陽立名者。依例當云循股內廉。以上文已云上膕內廉。故省其文曰循股。當從脈經更正。

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

難經則津液去句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八字。作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者十一字。脈經同。爪字難經作皮。脈經與經同。毛先死難經與經同。脈經作氣先死。案、津液去皮節無義。難經爲長。若爪則足厥陰之候。非手太陰之候。不當列此。卽難經皮字亦與上皮傷義複。以經文單承毛折二字推之。爪枯二字當爲衍文。毛先死與毛折義複。以下四段。經文例之則作氣先死爲的。且與上氣不榮。則皮毛焦允協。　又案上文已云皮毛焦。此文復云皮節傷何於皮獨詳也。古

人恐無此重複文法。皮飾當爲肢飾之誤。肢古或作支。與皮形似故誤。

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

脈經則脈不通四字下。有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十二字。難經與經同。難經髦色不澤作色澤去。無髦字。案以上下四節經文例之。則十二字當有。此十二字。是釋經文以脈不通候少陰氣絕之故。無者傳寫脫之耳。髦字衍。素六節藏象論云。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是候心者當在面與脈。色不澤。謂面色黑。與故字緊接。下若有髦字。則謂髦髮之枯。非謂面色之黑矣。故其以下八字接得上否。且髦爲手太陰之候。何得列此。

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

難經脈經並作則脈不榮其口唇者。義長。如馬本則上下皆不圓。且舌爲足厥陰之候。非足太陰之候。自是口字之誤。

則舌萎。

難經脈經並無舌萎二字。案當從彼削正。義見前。

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

脈經着下有骨字。案、難經云。肉不着骨。是經文固有骨字。

則筋絕。

脈經絕作縮義長。

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

難經脈經氣並作器。王注素診要經終論引亦同。難經無脈字義長。

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

脈經急上並有縮字。難經同義長。難經無唇青二字。案、唇爲足太陰之候。非足厥陰之候。雖青色屬厥陰。而此篇通例皆紀經不紀色。其爲衍文無疑。

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

脈經腕上作腋下。間字下有別走陽明。其支者七字。案、列缺穴在腕間寸半。不在腋下。疑脈經誤。意者其正絡出腋下。其支絡之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者。乃爲列缺歟。然魚際與列缺位不相當。闕疑可也。案以他絡例之別走太陰當從脈經次於此

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脈經半寸作一寸半。無別走陽明也五字。案、考古針灸家說列缺穴在腕間寸

牟。於此知經文誤倒也。當從脈經乙正。脈經别走陽明。在腕上分間下。故於此無之。

虛則爲頭強。

脈經頭強作煩心。案、手心主脈並無至頭者。不得有頭強一症。且頭強是項筋所生。當屬足太陽。列此非也。若煩心則於經絡心系三字允協。當從脈經改正。

去內踝五寸。

脈經踝下有上字。案、據馬注則經文本有上字。今本傳寫脫之耳。

實則挺長。

脈經長下有熱字義長。

讀經脈篇書後

此篇書例。以經所從始曰起。以連本經之藏府者曰屬。以本經營相表裏之藏府者曰絡。由此適彼曰循。自下而上曰上。自上而下曰下。過乎他經曰行。過乎肢節之旁曰過。穿乎其中曰貫。並乎兩旁曰挾。彼此相互曰交。巡繞四邊曰環。直達其

所曰抵。自外至裏曰入。本隱忽見曰出。直行曰直。平行曰橫。半橫曰斜。兩支相併曰合。一支而歧曰別。疾行往聚曰趣。去此復回曰還。內經中句斟字酌。無過此篇。彷彿禹貢山脈水道書例。惜乎馬元臺輩未能一一注明也。且此篇與經筋衞氣營氣及素問所載陰陽大論諸篇。皆古之奇文。當熟讀而精通之。而此篇敘營衞各病之原尤切要。故既校其文。復書其書例於後。

讀仲景書書後

讀仲景書而窮源於靈樞、素問。人知之。讀仲景書當竟委於千金、外臺。人不知。蓋千金外臺之視若僻書也久矣。抑思仲景之書。其文簡。其義隱。其症略。其方約。其藥省。除傷寒、桂枝、麻黃、柴胡、四逆等湯症。反覆辨論外。大抵爲後學發凡起例。未暇致詳。墨守其書無益也。惟千金、外臺兩書。根柢仲景而推衍之。集九代之精華。成千秋之鉅製。元關祕鑰。發洩無遺。若能從此上溯。而於其參互合併釐析移易變通脫化之處。以意逆志。斯仲景之症類賅。方用神。藥例見。久之可以窺其堂奧矣。況有逸論逸方。足補王林(王洙林億俱北宋人)之本缺。古說古義。堪砭成趙(成無己宋人趙)

人艮元之傳訛。學者舍是其何以問南陽之津哉。夫儒家文宗韓柳。詩宗李杜。經義宗陸孔。書法宗歐柳。皆唐法也。則唐人之守先傳後可知也。惟醫亦然。

傷寒論跋

仲景書之以傷寒名也。仲景自題之。仲景書之爲傷寒作也。仲景自序之。而議者必曰此兼論溫熱也。何以其書於大書中風、傷寒、風溫三條外。但屢言中風若何。傷寒若何。不更言溫病若何。熱病若何耶。是明明爲傷寒盡其變。而特以風溫備其例。如泉前篇所云也。議者又執書中有治熱方以爲難。夫驟而觀之。寒藥誠若與寒病乖。第思寒之直中於裏可煖之以辛附。寒之甫受於表可宣之以麻桂。若寒已入裏化熱而後。既格於辛附之煖。又礙於麻桂之宣。則舍膏知芩連。將何所用。此時之不得不與溫熱同治者勢也。而所治之病。仍從傷寒來。不自溫熱來。夫傷寒與溫熱之始異終同。譬如風寒本異。自一過少陽。則概從柴胡論治。更無區別。倘於斯時指之曰風本與寒同一法也。其爲講傷寒者所許乎。故謂仲景方可治溫熱則是。謂仲景書兼論溫熱則非。夫兩間藥物。止有此數。傷寒已成裏熱。固

宜涼平。溫病苛挾表寒。亦資溫散。圜機活相。非可以口舌論也。

傷寒論例跋

仲景列四溫脈法外。於冬溫則僅舉其氣。濕溫則幷無其目者。以仲景書以傷寒名。必溫之兼寒者。始論及之。若冬溫則但溫無寒。濕溫則兼濕而非寒。例不得入此書。故不論及。其痓濕暍篇之濕。雖自濕來。要與濕溫全不相似。濕溫脈證。自在難經脈經中。不可混指也。且仲景於濕已明云與傷寒相似。故此及之。相似者謂其體痛也。其篇首又云宜應別論。以明其體例之不雜。可謂嚴矣。安得以濕當濕溫。強配難經傷寒有五之言乎。又論文於四溫前云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而於四溫後云以此。冬傷於寒。變爲溫病。病之傳變方治如說。兩文驟若牴牾。必如余說方合。蓋冬溫所以受而不發者。亦以其有正氣之寒束之故也。靈素止有冬傷於寒之溫。而無冬中於溫之溫。正以後束之寒。統於專受之寒。詞雖融渾。而義特引申。學者必知此而後仲景此文及病源千金外臺諸言春溫者。始一一了然矣。

傷寒論痙暍篇跋

仲景以風濕寒暑四氣爲感症之大數。既自以傷寒著其論以名其書。而不辨夫風濕暑之爲病若何。即無以明己之獨爲傷寒之論。首列痓。次濕次暍。若恪循風濕暑之序而匯爲一篇。其所謂痓者。即風家之專病也。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爲痓。於此知痓病雖有自傷寒變來者。要自有其正主。推之濕暍。義亦復然。所謂與傷寒相似者。謂其形證之似。非謂其感受之似也。其形證之似。則痓之惡寒。濕之體痛。暍之惡寒發熱是也。此篇之旨與乎霍亂平嘔噦等篇不同。彼數篇所列之病。雖以各有正主。第正主之初起。絕不似乎傷寒。且凡風濕寒暑四氣所致皆得有之。故但擇其關於寒者爲論。以盡寒病之發。不必皆始於惡寒發熱也。其始於惡寒發熱。若痓濕暍三者。反不自傷寒來。則各列正病。區而別之。曰太陽所致痓濕暍三者。宜應別論。夫曰應別。則傷寒論之專爲寒因可知已。向嘗謂仲景爲寒因盡其變者以此。

傷寒論太陽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大書寒因三條。先中風者。是於有寒有熱之邪據其一端言。次傷寒者。以寒之正言。終溫者。則以熱而兼寒之病就其所兼言。寒因必列此三者而始備。溫與風溫雖殊。其爲不即發而名溫則不殊。故合爲一條而統冠之以太陽病。太陽病則頭項強痛矣。以其因寒乃發。故有此證。其文法先言溫而後以風溫隸焉。何等謹嚴。夫熱而兼寒。自當以溫爲主。不以所兼爲主。故但列脈症於此。以後更不言溫病若何。風溫若何。如中風傷寒之必屢屢言之也。義例自分軒輊。不得執是而謂其兼論溫熱也。若中濕之體痛。中熱之惡寒。則皆以其形似傷寒而因於濕因於熱。皆非寒也。與大書之三條懸絕。故另出辨之。不與中風傷寒溫病同篇。觀其分合可知其指矣。或據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派入此書。遂以濕溫當中濕。而不顧陽濡而弱陰小而急之脈。與沉而細者不合。以熱病當中熱。而不顧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之脈。與若微弱若弦細若遲者不合。豈知難經是約舉其類。配合成論。視專爲寒因盡其變者。其精粗不可同日語乎。

讀金匱書後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以明傷寒初起及傷寒雜出之病。後人寶藏之。改題曰金匱玉函方。是以外臺引之。概稱張仲景傷寒論。於原書摘稱二字者猶附后備急單稱附后亦引諸家之一例證類本草引之。概稱金匱玉函方。一從其初。一從其後也。當時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刪本二。其一、就原書逐篇刪存要略。併爲三卷。題曰金匱玉函要略方。後爲仁宗時王洙所得。其一、就原書刪雜病以下等卷。存脈法六經及治法諸可不可等十卷。題曰傷寒論。而削雜病二字。卽今本傷寒論也。此書行而刪餘之卷亡。十六卷原書不可得見矣。故林序云。張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也。林氏又以傷寒論十卷校金匱玉函要略方。知其上卷傷寒文多節略。至中下卷雜病及方療婦人無本可校。雖有節略。不能的知。以脈經卷七八九校之知其是節略。斷去上卷。分中下二卷爲三卷。改題曰金匱方論。卽今本金匱要略也。自是以來。不可復合矣。吁。唐宋人於仲景書任意分併。其不絕僅如綫耳。近又移第其文以就己意。考古者宜何如珍惜也。

研經言終

後記

《重訂靈蘭要覽》二卷。明·王肯堂撰，清·顧曉瀾重訂，刊刻于道光年間。

肯堂，字宇泰，號損庵，自號西念居士，江蘇金壇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九年)，歿于萬歷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王氏博綜經史，進士及第，官至翰林院檢討，聲蜚翰苑，因上書抗倭事遭貶請歸。少好方書，每讀岐黄家言，即心開意解。及第之前，即起其妹於垂死而爲人知。定省之餘，潛心醫學，自《素》、《難》、《金匱》、《甲乙》諸經，下逮諸子，莫不精探淵奥，活人衆多。更率弟子嘉善高隱(字果齋)，採擷古今方論，參以己意，歷十一載而成《六科證治準繩》四十四卷，並輯有《古今醫統正脈全書》，著有《鬱岡齋筆塵》、《醫辨》、《醫論》等。

是書所載，皆王氏讀書心得，乃平生得意之作，向未刊刻。道光間醫家如皋顧曉瀾(輯有《吴門治驗録》、《良方匯集》等)先在果齋後裔處見之，欲假抄録，未能如願，復於丹陽王九峰處録得副本，加以評訂，付諸梨棗，然流傳頗鮮，本由裘吉生氏選入《三三醫書》，又經《中國醫學大成》圈點印行，始得廣傳。本次重印，以《三三醫書》本爲校本。書中數處引《内經》長段，則以《内經》通行

本柏校，其有明顯刊刻錯誤者如《卷上·中風》「脈黃人瘦」之「脈」爲「目」之誤明甚，予以正誤。全書選論病證四十二種，乃《證治》諸書之精要，其間奥旨微言，足堪與王氏叢刊諸書相發明，名曰《靈蘭要覽》，洵非虛語。得顧氏評注，愈見其妙。

《肯堂醫論》三卷。明·王肯堂撰，亦金壇讀書心得發爲議論者。其與《靈蘭要覽》同爲如臯顧氏抄得刊行。上卷所論爲小兒痘疹、驚風。中卷論色脈藥物，其雜記諸條多採前哲指迷之言，或由弟子果齋續補，或爲顧氏從它本補入。下卷三瘧治驗、神水治驗等只爲果齋所記。婦科驗方乃採薛仲昂之言，七情、肌衄等乃顧氏採自《秘旨》，龐安常諸條亦高氏所録。其末所附盧文遠治驗種種，均非出自肯堂之手，讀者宜詳察。是書與《靈蘭要覽》相關連，亦有顧氏評注，於臨床頗爲有益。

《知醫必辨》一卷。清·李冠仙撰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冠仙，字文榮，別號如眉老人，江蘇丹徒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一七七二年），卒年不詳。李氏本習儒業，然癖嗜岐黃，深研醫籍，亦多治驗，撰《仿寓意草》以記之。晚年學驗更進，每感時醫「不講醫而講術」，狃于積習，而偏之爲害，乃撰《知醫必辨》，以防後人爲習所誤。其本「不過爲教訓後人而設，使子若孫一覽而知而已」，無意付梓，遂鮮爲人知。公元一九一八年，始

有紹興醫藥報社刊本，一九三六年收入《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中。

是書列醫論十三篇凡三十二條，或論諸書之得失及讀書之難，或論四診之要及初診用藥之法，或論諸證遍及内外婦兒各科，逐條辨析，切合臨床，頗有見地，無論初學或研究者，皆可一讀。本次重印，因少校本，僅對其明顯錯誤處校正之。

《研經言》四卷。清·莫枚士撰。初刻于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

枚士，字文泉，自號苕川迂叟，浙江歸安(今吴興)人，生卒年代待考。有謂其生于公元一八六二年，殁于公元一九三三年。查一八六二年乃同治元年，然其自序却有：「余于咸豐(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之季，避寇海上」之語。且是書初刻于光緒五年，距同治元年僅十又七載，而陸懋修序則謂莫氏乃其婿之師，陸氏曾出其《世補齋》初稿求正於莫，莫亦寄所撰之《研經言》屬校，并索序。書函往返，相互敬重之甚。其時懋修年已半百，則莫之年當亦相去不遠，足證莫氏生于同治元年之謬。枚士素治小學，潛心訓詁，出其餘緒以治醫學，考文析義，研經有年，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神農本草經》諸典籍，著有《經方例釋》、《證原》、《脈法》等。其解經之作，録其存者，共百五十六首，厘爲四卷，名《研經言》。付梓之時，逢洪楊之爭，天下大亂，所傳未廣。後江都袁焯于丹徒楊青霦處録得副本，選刊于醫學扶輪報、神州醫藥學報。一九一六年復刊入《裘氏醫學叢書》。鄞縣曹炳章得莫氏原刻本，

更有《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等爲裘氏刊本所無，因而補入，共收於《中國醫學大成》。此次重印，以江蘇科技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刊行之單行本相校，除將明顯錯字及句讀錯誤校正外，互有出入處亦作了參校。

是書涉及基礎理論、診法、病證、方藥、治則諸方面，皆莫氏研究經典醫籍之心得。其審聲音，詳訓詁，廣徵博引，疏證經義，獨具卓識，洵爲啓迪後學之作，堪供理論研究者讀。

陳文國